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六・經部・禮類

儀禮通論十七卷(卷一至卷十三)

〔清〕姚際恆撰

2297/06

立方先生九姓通論生於未刻沒遂散  
中蜀中初行通論妙見傳其一姓吾年一在北平  
覓以春秋通論殘本快甚今年春日晷祀  
澆予侍養主抗受並系大學、喉接治在上園  
先生花書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儀禮通論序

嘗考漢志其言儀禮多未明曉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時后倉最明而不名儀禮又云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豈以三十九篇相似十七篇與何多寡不侔也又云禮古經五十六卷以三十九合十七正得五十六豈篇數即卷數耶又云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瑜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今儀禮言士禮者惟首數篇若燕射聘覲等禮皆非士也乃以為愈倉等士禮何與且未有儀禮之名所以宋張淳疑儀禮為非高堂所

予

傳其篇數偶合也大抵班氏之言皆本劉歆歆學汎濫矜夸所稱孔壁之書槩難取信此十七篇者既合高堂所傳篇數而士禮之名亦與首數篇合當即是其所傳至東漢儒者始加以儀禮之名爾不必因志說之蔓衍而遂致疑也昔者元聖制作布在方策傳于天府非若後代章程法令昭示乎民又非若儒生發凡起例勒成一書思以垂諸來世是以禮獨無傳其後典籍僅存降至戰國已復盡去則此書者孟子不舉其義漢世稍出其傳推之春秋侯國逞逞而合其為周末儒者所撰夫復奚疑顧乃遠誣元聖豈不悖哉然而其書亦言禮之



家所不可廢也其名以儀實為至允何則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儀則禮之委也從委以求端其于辭讓也殆不遠矣禮者所以律身故論語曰執禮不可盡以言傳其可以言傳者惟儀而已或者以其規規于器數之末而少之是烏知禮意昔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子大叔告以是儀非禮女叔齊之謂魯昭公也亦然禮儀之別春秋諸賢辨之詳矣雖然尊禮之過反使禮不易行抑儀之深必致禮無所藉謂儀之非即禮可謂禮之不必儀不可相鼠之詩以禮儀並稱他如雅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飲酒孔嘉維其令

序

二

序

二

儀言儀者不一而足則其為重又可知也要之言禮而不言儀舉其本以明體言儀而不言禮詳其末以達用本末兼該體用交致斯學士之全功矣其云儀禮者禮為總名猶曰禮之儀云爾勿以辭害意可也後儒不達謂十七篇中有儀有禮直以儀禮為對舉之辭誤也嘗慨此書在作者初未嘗為禮自馬鄭諸儒創為三禮之目考之小戴薈梓言禮之文以為禮記雖純駁雜收然其為禮猶近之儀禮則儀也非禮也周禮原名周官則官也非禮也况又偽書是三禮者實為妄說乃流傳至今相沿而不察豈不可怪與自斯名出儒者取三書切

切焉比之擬之甚至以意為高下而軒之輕輕之為考為圖糅雜糾紛靡有紀極且禮記薈粹言禮之文而猶可為禮者也儀禮單著其儀而未可為禮者也乃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則是儀為本而禮為末不幾冠履倒置乎其不相脗合又無論已夫古禮不傳聖人又無成經儀禮作于衰周上不及文武之盛下不盡禘祫後世之用其書自孤行于天地而卒不可廢若此者何也蓋以其可通乎辭讓之心而不戾于聖賢之教也故王介甫黜之而不加晦朱仲晦崇之而不加顯其書固自如也然則後之儒者亦可有鑒于茲而不必妄意為崇黜矣愚



序

三

于是書註疏之紕繆者必加是正而十七篇制度節目之大亦必研精覃思以考其是非同異不敢或略焉又以其句字艱險音節促刺而事義稠疊卒難通達故集前人之善詁載之以明其義又嘗讀韓昌黎集自謂若儀禮難讀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使學者可觀是昌黎曾評閱是書矣惜乎不傳蓋由其好學深思自能冥契前古之作故有以得其辭旨之奇奧如此愚有感昌黎之言不揣固陋亦為之標其新異評其美善雖未知于昌黎如何然直涉千載而上竊與比同誠不欲倫于俗儒之墨守訓詁已也遂使曲臺之記煥然維新不

誠快與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夏四月新安首源姚際恒識

序

儀禮通論

序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八

四



儀禮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卷一

士冠禮

卷二

士昏禮

卷三

士相見禮

卷四

目錄

鄉飲酒禮

卷五

鄉射禮

卷六

燕禮

卷七

大射儀

卷八

聘禮

卷九

公食大夫禮

卷十

覲禮

卷十一

喪服

卷十二

士喪禮

卷十三

既夕禮

卷十四

一

二



士虞禮

卷十五

特牲饋食禮

卷十六

少牢饋食禮

卷十七

有司徹

## 儀禮論旨

漢志云士禮十七篇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歆傳載歆云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孔安  
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予前序謂班氏之言本  
之劉歆者此也其所云書十六篇者既偽詳古文尚書通論錄起  
則此逸禮三十九篇豈必為真鄭康成註儀禮多曰古  
文作某間亦援引之則康成當時已見乃獨註此十七  
篇而不及彼以其偽也夫以康成之務博好信而尚遺  
之則其書可知矣後儒深惜逸禮之不傳不知却惜得

儀禮論旨

偽書耳又劉歆稱逸禮孔安國所獻而隋志以為河間獻王亦不相合大抵作史者從不留心經學故其藝文志極易傳訛難以盡信也

漢志孔氏學七十篇劉原父以為即安國所得壁中之書學七十當作與十七其經七十篇亦當作十七按班書從來鮮訛字安有此處連訛三字而後之訛又相同宋儒之附會可笑如此

古人登降揖讓飲食動作無不各有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可以徵盛德之至學者不可不務乎此也後世行禮一徃草草反目此書為繁苛瑣僻不適于用豈非馬

腫背之見乎是不獨古禮亡併古儀亦亡矣宜乎此書之在今日若餽羊耳

儀禮言儀之書也古以易詩書春秋禮樂為六經儀既非禮則不得為經矣然儀者所以輔禮而行則謂禮經之傳亦可也朱仲晦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明是反

朱之說本襲唐陸德明其言曰禮記記二禮之遺闕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陸之說又本于臣瓚以儀禮為經禮可見繆學自有一種流傳如此今不舉臣瓚與陸而舉朱者以朱為近世所宗且實有儀禮經傳之書故也



古禮不傳亦無專經禮記後起雜出未足當經之目而  
輔禮之書則固具在焉學者由所輔而推之所主思過  
半矣惜乎其中多衰世之制未為盡善耳

禮記言義理者也儀禮言器數者也然言義理者稍軼  
于中正之矩即旁入二氏是反不如言器數者之無弊  
也夫言器數而誤則止于一器一數言義理而誤則生  
心害政發政害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所謂差之毫  
釐失以千里也故愚于禮記分為三帖而是書無分焉  
又禮記篇各一人是書十七篇皆一人之作辭旨符同  
尤無庸分其優劣耳

說者謂儀禮詳于器數略于義理固矣然不盡然器數亦從義理而生苟非義理器數焉行苟非器數義理焉托義理譬之規矩器數則其方圓也故愚於是書多就器數中論其義理學者有志考禮當研究于斯焉

儀禮凡升降進反坐立興拜以及面向某方之類篇篇有之學者不得其旨趣遑遑一覽生厭不若禮記諸篇文辭不同而其言義理自然靈動生新令人可喜故世人多取禮記而置儀禮也周禮雖偽然其條例繁夥網羅汎濫易以欺世故康成註彼二禮動輒引援而後世文辭家亦必乞靈以為原本儀禮名目既少又祇斤斤

禮

于器數之間未足引援證合故世人多取周禮而置儀禮也儀禮之僅孤行于世而不克顯者以此愚獨以為不然禮記言義理有純有疵此言器數故自無弊周禮蹈襲二禮填塞滿帙無異餽飣不若儀禮自為一書首尾完善猶為今中之古也又其為文外若質實排叙而其中線索穿插最為巧密章句字法一一皆備旨趣雋永令人尋繹無盡非深心學古而得古文之妙者未易知此一覽生厭由其不能知之王介甫妄加廢黜正坐此病耳

今世儀禮既不立學而文章家又無所取資歟啓之士



有問以儀禮遑遑張目不識為何書者因思王介甫點之朱仲晦崇之然崇之之力終不敵黜之之力可為拊掌

世人鮮讀儀禮自昔而已然馬貴與述其父丞相廷鸞謂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教君善生平以著儀禮集說得名乃亦謂半生游學晚讀是書然則奚怪于其他耶

予嘗謂禮記儀禮槩以經稱則亦惟有八經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禮記儀禮也周禮偽後世以五經語孟供帖括之用使帝王聖賢大經大法遂至落却儀禮則以其

儀禮通論 論旨

月

者

曰

僅言儀又頗難讀反得自全耳

十七篇士冠士昏士相見鄉飲酒鄉射士喪士虞特牲饋食為士禮者八燕聘覲大射公食大夫少牢饋食為天子諸侯大夫禮者六其既夕即士喪下篇有司徹即少牢饋食下篇喪服則通上下言之是士禮差居其半耳漢志謂十七篇皆言士禮非也世儒不察耳食孟堅之言謂天子諸侯禮亡豈非日讀其書而不知耶聖人制禮凡以為民而已士為四民之首又兼已仕未仕之通稱故儀禮凡曰士禮者舉其中而言之則上下可知也王制有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正指此士禮八



篇也以其皆切于民用故謂之六禮亦可證儀禮之士  
禮別無大夫諸侯天子禮矣其諸侯天子冠昏喪祭自  
可推士禮而致天子如孟堅所言者故不復更出也鄙  
儒不達必謂其亾試論之即如一冠禮使有士又有大  
夫有諸侯有天子篇目累重事義複疊有此經書體制  
乎且人祇見冠昏喪祭謂諸侯天子亦宜有耳若鄉相  
見諸侯天子固無之也鄉相見既無則冠昏喪祭亦無  
可知安得獨謂之亾乎是十七篇者固為完書無識之  
士或為之惜其亾或為之補其亾徒自紛拏耳  
儀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為士禮其中有可通大

儀禮通論  
論旨

夫諸侯天子者任人推致而別以燕聘覲大射公食大  
少牢饋食為大夫諸侯天子禮如是則天子至士約  
略可全後儒尚謂諸侯天子之冠昏喪祭禮亡豈非眼  
不見其睫乎

說者謂儀禮無所用于世雖以昌黎亦云此非篤論也  
時有古今禮無古今惟論其是非而已使古非而今是  
謂之無用可也使古是而今非則是今世失于不用耳  
非果古禮之無用也古禮今雖不能盡俾世從然為之  
推詳其旨闡明其義使後之人曉然知先型之本善悔  
末流之已失不亦可乎若果有非亦當辨明其由又不

可槩以無用于世一語抹殺也

儀禮是春秋以後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春秋時人之文寓工巧于樸質若七國以後則調逸而氣宕矣此猶近春秋本色也

儀禮雖不足為經而其文固三代之文也三代之文世人但知左傳而不知有儀禮幽閉者幾二千年其間韓昌黎間一及之惜其書無傳而卒亦不著又昌黎謂嘗苦其難讀又云奇辭奧旨著于篇則是終不以為難特用作起語耳後人不詳文義誤泥為口實以為昌黎尚苦難讀吾則安能逞逞以是自沮而儀禮因此愈不著

論旨

卞



卷之四

六

予生千載下思有以續昌黎之墜緒為之分章析條標題句讀鉤勒詳明使人如覩指掌佳處則以圈評出之復使人犁然有當于心得以深味其妙義如是不惟不苦其難且喜其易讀矣昌黎書無傳予書傳不傳未可知然在儀禮固不可少之書也

左氏之文有事蹟可紀有言語可述儀禮不過鋪叙儀文而已易板腐易枯寂易排偶易雷同較之左氏欲見其長其難百倍今乃能使板腐者出之靈活枯寂者出之敷腴排偶者出之疏斜雷同者出之變化是于左氏有過之無不及也或者不信試想使其人作叙事文更

不知若何佳矣

儀禮之文自成一家為前古後今之所無排綴周密毫忽不漏字句最簡時以一字二字該括多義幾于惜墨如金而工妙正露于此章法貫穿前後變化成竹在胸線索在手或此有彼無或彼詳此畧義取互見不獨一篇中即十七篇亦只如一篇此等文章之法後人解知故其法不傳

諦觀其文在作者當日亦自有意求工所謂慘淡經營者第其不顧世眼處甚多古人文品之高正在乎此千餘年以來亦竟無人賞識埋沒苦心此亦宇宙一大闕

卷前 論旨



書

陷事然于是書則固無損譬如空谷幽蘭初不以無人而不芳也

或問如子言則全屬論文與經義奚涉曰孟子之學首在知言末有不能知言而可以解經者雖解聖經亦用此法况為周末儒賢之書乎鄭康成錯解甚多正以其不喻文義耳

孫文融評點詩書禮三經是其創法然惟禮記為宜若三百篇多佳似無藉于評點而尚書有真偽之不同槩施之亦混此法于儀禮為尤宜乃獨不之及豈亦以其難讀而沮耶

左傳無人不讀儀禮則無寓目者即有一二窮經之士亦憚其艱澁玩索殊不易今是編較若列眉又為之贅說文義一洗俗儒拘牽之陋遂足與左傳方駕齊驅窮經之士固不可無搞辭之家亦不可少若增一人間未見書良快事也

讀左傳如入帝都宮闕富麗百物具備讀儀禮如入洞天峭壁奇峰金光瑤草別一天地讀儀禮使人之乎者也竟無所用誠古今奇絕之作

每篇後記其文零星綴述更多奇古惟冠禮之記乃後人竄入者

儀禮通論 論旨

禮記中多後人竄入予不自揣一一辨出儀禮猶少惟冠禮記及覲禮末一章竝係竄入各詳文下後有來哲當知余言

註疏有非處多與辨正若其周禮襲此而鄭氏反据周禮為解者尤必詳辨焉故論法與禮記同

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經傳顛倒前已言之然吾實不解作者意指以為尊儀禮耶全錄註疏毫無發明一抄書吏可為也尊之之義安在以裁割禮記周禮史傳等書附益之為能耶檢摘事跡可相類者合于一處不別是非同異一粗識文字童子亦可為也又何以為能其于



無可合者則分家鄉學邦國王朝等名憑臆變亂牽強填塞此全屬纂輯類書伎倆使經義破碎支離何益于學何益于治觀其乞修三禮劄子欲招集學徒大官給養廣撥書吏迂妄至此更有足哂者也此書近世傳本甚少近有人重刊然世究鮮傳習亦可見人心同然但未能深知其非耳至若黃勉齋之續編吳草廬之考註悉遵其指又無譏焉

楊信齋儀禮圖頗具苦心但于義理鮮所發明未免貽索驥之誚此等處窮經者自可意會而得指畫而見亦無藉此也且全遵註疏多有沿誤流為圖畫更益鑿鑿

卷四 論旨

是可嘆也

元教君善集說頗稱精密未許粗心人領會于是書大有裨益以及鄭誣之非間亦駁辨此其所長若其過於求詳辭意冗蔓反致不達且多可以不必言而言者此其所短取其十之二三焉

郝仲興節解訓釋詳明為儀禮第一書亦其九經解中第一書也優于儀禮註疏多矣取其十之五六焉予之通論不為訓詁是編乃集前儒訓詁者則以舉世誤傳儀禮難讀而實亦鮮訓詁善本末學小生無由循覽知其文義故于已意發明外其不及者取教郝二氏



之書擇其善者別以細字書于後再加分節標題句讀  
鈎畫圈點評語讀者一開卷而可瞭然自無難讀難通  
之患矣在諸經中別為一格覽者審之

儀禮通論  
論旨

卜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表  
目

儀禮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姚際恒

士冠禮第一

按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  
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此言止有士冠  
禮無大夫冠禮即諸侯天子亦皆用此士禮也可為  
別無大夫諸侯天子冠禮之證取此文為無他冠禮  
之證則可若以為士  
冠禮之記則又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此  
不可辨見後  
亦可見其一端也即曰其他儀節更有不同按襄沈

士冠禮

卷一

一

年左傳謂君冠行以裸享之禮節以金石之樂處以先王之祧亦不過如是已耳踵而行之可以義起者也其大戴記公符言公冠禮及成王冠志偽撰不可據其頌辭即襲士冠禮而偽家語又併合諸文以為冠頌後儒以之補諸侯天子之逸嗚呼其亦未講于知言之學也與說詳末

儀禮冠昏相見喪虞五篇皆冠以士其實多通大夫以上而言蓋下而為民上而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其中有言士禮而可通于君卿大夫者亦有即以士禮等而上之可為君卿大夫禮者亦在用禮者通

其意而已孔子于異代之禮尚曰所損益可知豈有  
同在一朝之禮而不能知其損益乎至于天子諸侯  
其禮本不傳于民間孟子且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矧下此儒生其能援筆而記之乎則謂有逸禮者亦  
可以息其喙矣

冠禮為成人之始世所當行且行之亦甚易不知後  
世何以竟廢也其文頗周詳惜乎無用于世耳

求日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  
東西面有司商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  
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筮人

士冠禮



執筭、抽上韝、蕪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sub>子</sub>、○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筮于廟門、鄭氏謂不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教、氏謂必于門者、明其求于外神。義即註郝氏謂不于廟中者、不敢必神意、皆近鑒古人行禮于廟、未有卜筮于廟者。此因廟中行冠禮、故即筮于廟門耳。無深義。至人冠者之父、鄭氏連言兄、非下孤子、乃是父兄也。朝服、鄭氏謂玄衣素裳、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觀下將

冠即位去云主人玄端與此別其說是也郝氏謂朝服

即玄端非詳後

按有司或曰通稱若宰與宗人士家安得有之賈氏  
凡于諸文下必曰士雖無臣云云迂曲以為之辭又

釋宗人為有司主禮者豈士之有司名為宗人乎教

氏謂公家所使給事于私家者亦臆說之雜記云大夫

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此言大夫非士也又是喪

事非冠事受事重也又彼言卜以大夫家不藏龜故

君使人為之不知此等處即兼大夫以上言雖名士

亦非筮也禮不必定是士也言士可見大夫以上言大夫以上  
亦可見士古人為文本通活後人自執滯耳

士冠禮

卷一

三

四〇

邦氏曰帶大帶以緇為之玉藻君與大夫士帶皆素此云緇帶疏謂素帶而緇之玉藻君與大夫士帶皆素也釋云緇帶以韋為之有司即軍宗人與筮人卦者之屬西方廟門西北上以次立而南也筮人卦者之所卦者畫兩門之間置不室基門者之類也門限也笑著策積藏筮器上積積蓋也兼執左執笑右執積進受主人問筮之命軍家臣之長少儀云招辭自右少退不敢並主人也贊命贊相主人命筮筮必西面求神向陰方也卦者執簡畫卦之主人命筮筮必西面求神向陰筮人使占吉凶山旅占不吉共占也筮甲戌之類改筮下句如問甲子不吉改筮甲戌之類

戒賓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筮賓贊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

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先戒衆賓于衆賓中而筮之而筮之宿之戒告意預  
為徧告也宿越宿專告也與祭統宮宰宿夫人之宿  
同兩乃宿賓句上虛下實

教氏曰賓西面再拜拜其辱也禮又謂之拜迎

為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  
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子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  
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  
告期于賓之家

以廟中行冠禮故為期于廟門外亦與筮同兄弟主



人親戚擯者主人使迎賓者

上宿賓云賓如主人服承求日節主人朝服來此為期云有司皆如宿服又承宿賓節賓主朝服來筆法

蟬聯殊妙

陳服器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sub>子</sub>北<sub>子</sub>以堂<sub>子</sub>深<sub>子</sub>水在洗東陳服于房

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緇韠皮弁

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sub>此段開</sub>玄裳<sub>上言之章</sub>黃裳<sub>下言之法</sub>雜裳可也<sub>此段</sub>緇帶爵韠

緇布冠缺頂青組纓屬于缺緇纁廣終幅長六尺皮弁

笄爵弁笄緇組紃纁邊同篋一櫛實于篋蒲筵二在南<sub>子</sub>側

尊一甒醴在<sub>增</sub>服<sub>服</sub>北<sub>子</sub>有篋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

弁、緇布冠、各一簋、執以待于西北、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洗鄭氏謂用鐵又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志杜撰三代鼎彝尊壘之屬尊卑皆用銅無用鐵及金銀者賈氏謂鄭按漢禮器漢亦無是禮器也榮屋樞直當也設洗遙當東榮此東西之節南北以堂深此南北之節

按三加之冠初用緇布冠再加皮弁再加爵弁文乃首爵弁末緇布冠者據陳設而言也爵弁冕之次爵崔通色如崔黑是陳用之謂韋為之郝氏謂增未詳孰是故氏曰陳氏以爵弁即韋弁其說

士冠禮

近是今考經傳見物色之言爵者于爵弁之外惟曰爵韠爵章耳若絲與布之類絕不聞其以爵名則爵弁其果以韠為之與然禮言士之服則曰爵弁言大夫以上之服則曰韠弁其物同而名異必有義存焉夫以禮文殘闕皮弁皮為之謂未詳何皮鄭氏古皆用皮但未禮文殘闕皮弁皮為之謂未詳何皮鄭氏古皆用皮示存古也色當與爵弁同或毛黑或去毛以皮染者詳緇布冠即玄冠但玄冠帛耳此冠弁之制也爵下弁服言純衣純絲也字亦同緇絲衣而緇色亦玄端也凡吉禮色尚玄禮服制方曰端故玄端得通稱若玄冠之玄端則特稱玄端又不得泥皮弁不言衣亦玄端也何以見之下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一段闕上下言之以見緇布冠與皮弁同

此玄端也凡三衣惟爵弁純餘皆布教氏邾氏皆言皮弁亦然衣恐  
未當然若是則爵弁而其色皆玄緇玄天色黑而兼赤不當獨稱純衣矣  
青緇則玄之深者爵則純黑矣三者同為黑而以淺  
深別名也此冠弁服之制也而皮弁之玄端為素積  
素積即素裳加積其要故曰積緇布冠之玄端為玄  
裳衣裳同色以此為正與玉藻衣正色裳間色之說又異或即黃裳  
雜裳亦可也鄭氏分上中下士非而其鞞則爵取其同近裳色  
猶素裳素鞞也緇布冠亦然鄭氏誤認玄端一段單  
為緇布冠陳之因皮弁不言衣遂附會以為素衣象  
弁色皮弁非白說見上夫皮弁為天子視朝諸侯聽朔之服

卷一  
士冠禮



卷一

六

見玉藻 豈宜一身上下并衣裳韠皆素乎此何義也素為山喪之服古今同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則素可知矣禮于皮并不言衣于朝服不言裳故啓後人紛紛之說今按之鄭謂皮并素衣非也謂朝服素裳則是也郝氏駁鄭皮并素衣是也駁鄭朝服素裳則非也曷以見朝服素裳鄭謂衣從冠色裳從韠色衣從冠色如爵弁純衣玄冠玄端已見明文而皮并爵色則服亦玄可知裳從韠色如皮并素裳素韠玄端玄裳爵韠已見明文而朝服素韠則裳亦素可知不然冠禮求日

曰主人朝服即位曰主人玄端將何以別于此證之  
本文而可見也鄭釋主人玄端云玄端即朝服之衣  
易其裳耳如此始見其別郝謂禮服無素衣是矣謂  
禮服無素裳則皮弁服非素裳乎大抵裳釋皆下飾  
固不妨于素耳郝釋主人朝服云亦即所謂玄端釋  
主人玄端云即篇首所謂朝服其蒙混如此  
韎赤色韎合皮為蔽膝即韠也缺項當冠項處缺也  
其兩端以青組二條用小玉貫穿而連結之所以固  
冠餘垂為纓復結之于頤下纓以緇色緇齒髮者同  
篚纓一弁筭各一筭紃各一共五物鄭併青組纓為

卷一 士冠禮

一

4

六物非青組纓属于缺即属于冠冠蔽于簠不蔽于

筐也

北執也三器南以而以倒序郝  
 立匱者階也南向西階也南向西  
 向自東立而西賓升三人轉向東  
 自南向西賓入自西階升堂行禮  
 于作賓未升西也  
 執事人執以待賓南面賓自南入  
 東上以次立而西也  
 三器南以而以倒序郝  
 南上以尊為上自南而北首尊次  
 簋次脯乾肉醢田醬  
 以執禮醢醢有槽故須柶用角取  
 滑也脯乾肉醢田醬  
 而後用醢醢也勺以酌酒柶起通  
 形如刀匕長六尺祭  
 以盛醢酒連措曰尊醢醢異于燕  
 之設兩瓶也瓶瓦器  
 倒獨也置酒曰尊醢醢異于燕  
 之設兩瓶也瓶瓦器  
 序冠子一櫛戶梳也醢醢子理髮  
 竹器圓曰簞蒲草席用二東

賓主即位

主人玄端爵釋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變衿玄上。

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變〇上玄端、負子東塾。將冠者采衣、紒。

變  
20  
上

畢〇變  
衿〇  
玄上〇

有二

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變玄上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此謂主人兄弟擯贊盡服玄端爵韠耳、乃其于主人曰玄端爵韠于兄弟曰畢袵玄于賓曰如主人服于擯贊曰玄端前後故為變文、使其參錯此古文之妙也、而鄭賈不喻為其所欺于兄弟則釋曰玄衣玄裳、緇帶韠于賓則釋曰與主人同尊于擯贊則釋曰中士若下士則當服黃裳雜裳、此等處皆自入疑陣以致橫生枝節耳

鄭氏曰東序堂東牆畢盡也袵單也禮衣皆單即玄端也采衣童子未冠之服紒髻通即總角外門廟門

士冠禮



之外大門也古者廟在大門內左

迎賓

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始加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纓笄櫛于

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纓賓降主人降賓辭意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一賓筵前坐正纓興降纓西階一等執冠者升纓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字進句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及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釋出房南面

算于筵端辟將冠者升降也揖舉手拱以進也賓辭主人對不言辭對之語此寫意法正見文章詳略虛實之妙鄭氏謂辭對之辭未聞陋矣冠後曰項冠面曰前進進筵前行容端拱翼如之意祝辭見後

士冠禮

贊者主人之贊者先各舉其名則下可按此而得之  
將冠者冠者前後稱謂不苟尊纚笄櫛以下將此三  
者逐項分疏惟言主人升復初位而賓之復位直敘  
于乃冠興之後此等處皆如蛛絲馬跡讀者細心檢  
而求之自得今略為標出益覺明了處處可通而儀  
禮鮮難讀之患矣

再如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筵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  
右執項二手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增卒絲興賓揖  
之適房服素積素釋容字出房南面  
笄即皮弁爵弁之笄賓降西階二等受皮弁皮弁尊

三加

于冠也言素積素韡不言衣同前也上言賓客此言冠者容互相備也

賓降<sup>○境○</sup>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

儀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教氏曰受爵弁降三等者以其最尊故就而受之雜記言禋者受服之節云受爵弁服于門內雷皮弁服于中庭朝服于階立端于堂亦尊者遠而卑者近其義與此相類上不見皮弁之衣故此亦不言之再加去冠三加去皮弁亦置于篚此所徹者篚與櫛之簞也賓贊者徹篚簞主人贊者徹筵

醴冠者

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枹覆之<sup>○枹音○</sup>面葉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枹<sup>○枹音○</sup>面枋筵

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

士冠禮



卷一

十

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生啐醴字捷  
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  
加柶橫加柶于觶上覆之示不用使冠者祭時覆手  
取也葉柶之挑醴具也柶柄通贊者面葉以葉向前  
則賓受面柶以柶向前矣便冠者覆手執柶挑醴以  
祭也贊者薦脯醢冠者取脯少許以擣醢置豆間祭  
先食又以柶葉挑醴祭之者三啐微飲也提挿立也  
上葉下柶挿于觶中示不復執也奠觶置觶于筵端  
為拜謝賓奠觶于薦東示不復飲也薦東即脯醢東  
因上薦脯醢而名之

見母

特故氏曰戶西客位也鄭洗洗解鄭氏曰側酌醴側特也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  
受子拜送母又拜

郝氏曰禮下餃上餘子受薦祭脯即子之餘也豈堪  
為贅何至勞其母拜父在作未拜而先拜母不後其  
父乎按取脯見母者所以示禮成之意且初冠尚未  
離乎童子童子故懷袖奉母似不必以餃論也至謂  
未拜父而先拜母尤非此見母非拜母也且既謂勞  
其母拜是以母為受脯而拜也又何謂之拜母乎大  
抵古禮與今全別假如今人在廟中行冠禮禮成則

士冠禮

必先拜祖次拜父母而此皆無之則以今人之見說

古禮自必不得耳

詳後

邦氏曰東壁廟東側室冠子則父主外事在東序母主內事在東壁鄭註東壁為闕門外古廟在宅東由廟中入宅曰闕門果爾當云通西壁何為反達東壁乎有事于宗廟宜夫婦親之母豈獨在宅乎古者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男子跪拜故古婦人與男子行禮必俠拜俠拜者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又一拜也子拜送母又拜即俠拜也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

面賓字之冠者對

對鄭氏謂應又謂其辭未聞對有辭應不必有辭則對非應也

賓出就次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教氏曰賓出贊者不從以其尚與冠者為禮也

覲兄弟贊  
音姑姊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

賈氏曰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不言者從可知也此賈心疑其不見父與賓故為此說殊屬武斷諸儒疑此者固自不少得下教說可謂煥若發矇矣然亦終似有疑故其辭枝未能豁然蓋冠者既冠惟有見人之禮無拜人之禮惟有見人而人拜之之禮無見人而拜之之禮父則主冠賓則加冠故皆不

士冠禮



必又見于母則懷脯見之以及兄弟姑姊若贊者前  
僅周旋其間故亦見之既見則人無不拜者雖以母  
亦拜之但母不直言拜言拜受脯一如拜受其摯之  
禮而已古禮之義如此郝氏又駁其不拜祖考不知  
古人惟祭乃拜且祭必有尸此不祭無尸無徒拜禮  
也凡此之類所謂以今之人見說古禮必不得也左  
云行以禘享之禮則惟  
天子諸侯冠乃祭耳  
教氏曰兄弟與贊者皆先拜之重冠禮也冠者于所  
見者皆不先拜而答拜乃其禮當然爾不見父者父  
至尊也以莊為禮故問之且父為冠主雖不見之亦  
無嫌也不見賓者賓既醴之則交拜矣是亦見也若  
復行禮則幾于褻

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玄冠即緇冠但古用布後用帛為不同耳然則冠時即別製一玄冠此時見君乃服之常時仍服緇布冠以待敵與此以摯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當如士相見之禮文不具耳與見親者又別

醴賓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此以上為古冠禮之正以下所言醢及殺牲醢乃其後之變而彌盛者故敘于後焉諸解皆未達詳下

教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為之若不醴而  
醴則此禮亦因之用酒與用酒則為饗也贊者亦兼  
贊冠者言郝氏曰贊者皆與謂凡贊佐冠事者皆得  
與燕也介次賓也

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  
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  
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  
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  
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  
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意○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  
三醴有乾肉折俎啐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按醴質醴文醴為先時之典醴其後起者記者乃戰

醴

國時人故述醴于<sup>前</sup>述醢于後而云若不醴則醢猶  
所謂先進後進也鄭氏謂醢為國有舊俗賈氏因以  
醴為周醢為夏殷則是皆反說矣醢鄭氏謂酌而無  
獻酬郝氏駁之謂醴有獻酬乎是矣然其解醢曰醢  
也盡飲之名按爾雅水醢曰<sup>醢</sup>郭註醢盡也是醢雖  
盡義但醢亦啐酒未嘗盡飲也此解未確觀下禮辭  
于醴曰甘醴惟厚于醢曰旨酒既清則醢其清酒之  
名所以別于醴之厚濁與  
加皮弁如初儀如醴之再加也其他皆如初如醢之  
始加也語中有分別下可類推攝整頓意有司徹亦



云司宮攝酒此文本當云加皮弁如初儀再醺如初  
耳但兩如初未免重疊不楚而再醺竟無所異亦覺  
冷淡故加攝酒二字所謂于無中生有妙筆

鄭氏曰尊于堂東房戶間筵之東賓主共之也故氏  
曰加勺加于二尊之上而覆之玄酒亦加勺者不以  
無用待之也設洗與醴同惟有篚為異用爵醺禮文  
也卒洗亦當壹揖壹讓乃升如初初醴時之儀言  
如初所以見其先有醴後有醺如鄭氏曰用乾肉不殺  
也斷折為俎教氏曰士虞禮云有乾肉用折俎二尹殺  
乃齎之惟言齊者文耳物至為謂之齊者也亦振

殺牲醺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豕始醺如初再  
醺雨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三醺○意○攝酒如再醺○加俎○齊  
之皆如初齊肺卒醺取籩脯以降如初

冠禮始言醴惟醴而已再言醯用乾肉折俎體不全也後言殺則特牲全體矣可見時代降而禮浸盛作者既以志時之變其章法亦宜如是也然即以此為大夫以上禮固無不可在用者神明之耳醴與醯與殺以次漸盛而醯與殺其始再三亦以次漸盛章法井井特豚載載之于俎也合者合左右體升者以鑊煮熟而升予<sub>子</sub>鬯也昏禮云其實特豚合升側載此處先言載亦一也取文相變舊誤以載合升為句載在升前共為一句便不可通所以教氏疑載字為衍耳鬯兩

士冠禮

卷一

三

耳向上為鉉以木橫貫于中而舉之曰局局冪冪通羸鄭氏据爾雅謂螭螭蚺蚺即蝸牛乃螺屬郝氏謂蛤屬非三醺攝酒如再醺以見再醺亦攝又以見前章三醺亦攝前後貫通絕妙章法

教氏曰加俎加豚俎也齊之謂絕祭齊之不言祭者亦文省肺之齊者必祭祭者不絕也皆如初謂此再醺又三醺之所不見者皆不如殺者始醺之禮也云齊肺者又明其所以齊之異于不殺者也肉而齊之恒按此鮮齊字足破鄭鮮此齊字為祭字之謬又按再醺無如初之文故此統上鮮為是郝氏曰前取薦脯此取如籩之脯薦脯既齊進脯未齊

孤子冠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紿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

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教氏曰：父伯叔父兄親，兄無則疏者，亦可。子雖尊，于家然未冠，則不可與成人為禮。于外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若兄，為之惟言父兄戒宿，則筮日筮賓為期。皆冠者，有主，可知。必云介者，嫌與父在者，異也。冠主，冠者之父，今無父，則得如其尊也。諸父在，兄不主其事。有家，無二主也。必立于序端者，因冠主之位也。禮三加，與醮之類。行禮，皆于作亦見其異。于父在，莫西面。主人故也。大夫士陳鼎于門外，皆北面。君南面。

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醮，即三醮。遂醮，焉云者，以著其因冠席而醮之耳。註疏以其惟一醮字，遂謂一醮非也。觀後每一加一醮，辭則三加，應有三醮明矣。乃無以通之，則謂凡醮者

士冠禮



卷一

一

不祝言凡謂庶子也殊無据此文直言無不言醴蓋見當時已無不醴矣

教氏曰此言庶子指父在者也父在而冠宜列于適父沒則其禮同矣

母不在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母不在母沒也或謂有故不在非上言孤子是父沒此言母沒義正相對讀此文輒若令人淒然則措辭之妙也

教氏曰言于此者以見上冠者之禮同也

禮辭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

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  
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  
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弁爾幼志，順爾  
成德。壽考惟祺，介爾福。再加曰：吉倒月換令辰，乃申爾服。敬  
爾威儀，湫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  
正又以換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  
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醢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  
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醢曰：旨酒  
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

士冠禮

祐三○醺曰旨酒令芳遵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一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解外某甫仲作叔此有李惟其所當

祝辭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為春秋後人所作胡與遐通胡福即詩降爾遐福也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縹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子增魁○附之一緇句縢○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絢縹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縹屨

魁附未詳郝氏曰魁頭也村跗同底也即士喪禮綦

結于跗之跗以魁拊之謂以頭為底如今鞞頭反底  
向上也鄭解魁為蜃蛤本草因之遂名大蛤為魁凡  
物大者皆名魁何獨蛤耶按郝駁鄭是矣但如其解  
當謂以底為頭乃謂以頭為底殊牽強故未敢從上  
云夏用葛又云冬皮屨可也是夏定用葛而冬不必  
定用皮矣然則春秋冬所常用者當是布耳總則麻  
之細而疏者近凶故不用記屨于篇末所以見上下  
之別古人章法嚴整如此後人必取而移之于前不  
知是何心  
士冠禮止此以下別無記

下詳

士冠禮



也。鄭氏曰：此記三加冠之履，不與前并。敝者，冠履之別也。屨，色各從其裳。與釋色，緇布冠、服玄端、玄裳、爵之類也。黑屨，飾以青絢。屨頭飾也。絢，絢也。履形上曲如鉤，上黑。縫，陰曰總，緣邊曰純。三者皆用青色。博，寬也。白屨，下縫，陰曰總，緣邊曰純。三者皆用青色。博，寬也。白屨，與素積素，釋同色。緇布冠、服玄端、玄裳、爵之類也。故纁屨，纁，纁也。爵弁服，纁裳，纁屨。教氏曰：此見屨者，或言衣，或言裳，或言冠，錯綜以爲文也。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于冠于，作以著代也。醺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皐。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

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  
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此記乃漢儒妄取郊特牲之文以增入者宜刪之按  
儀禮正文後有記記者雜記其事以補前文所未備  
或作儀禮者所自作或後人所作則有不可知也十  
七篇中無記者士冠士相見大射士喪少牢饋食有  
司徹六篇士喪連既夕為一篇少牢饋食連有司徹  
為一篇大射已見于鄉射燕禮二記中有司徹正文  
畢無雜事可記故皆無記而士冠士相見儀文皆簡

卷一 士冠禮

七

即以雜事三數端附綴于後不另立記名其實亦記也後人因冠禮為一書之首而無記遂取郊特牲之文以填入之不知郊特牲與儀禮各自為書絕不謀合安可以為記試詳之記者補前文所未備今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冠而字之等語皆前文已有何必重加贅論不合一郊特牲言諸侯天子冠禮及于官爵諡法此乃別為推廣之義與冠禮毫無交涉不合二他記從無引孔子之言而此引之不合三他記從不陳三代之道而此陳之不合四他記皆短句叙事而此則長調行文又別一格不合五禮辭昏禮不列正

文今此後有記而以禮辭為正文與昏禮參差不合  
六此皆可取他記而驗之者不必深辨也因嘆自郊  
特牲有此文後人襲之以為冠義記本見禮此又襲之  
以為冠記偽家語又襲之以為冠頌復捏造邦德公  
子問答併襲大戴而宋儒復刪去此記不錄以為皆  
記公符合成之見于家語冠頌此略彼詳乃備載之又附以為冠記  
嗚呼以剽竊為才以抄撮為學贅疣枝指淆亂古經  
自漢儒而已然又奚責于宋儒焉

士冠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表  
一

二

儀禮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恒

士昏禮第二

愚謂儀禮雖名士禮實兼卿大夫而言者如此篇中言老與爵弁與二乘及記言士受皮與祖廟未毀之類皆主卿大夫而言也鄭氏惟主士禮故于此等處皆無以通之每曰攝盛此鄭之飾辭耳母為所也欺冠禮後世不行昏禮則自古及今無日不行者故愚于是篇凡古今異同之處特詳為辨正不敢溺近習以疑初制使尚論古禮者有所考焉

卷二 士昏禮

納采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  
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  
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  
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阼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授于筵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昏禮下達者謂此昏禮自天子下達于庶人皆用此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也雖儀節不無  
不同而大端處則同故首著此句下達猶玉漆云始  
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也其但云昏禮去士字者以  
此此句雖與他篇標目相似而義自別註疏誤認昏

禮二字為標目而用○隔之若然不當少一士字矣  
又按納采之前應有行媒通言此直以納采始者昏  
禮主將物致敬及揖讓酬酢斯成一禮若行媒祇于  
往來通言不足為禮也鄭氏因納采前無媒遂以下  
達二字附會為媒氏下通其言賈氏謂男為上女為  
下皆極鄙陋可笑朱氏又承鄭誤以下達連納採用  
鴈為句謂下達二字本為用鴈一事而發大夫執鴈  
士執雉今士至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此說亦  
非納採用鴈與下納吉用鴈請期用鴈語字一例不  
應此處獨異所以用鴈者即詩雖雖鳴鴈之意以其



為隨陽之鳥故也故尊卑皆得用之若摯者親奉其物以相見之稱今壻親迎既用鴈而以前納采諸禮遣使為之亦皆用鴈則不得槩云摯明矣即親迎用鴈固即以是為摯然其文祇云奠鴈者義自可見後記于不親迎見婦翁之禮始云奠摯此則士雉大夫鴈也又記云摯不用死行文不得不以是稱不可泥左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妻禽焉妻禽即奠鴈也若謂是大夫之摯則摯于君卿亦曰妻禽可乎且如謂之攝盛則大夫越級一等應用卿之羔又何妻禽云爾乎不然何士庶得攝盛而大夫反不得

攝盛乎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又在筵西皆神道尚右也凡賓非戒宿而來者則必請事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導賓而賓從之也阿簷深處考工記云四阿重屋授于楹間南面賓授南面則主受北面鄭謂並授非老室老大夫家臣之貴者論語云趙魏老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是老惟大夫有之士安得有乎此名士禮兼大夫而言即上文下達之義鄭氏謂老為士羣吏之尊者其忘說如此于使者言不答拜亦不言辟又主人北面拜命使者南面授鴈此皆扶陽抑陰之義惟古禮為然今人不

問名

能行矣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

是時賓出主人授鴈畢俟于中庭擯者又出請事賓別執鴈請問女名主人許賓入授鴈如初禮此後之事記補之曰主人授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此文云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者所以補上擯者出請之時賓告問名之事畢擯者入告主人而主人許之也此分叙法解者多不知按納采問名二禮同日而舉故下云納吉用鴈如納



醴賓

采禮不言問名以納采該問名也

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解減右字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解增遂字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士昏禮





徹几者徹去其几以便復授賓也。改筵東上者人道尚左也。房中東房中主人復迎賓禮更端也。校几足以足授賓便受也。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主人辭鄭氏謂辭其親徹教氏謂以不腆辭未知孰是。冠禮右祭脯醢此無右字此坐奠解遂拜冠禮無遂字前後之文多不雷同以取互見在乎讀者自檢之不備著

納吉納徵  
請期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如納采禮如納吉禮如納徵禮此簡叙法多詳于後

記其脫卸極蟬聯之妙玄纁束帛取其色之備耳鄭氏謂象陰陽備非如以玄為陰耶玄天色非陰也以玄為陽耶纁赤色又非陰也俱未可通束帛為十端又謂之五兩則玄纁各半可知賈氏云陽奇陰偶三玄二纁尤附會

郝氏曰問名而後納吉慎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不吉可中廢乎按此說雖似是但不知古人重卜若不得女名則無徒卜之理故納吉必在問名後耳昏自納吉始定古人行事迂

卷二 士昏禮

五

重如此且貴陽賤陰義亦當如此也以今人之見求古禮往往不合故惟通乎古今之變而後可與言禮也

邾氏曰納徵有皮帛故無鴈請期男氏既卜昏期未敢專請期于女氏女氏主人辭從男使者許辭乃以昏期告女氏也

陳器饌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皆獨數下同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鼎鬲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熟皆蓋大羹湆在饗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枹尊于房戶之東

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登。

腊少牢云用麋則此亦麋可知鄭氏以此為士禮故謂用兔無据士禮之言大夫者多矣不應此處不然也大羹無盐和也復云清者明其為肉汁也

文中多舉偶數及言合。登。皆有致

郝氏曰期娶妻之日三鼎豚魚腊也寢堦所居室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合升全體解折熟于鑊而升于鼎去蹄去四蹄甲舉食也手舉食之也肺為氣之主脊為體之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肺脊與所祭肺皆升之鼎也皆一二夫婦各一也魚一鼎本十五尾見特牲少牢此少一貴偶也腊乾肉肫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而鼎是也髀尾骨不升于鼎亦飪于鑊也房中純于房戶之東外尊膝御酌之無玄酒略也篚實爵與

卷二 士昏禮

八



卷二

親迎

壺壺酒罷破一匏為兩壺象夫婦之合也四爵兩壺為六夫婦各三醕

主人壻爵弁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袞至于門外主人壻筵于戶西西上右凡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袷玄纁笄披纁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改稱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凡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爵弁服本純衣緇帶此不言衣與帶而言緇施者施  
廣韻衣中袖也與衺同相如賦楊衺戍削註衺袖也  
此言衺以見衣乃變文取配女之纁衽耳其實即純  
衣也鄭氏不喻以為緣謂以緇緣其裳非也郝氏謂  
即衣亦混爵弁二乘皆大夫所服用墨車黑漆車覲  
禮諸侯朝王所乘鄭据之謂士攝盛得乘大夫之車  
亦非袞蒙車上者裳帷衣車傍者鄭以袞為裳帷亦  
非雜記云其輶有袞緇布裳帷明有分矣筵于戶西  
西上右几設神位于禰廟也次首飾純衣緇色綠衣  
衽郝氏謂裳也與襜通詩云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此

說是鄭亦以為緣謂以纁緣其衣亦非安有施是緣  
衽又是緣緣之名如是之多者以男衣謂之裳以女  
裳謂之衣全相反又皆以為言裳衣之緣此何義乎  
然終以纁緣之衣無所出謂婦人不常施衽之衣盛  
昏禮為此服辭遁可見又別喪大記云婦人復不以  
衽不知不以衽者正謂其褻耳緇衣纁衽上下亦異  
色與男子同鄭註周禮內司服以其不言裳遂謂衣  
裳一色皆誤也宵衣黑色衣布為之宵小也較禮服  
為小故姆著之鄭謂讀為綃牽合詩素衣朱繡之衣  
加繡領疏謂宵衣與純衣同反華飾于新婦乎宵衣又為士妻



本服少牢主婦祿衣特牲主婦宵衣是宵衣次于祿衣故新婦次日見舅姑即著宵衣以著服事舅姑之義也。額紃通玉蒸禪為紃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以黼為禪衣加于玄衣上亦猶婦之加景也未登車先披之別于婦也。北面奠鴈再拜稽首北面以女在房也再拜稽首男下女也。此亦同拜迎之拜特加稽首為重耳禮未有迎而不拜者。此非拜主人鄭謂主人不荅拜亦非。若然本文何不言主人不荅拜乎。主人不降送後記云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則是父母皆不送矣。凡兩處特舉之者何也。古人迎送惟施于賓主。

卷二 士昏禮



卷二

今女既從相參故不拜送鄭謂禮不參是也後記不親迎之禮又云主人拜送可見矣而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故母亦不送也此古人制禮斟酌之善者又按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驪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廟門也母不出廟門則得下堂矣與此微異若孟子曰往送之門又得至廟門則尤異何也蓋孟子主言妾婦之道不主言禮觀其惟言母命不及父命又惟言無違夫子而不及舅姑記父命辭曰母違命謂母舅姑之命也母命辭曰母違宮事意自有在苟執此以求禮失之矣以今人之見未有不訝其迎而不送者

婦至

故詳著其禮意如此婦乘以几亦尊其禮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景褰纁紱皆通纁解見上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媵御沃盥交與夫入于室即席

婦至壻為主故稱主人媵女從者媵入室布壻席則婦為主故變稱夫媵御沃盥交御男從者沃酌水也盥洗手也媵沃壻盥御沃婦盥鄭解本是後人解為御沃媵為盥媵沃御為盥遂因以御為壻家之女侍非也但媵沃壻盥御沃婦盥此即媵御交之義而鄭又別釋交字義謂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

士昏禮

乙

志則謬矣

婦至惟壻稱主人不言舅姑是舅姑不出也蓋以禮無所施故不出禮迎賓必拜若舅姑出迎可拜子婦乎且禮男子迎男子婦人迎婦人又無姑出而舅止之事故皆不出也至于壻已親迎故此時不必又迎已拜故但揖入也然則此時婦宜先拜舅姑耶又不可也見舅姑之禮必須夙興沐浴更衣執摯就而俟于寢門之外豈有初至乘昏草草便拜舅姑乎且當夕同牢畢已成夫婦之禮質明見舅姑于禮為允猶之舅姑沒三月而後廟見也記者之不言舅姑以此

今世婦至舅姑遑遑錯雜于堂内外蓋不講于古禮也久矣

或又疑婦至宜先謁廟此何以不言按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杜註祖為告廟此或天子諸侯之禮而大夫士禮則略與此亦猶左傳言天子諸侯冠行祿享之禮而士冠禮無也若朱氏反謂左氏不足信又謂是當時俗禮則非矣白虎通義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据儀禮為說云

贊者徹尊罍舉者盥出除鬯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

食

卷二 士昏禮



卷二

十

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七者逆退復以復見位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滹于醬南設對醬字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滹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字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連用皆字下同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醬滹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

贊者設醬至設滹于醬南此夫席即媵所布于奧在西向東者夫先立于筵上而後贊設饌也設對醬至設滹于醬北此婦席在東向西者贊者先設饌婦獨

立北墉下而後御布席也若此者所以示尊卑之義也婦席云御布對席即應前媵布席于與此遙對法夫席贊者先設醬醬為味主也菹醢在醬北俎入設于豆東魚豚腊魚言豆即菹醢魚次腊腊在菹東魚在醢東也特于俎北此俎單指豚言在魚北無豆並故曰特特于俎北猶言特俎于北黍設于醬東稷又在黍東羹汁在醬南婦席在東故曰設對醬于東對醬者夫席醬在北則婦席醬在南也夫席菹醢在醬北則婦席菹醢在醬南也北上以醬居北為上尊醬也夫席不言南上此不言魚次腊特于俎北皆彼此

卷二 士昏禮

二

卷二

十一

互見也夫席設黍于醬東則婦席設黍于腊北也醬東即腊南腊北即醬西不言醬西言腊北故變文也夫席稷在其東則婦席其西稷也稷東西稷故變句也夫席設滑于醬南則婦席設滑于醬北也此分叙法會黍稷敦蓋卻置也夫席置會于敦南則婦席之敦置會于北也故又曰對敦此合叙法大抵此東西兩席左右皆同惟南北異耳叙來錯綜變化如許章

法句法字法無一不工絕

郝氏曰舉鼎者先盥除寫以鼎入陳東階西向豚腊魚以次自北而南七以出鼎實俎以載鼎實執七俎者各從其鼎入設北面作階取實載于俎執七俎室中設豆乃以俎入三鼎七三人序進比退則後者先



醕

出便故曰逆退也後放此復位始陳鼎門外東方北  
面之位也北面以西為上也又曰贊告其備壻乃揖  
婦就東席對坐夫婦皆祭菹醢黍稷肺贊為移黍就  
近爾通通又為授肺脊夫婦皆食黍啜消醬祭舉即  
前所設祭肺二食舉即前所設舉肺脊二祭之而後  
食之也三飯三舉食卒食飯畢也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  
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濟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  
拜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盞亦如之贊洗  
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  
皆答拜興

凡飲食燕饗必分別賓主相與獻受酬酢斯克成禮  
今夫婦同牢食醕既不可以舅姑為主夫婦為賓又

士昏禮

十二



不可以夫為主而婦為賓婦為主而夫為賓乃立一  
贊者以贊者為主夫婦為賓而作之合焉此古禮斟  
酌盡善處今人罕知其義矣食醕兩段凡用如干皆

所以寫同牢之意極有致

教氏曰醕之言猶也繼也字從酉蓋既食之而繼之  
以酒故因以為名取酒食相續之意也皆祭謂祭酒  
部氏曰肝從以肝從獻振以手揮振使潔淨如振幣  
之振無從也無從獻也三醕用也卷三接始合也亦如  
外尊不敢獻也贊洗爵自酢也夫婦不酢贊自酢酌戶

禮成

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  
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社于奧媵社良  
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餞主

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御社于與。媵社良席在東。則于與者與之西也。席即社前。媵布席稱夫。此媵社席稱良以漸而親。用字纖而雅。筵男西女東。社男東女西。皆有枕以見夫婦有別之義也。止趾同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尊否房有外尊也。故下云酌外尊以應前。

昏禮夫婦不言拜。朱氏曰。司馬溫公儀婦先拜夫。程伊川儀夫先拜婦。或謂宜齊拜。郝氏曰。自親迎以至同牢燭出。夫婦初見。竟無一拜。何以明禮。按宋明諸儒皆不通古禮。故為是紛紛之見。反覆無定說也。夫

卷二

十三

已親迎男下女之義畢矣至家無復拜婦之理婦以  
廉恥自持亦必無先拜夫之理也且古禮皆主于一  
人先拜而一人荅之亦無無故而交相拜者也約拜  
之端有四一以卑拜尊如臣拜君子拜父幼拜長之  
類是也一賓主之拜如迎送酬酢主拜而賓荅賓拜  
而主荅之類是也一有求而拜如冠禮戒宿賓贊昏  
禮親迎之類是也一為謝而拜如有凶喪之事凡來  
弔者必拜謝之之類是也今以尊卑論夫婦敵體固  
無分尊卑矣夫尊婦卑此是名分正義以賓主論夫  
婦均不可為賓主矣以有求論夫已親迎無事再求

若女則何所求乎至于謝又無論矣然則非尊非卑  
非賓非主無求無謝而拜禮于何所施耶後儒狃于  
俗見謂夫婦宜若何拜此後世之禮古無是禮也不  
然記者于醕禮寫夫婦與贊者之拜如是之詳且志  
何靳于寫夫婦一拜耶豈忘之耶

据此文夫婦當夕已成昏矣此亦無可議蓋此昏期  
父母所筮而命之者不可違也若賈服註左傳先配  
後祖謂三月祭祖廟後始配此誤以始至謁廟為三  
月祭祖也不可從始至謁廟說見前又或謂宜三日  
成昏此于禮雖無惡然本文云御社于與媵社良席

士昏禮

二



卷二

十四

在東皆有枕施兩席枕則是夫婦仍有別此記者之妙于立言也苟于是夕之外復定其期曰某日成昏世豈有此禮文耶

敖氏曰主人出為將說服于房也婦但說服于室故不出唯變位而已說服去禮服也曲禮云女子許嫁纓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為已而繫也

婦見舅姑

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笄棄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境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笄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醴婦

婦于舅執摯自門入于姑則降階受摯舅受撫之姑則舉以興此皆其異者也古拜無不答者舅姑于婦亦然郝氏謂婦見舅姑而其子不以婦入于禮似闕亦非也凡婦見舅姑致饋舅姑醴婦饗婦皆婦事于子無與安得子來夾雜其間耶

教氏曰妻纓笄宵衣猶夫立冠立端也內則言子事父母服玄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宵衣亦事舅姑之常服耳郝氏曰舅席在阼示為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為內主也笄竹器或摯者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摯拜而後奠于席舅坐以手撫摩栗栗示受也婦于姑不言又拜者婦人相與拜皆立無使拜也

贊禮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

卷二 士昏禮

上

卷二

十一

贊者酌醴加枲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枲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枲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席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郝氏曰設婦席于室戶牖間客位也婦疑立于席西以舅在阼姑在房外南面已不敢並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即士相見不疑君之疑鄭謂正立自定之貌非也冠賓醴于南面受解此東面受者舅姑在東故向之而拜也教氏曰脯授人于門外變于男子之禮

婦饋舅姑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字無魚腊無稷并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境贊成祭卒食一醕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餞舅辭意易醬婦餞姑之饌



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  
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醕之雖無  
娣媵先于是與始飯之錯

上云婦餽方將餽也下云婦餽姑之饌乃實餽也句  
有分別上云婦贊成祭下云御贊祭此照映法前云  
媵御沃盥交此云始飯之錯錯即交是一例句法而  
此更古峭

婦饋舅姑皆殺于同牢之禮者以同牢夫婦之始禮  
宜文饋舅姑主于孝養宜質也

鄭氏曰側獨也側載猶側尊謂俎載獨豚肉無魚與  
脂也鄭謂側載為右胖載舅俎左胖載姑俎非也無

士昏禮

上



卷二

十一

舅姑饗婦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

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

按昏義舅姑饗婦為厥明是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

稷獨黍也并南上舅姑并席于東向坐與饌皆自南而北也其他陳設皆如同牢之禮婦贊謂舅姑將食而祭婦為贊以成禮也三飯既畢婦酌酒一醕不三也無從無肝從獻此饋舅姑之禮已畢婦乃饌舅姑之餘布席室中北墻上下婦親徹饌移設北墻席前如初設之禮但以西北為上下饌自西而東上舅姑也舅辭易菁示別也託謂菁已食餘使更也婦饌舅姑禮畢而后媵御餽婦自徹饌出布于房中媵與御餽姑亦媵之妻從嫁曰媵女弟媵者曰娣大夫士妻或有姪無娣有娣則當先御食無娣獨姪亦當先御食媵餽姑餽于媵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餽舅餘御餽姑餘也鄭謂始乃與食始作姑亦非也同牢不言媵先者也在婦室則媵御皆從主在舅姑室則媵初至有客禮也士禮而言無娣樂士以上可知

禮送工

婦復饋舅姑而餒其餘禮文既已繁多若復饗婦一日之間勢難備舉當以昏義為是教氏謂不言厥明文不具是也鄭賈遂謂彼容大夫以上此士禮皆附會之說餘詳昏義

邾氏曰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又酌自飲復酌以酬賓賓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  
不言牲饌文省有歸俎亦特豚也南洗設于堂下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不下堂也奠酬畢奠爵也  
舅姑以客自處先降自西階以主投新婦降自作階使代己也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錦鄭氏謂古文作帛不必從然後儒多從之者以納

卷二 士昏禮

卷二

徵用束帛饗從者反用束錦則是過于納徵也不知不然古人束帛貴束錦賤聘禮國君享用束帛而賓介私覲皆用束錦主君報禮用束帛而僎賓介用束錦夫人歸賓束帛而賓僎使者束錦又公食大夫侑幣用束帛而大夫相食侑幣用束錦其低昂輕重恚可見矣後人目未睹古之帛若何錦若何徒執近今之見妄意改古人之書豈可哉

賈氏曰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云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今言異邦得外娶者以大夫尊不許士卑不嫌按儀禮士禮皆兼大夫言公羊譏其越竟



見舅姑沒廟

逆女非譏其外娶也春秋大夫外娶者多矣豈可勝譏乎

郝氏曰女若自異邦來嫁婦人送者不踰竟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而饗可知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字○坐尊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饗附見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卷二 士昏禮



舅姑沒必三月乃廟見者其以天道一時之成與某子某諡也扱地扱者斂取物也此拜手至地如有所扱然故曰扱地古婦人皆立拜惟為喪主拜稽顙此廟見舅姑為重禮亦應稽首故特云扱地以異其文用字工妙言諡言老則士禮即大夫禮可知壻饗婦送者應在始昏之時因上如舅姑醴婦之文而及之非謂亦在三月之後也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受諸禰廟郝氏謂男娶女嫁六禮皆受命于禰廟非也記謂受夫家之禮于禰廟非謂男女家並受命也

昏禮多主女姓言而于男姓不一及之則此單主女姓言尤甚明故白虎通義為之說曰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昏禮婦至不言告廟則行禮自不在廟可知古人扶陽抑陰應別有旨以今人之見求之不得也求之不得而強解之其可乎又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其與後世全異如此

### 辭無不腆無辱

按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曰不腆先君之適又曰辱收寡人則辭有腆有辱矣儀禮記所言其古法與下

卷二 士昏禮

七

記壻三月見婦翁稱辱或以其非初昏時耶

摯不用死皮帛必以制腊必用鮮魚○意○用鮒○必穀全

儷皮束帛用可制為衣物者腊必新乾者鮒俗名土部魚羣附于土故曰鮒用之取其相依附意穀用全牲體備也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字若伯仲之類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此與同笄而字猶男子冠而字也又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又二十而嫁則許嫁笄在十有五年時又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未許嫁亦笄且有在二十時

者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祖廟未毀與諸侯同高祖者祖廟已毀不與諸侯同  
高祖在四世外者皆兼卿大夫言也宗室大宗之室  
大宗諸侯庶子始封為大夫者為一族始祖子孫世  
世宗之教于宗室不言三月蒙上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祭醴始練句扱一

祭又扱再祭

郝氏曰扱以柶撝取醴也始扱一祭再扱分二祭禮  
成于三祭雖三而扱惟再也

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字之內○

卷二 士昏禮

二下



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  
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  
皮○逆○退○適○東○壁○

士受皮亦主大夫言鄭氏以為士禮故謂此士為中  
下士甚迂上內文在兼執足上下外文在釋外足下  
句法既參錯而一時情事並到傳神之筆

教氏曰內文兼執足攝之法也鄭氏曰兩皮用兩  
人故相隨入不並行恐礙戶也執皮立于度以西為  
上北面西為左也參分其庭之深立處當東北二分南  
一之分之間蓋中執皮者稍南也堂前曰庭賓奉束帛致命  
堂上則度中執皮者之手釋皮兩教氏曰後與左皆据執  
堂上受帛則主主人之士受皮教氏曰後與左皆据執  
皮者言也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  
戒之必有正焉○奉○神○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  
几從者責○威○二人坐持几相對

此當言女出房外南面立耳而女宜從母故先寫母  
之立位但言女出母左而女之立位自見且兼見女  
之從母也此如畫家觀法妙甚必有正焉若衣若笄  
尤工于寓意者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  
下階間加勺

鄭氏曰屬猶注也酌成于三故三屬棄餘水不以他  
用褻也教氏曰徹畢加勺兼兩尊而言

士昏禮

二一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率徹筭

一筭被耳表裏與衣裳同寫得不苟如此

郝氏曰橋筭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聘禮勞以二竹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

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馬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

辭洗拜洗似男子于敵者之禮婦人不可得而行今曰不敢者亦兼見尊卑之不敌耳

郝氏曰婦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宗公食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鄭以婦席薦為句謂舅姑醴婦饗婦之席薦非也醴婦之席不在房中尊于房則饌可知何必再

記本謂新婦之饌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耳房與室  
接皆在堂北室之制也婦將房酢舅姑與姑共洗室在堂  
由未達古人之制也  
北洗在室戶外東南隅房戶之西室外即堂故曰北  
堂簾以盛爵乃在洗之東教氏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  
不敢酢此婦也乃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安于堂上  
不承婦人爵也降洗婦既無降此謂又姑不敢安于堂上  
舅也舅將獻婦降洗婦既無降此謂又姑不敢安于堂上  
故辟于房也姑特餐者相饗無降此謂又姑不敢安于堂上  
及舊沒而姑特餐者相饗無降此謂又姑不敢安于堂上  
有降如上記舅降是也故以凡言之又明男女相饗者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此為舅姑存者言其舅姑沒三月廟見之後遇宗廟  
四時之祭乃可隨夫助祭則舅姑存者亦然且以時  
祭三月一舉也

士昏禮



卷二

三

庶婦則使人醺之、婦不饋

使人醺之不親醴也醴從古必須親醺屬後起用酒

故可以使人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可知

教氏曰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

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

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

子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

某既得將命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士昏禮

二二二

卷二

二二

問名問女生三月之名而此云女為誰氏者不敢直  
斥問名但謙言問氏也蓋以女名不輕傳于外婦人  
不以名行當以字行而許嫁始字此時未有也鄭氏  
直以為問姓氏云不必其主人之女甚迂敢以禮告  
以此納采等所行之禮告也鄭氏以禮為所執之脯  
亦迂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字相解古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  
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  
敬具以須



先妣子之祖母也先妣之嗣謂孫從祖孫婦從祖姑也此以其常言古者三十而娶故祖母多不及見耳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教氏曰庶母賤不敢有所戒惟舉尊者之言以重告之及于衿亦不敢專以己之所施為言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



卷二

三

子未得濯字概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宗子無父母命之此著凡無父而母命使者之禮云宗子者為下親皆没己躬命之起文也宗子尊故雖

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而自命也未得濯概于祭祀此指三月以內而言奠摯之摯當如相見禮大夫鴈士雉也此時昏禮已成不槩用鴈故不云奠鴈云奠摯也壻奠摯再拜不言主人荅拜主人亦不敢受也及揖讓及字當是乃字壻止一人出故主人拜送成賓主禮非若親迎有女同出而不拜送也

教氏曰支子宗子之族人無父母與親兄者故稱其宗子之命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弟稱其兄亦然弟謂凡無父母有親兄者有兄則不稱宗尚親也

不親迎請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

命之迎是親迎者必受父之命也

記曰父醮子

士昏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二

三

一二四

儀禮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恒

士相見禮第三

篇中言下大夫上大夫相見而云如士相見之禮則儀禮士禮皆兼卿大夫言益可驗

此祇叙相見禮無行事無燕饗故惟詳于辭又以其文無多因相見而類及于見君侍長言語飲食諸節儀一如禮記諸篇零星綴述頗有妙致在儀禮中又別一格也

古者相見先之以介紹將之以辭命附之以禮物如

士相見禮



卷三

一

此其慎其難而後定交其始不苟其終必全自無中道違離之事後世此法不講其于交友泛泛然如萍梗之相值有今日班荆而後日遇之塗不識者矣其聚易其散亦易交道安得而久哉讀此篇者宜知此

意

請見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牯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

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  
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  
曰某也不依<sub>字</sub>于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  
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  
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  
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士相見之禮此標目也惟用雉為士禮其曰某也以  
下通卿大夫言之下云下大夫上大夫如士相見之  
禮是也獸乾為腊禽乾為醢腊非獨屬雉云用腊者  
蒙上用雉之文也其辭皆是賓與主人之擯者相對

士相見禮

二

卷三

二

一二八

其摯惟東西訝受于門內之庭而不登于堂曲禮云  
犬馬不上于堂意者羔鴈雉亦禽獸之屬故不登于  
堂與若昏禮奠鴈于堂此取配合之義則不全屬摯  
也賓亦于庭中一見即出者不敢徑造主人之堂亦  
不敢必主人之留己也主人則必請見而後賓乃反  
見此則主人之禮當然也斯乃相見于堂與郝氏于  
此等處槩疑之皆據今人之見以測古禮自不合耳  
鄭氏謂反見則燕此又全屬臆說古人于一相見三  
辭三讓如是之不易若燕饗則其禮尤重必有其名  
非若後世無故輒行燕會也昏禮為事而來始一醴

復見

之則相見無燕可知且燕非可猝辦前已三辭將走見矣若復有燕則前辭不為虛乎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御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許賓見之下似少迎賓一句鄭氏遂謂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非也鄉飲酒同日亦出迎禮止論應

卷三 士相見禮

三



卷三

三

迎與否豈論同異日乎若以同日例則亦可不必拜矣何為更拜乎教氏曰賓得主人見許不待主人之迎而即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此亦善為之說但不必然耳

大夫待士見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于其人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教氏曰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士于大夫降等受摯不答則疑于君答之則疑于敵使人還之則疑于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大夫云一拜則士或答再拜歟送而再拜則是凡拜送者之禮皆然不可得而降也送而一拜喪禮也

大夫待士嘗為臣者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為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賤禮敢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為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教氏曰嘗為臣者以摯見然則士大夫以摯相見不獨始相見為然矣言主人荅拜則不拜其辱亦不拜送可知

大夫相見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如

士相見禮

日

士相見之禮

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則此布其績也說見曲禮如  
麇執之執麇之法未聞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感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  
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

既云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走又云士大夫則奠摯  
則庶人見君無摯可知曲禮云庶人之摯匹謂其自  
相見耳孟子云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此  
庶人則指士之未仕者言鄭氏謂君子庶人不荅拜  
似以庶人亦為奠摯于君者故及之此言荅士拜

大夫士庶  
見君

他邦人見  
君  
燕見君

又聘禮士介還君荅拜而曲禮云君子士不荅拜禮  
家言不同賈氏謂此新升為士故荅拜曲說也  
邾氏曰至下至堂下也教氏曰容彌盛如跂蹻屏氣  
之類

若他拜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  
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于  
君必辯君之南向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  
無方階辯君所在

相見禮止此此下記者因相見禮無多故類及言語  
交際飲食諸禮以附于後皆不必與相見禮有關會  
也註疏謂博記反見之燕義非

士相見禮

五



卷三

三

郝氏曰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疑者必辯方君不南面臣自正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君在堂臣升堂不論東西階但視君所在君在堂東則升東階在堂西則升西階故曰無方

言

凡言非對也。要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友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凡言凡與人言之法對則合下即對非對而自與人言則必坐定以正容體而後出言所謂要而後傳言也與君言以下各陳與人言之法亦舉其切要者見大略爾大人卿大夫也下同

言而視

凡與大人言始視<sup>摹神</sup>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母上于面母下于帶

凡與大人言謂與大人言而視之法曲禮云天子視不上于袷則視卿大夫亦不得視面可知此得視面者以言故也末有不視面而可言者是視面乃凡與人言恒理惟始卒視面而中視抱則為與大人言之法也必中視抱者所以致敬也設身以想便知其摹寫入神矣母改謂始中卒母改此法皆衆若是謂士庶皆然若父以下謂與父言而視之法子于父得遊目者鄭氏謂主孝不主敬非是孝末有不敬者孝敬

士相見禮

卷三

六

豈可分當云主親不主尊孟子曰父子有親若大人則全主尊故不得遊目孔子曰畏大人是也母上于面母下于帶即上文視面視抱之義謂遊目者亦宜如此正所以明敬義而謂不主敬可乎

不言而視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此並著侍大人侍父不言而視之法

侍坐于君

凡侍坐于君子皆○暮○神○君子欠伸問日之蚤晏以食其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膳○葷葷請退可也

葷辛臭之菜食之可以醒睡

寫意精妙

士大夫侍  
飲食于君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練○淨○之○至○下○比○入○門○三辭

此與玉藻文多同若有將食者即玉藻若有嘗羞者將字疑嘗字音訛餘說見玉藻

郝氏曰曲禮云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蓋燕主行禮以讓為文賜爵主飲以敬為恭也退既飲食退也始升席脫屨西階下退則跪取著之隱辟隱藏迴避曲禮謂屏于

士相見禮

二



卷三

一

側也不願辭不回顧君告辭也教氏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于北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為禮故得辭也此著大夫則上為士明矣

士待先生  
異爵者請  
見  
他邦擯辭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此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此云士則曰寡君之老似皆本玉藻為言而字義稍闕畧者

執玉幣

凡執幣者不趨客彌盛以為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

曳踵

教氏曰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

自稱于君

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sub>宅</sub>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sub>字</sub>在野曰草莽之臣<sub>字</sub>庶人則曰刺草之臣<sub>字</sub>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此取以言士大夫之致仕家居者與孟子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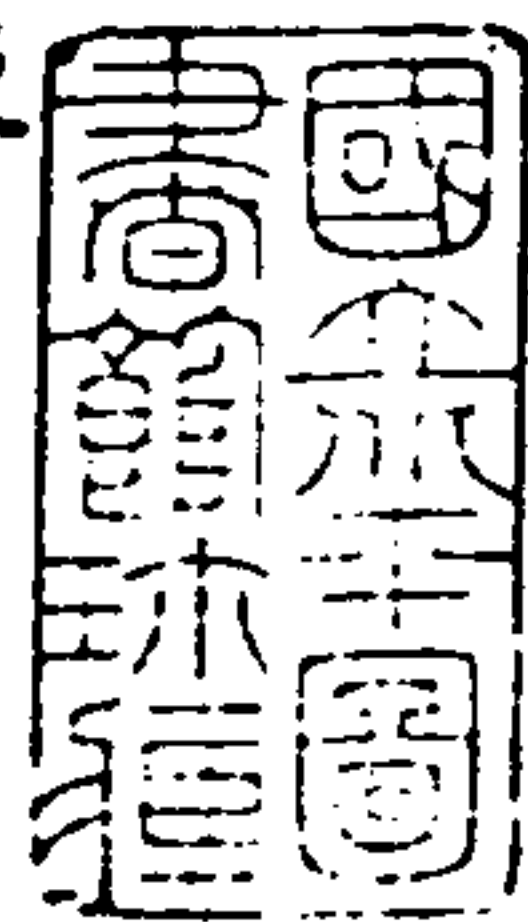
士相見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三

儀禮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恒



鄉飲酒禮第四

鄭氏于此篇附會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大比獻賢能于王為解欲以誇大此篇之義不知周禮不足據而鄉大夫不言飲酒之事此篇不言賓興之事固毫無交涉也且鄉大夫云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而此篇云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如是而已則鄭之所云直以欺世之瞽人耳又奚多辨焉

鄉飲酒禮

一



鄉飲酒禮者何所以著飲酒之禮也酒者先王所設以用禮順人情而示以和節民性而防其流以至獻受辭讓揖拜進退皆可以見行禮之事者也其言鄉者王者之教化必于鄉始而鄉人士君子皆習禮之人鄉學又用禮之地飲俱見鄉義故特重其禮焉于是由一鄉而推之邦國由士而推之大夫諸侯其亦猶此也又此禮由于主人與賓相見之後為之故次于相見禮之後著飲酒之禮猶之著相見之禮也則是篇所重在乎飲酒而不在乎其他可知矣鄭氏妄援周禮必欲附會之毋論周禮不足据且不相涉而是篇

正旨在乎飲酒鄭固有所未喻耳後儒教氏郝氏亦不然鄭解但皆未明是篇正旨而于篇中之主人又不能確指為何人所以終不能闢鄭謂主人為鄉大夫之謬教氏謂主人為士不知此士何事而為主人固有所未通也郝氏則兩岐之既如鄭獻賢能之解又以為歲時伏臘賓朋宴集茫無定見其前說固謬如後說則何必就先生而謀賓介且無事而至庠門飲酒乎酒見鄉飲義愚謂此主人即鄉之有司邑宰之屬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此主人即如子游也此賓即如澹臺滅明也

卷四 鄉飲酒禮

卷四

二

故飲之庠門之內所謂公事也初來仕者或未知此鄉之賢故必就致仕之鄉先生而謀之其上賢為賓次賢為介衆賓亦皆有學藝術者則序以齒正賓特加優崇致敬盡禮介以下以次而降吹笙鼓瑟迭奏南雅諸公大夫相助樂賓小民聚而觀之于下所以感發人志興起教化也而皆著之飲酒之一禮焉蓋尊賢者必藉是以將敬接歡而賢者自為其溫恭令儀亦于此可徵盛德之至如是而飲酒斯其為飲酒也美矣善矣可以為法矣由鄉而推之邦國由士而推之大夫諸侯亦猶是矣此是篇正旨也若夫王制

謀賓介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說見上

戒賓介

主人戒賓賓<sup>變</sup>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

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教氏曰上拜辱即拜迎也下拜辱即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一儀而兼二義也迎送据已言也辱

繆解解之辨見本篇

面目則烏乎可也

以鄉飲酒義一篇亦止論飲酒之義以愚說按之無不合者註疏亦以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此別一義然即使謂  
今此飲酒寓他日論秀之典亦無不可但必欲附會  
周禮謂是篇為三年大比獻賢能于王而以掩其真

鄉飲酒禮

三



設席器

据彼言也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句一尊兩壺于房戶間  
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  
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堂東榮水在洗東篚  
在洗西南肆

斯禁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於禁玉漆云大  
夫用於士用禁則禁即斯禁也此指士甚明鄭氏欲  
以此為大夫禮故禮器註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  
玉漆註云於斯禁也欲申此處之說而于他處多方  
附會乃如此說詳禮器玉漆又廢禁無足於禁皆有

儀禮通論卷四

足鄭謂無足亦非

此篇與前又多變易如冠昏禮皆云拜迎拜送此云拜辱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此云南北

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更為明淨矣

郝氏曰皆不屬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相連屬也設洗于主階下東南洗在階南自階至洗如堂之深也此南北之節也榮屋檐洗在堂下東南與堂東檐對直此東西之節也篚盛待用之爵也

速賓介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一介亦如之

賓及衆賓皆從之

郝氏曰羹定肉熟也肉與清同在鑊謂之羹速賓以羹定為節不欲勞賓久候也賓拜辱拜迎也還又拜

鄉飲酒禮

曰

迎賓

辱拜送也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字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又易擯者之名為相

教氏曰主人不言入門右可知也亦以賓入門左見之却氏曰厭壓同行先衆曰厭檀弓畏厭溺與此同鄭謂推手曰揖引手曰厭隨行者進則鑿說矣行者使進

主人拜賓  
至獻賓

主人阼階上当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当楣北面荅拜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

升也

四

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復位。當<sup>補</sup>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壺揖，壺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sup>減</sup>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sup>應疑立</sup>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sup>應主人</sup>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sup>夾叙</sup>設折俎。主人<sup>應賓</sup>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sup>應</sup>左手，濟之，與加于俎。坐脫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sup>字簡</sup>告<sup>雅</sup>旨，執爵興。主人<sup>應疑立</sup>阼階上荅拜。

鄉飲酒禮

五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

主人拜賓至之後其獻賓之節分為六段以便簡覽  
主人降洗為一段主人降盥為一段主人獻賓為一段  
薦脯醢設折俎為一段賓祭啐告旨為一段賓卒爵為一段下皆放此

賓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主人少退賓少退  
以及賓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荅拜皆照應法賓主人手爵故不得荅拜却不直云不荅拜而云少退此  
寫意法薦脯醢下云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下云

主人作階東疑立此夾叙法卻左手尚左手上下照  
應其每段之首末取爵解及奠爵解皆蟬聯相接亦  
皆標出以待簡覽云

却氏曰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跪主人  
降東階往洗爵將酌獻賓賓從降主人生奠爵階上  
起解賓降賓對以不敢不降如聘記辭曰非禮也敢  
對曰非禮也敢後放此主人復坐取爵起凡洗必盥  
北南向跪奠爵于簾下起而盥手遂洗爵起凡洗必  
凡盥洗皆立教氏曰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上直云賓  
降不言却氏曰主此見之次洗者謂以南簋內斟水而  
者盥也却氏曰主此見之次洗者謂以南簋內斟水而  
階盥手將酌酒也洗酌二事禮不相疑故再盥賓降  
復升與洗同主人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者立不降  
定貌賓席西北故主人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者立不  
獻主人賓席西北故主人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者立  
退還東階拜爵送爵答前拜也賓自西階上執事者  
贊者薦脯醢于賓席賓升席自西方執事者解折牲

鄉飲酒禮

下

年四

十

體為俎以進賓方升席未卒爵主人西北向賓疑立  
賓跪左手執爵右手祭肺以左手祭脯醢奠爵于脯醢  
右手取肺俎上祭繚從旁繚取也弗繚謂橫絕之也遂  
跪席中以祭也末肺端也右手祭者神道貴右也既祭  
少許以祭也末肺端也右手祭者神道貴右也既祭  
上其左手舉肺齊之人道貴左也尚上同齊畢起還  
肺于俎上復坐執手執悅通以悅拭手遂祭酒起就  
席末跪啐酒乃出席西跪奠爵拜告酒旨因啐而知  
其旨也

賓酢主人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  
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  
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  
升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  
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主人酬賓

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應前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  
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奠爵于  
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字簡雅崇酒、賓西階上荅拜  
郝氏曰主奠爵于東序端將拜也前賓拜告主人酒  
旨此主人拜賓崇獎己酒奠于其所而拜嫌于拜卒  
奠爵于其筮而拜嫌于禮畢故以爵奠于序端若己  
飲之知其薄而謝其過獎云爾鄭解崇酒之崇為充  
酒惡相充實鑿也

主人坐取觶于筮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  
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坐祭

鄉飲酒禮

二



卷四

八

遂飲卒解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  
降洗賓降辭簡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減疑字主人實觶  
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  
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  
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賓降位見此立于階西當序東  
面

賓不解洗以主人自酌也則亦不拜洗可知辭如獻  
禮主人辭降賓辭洗如獻禮也但賓不拜洗異耳賓  
上言疑立下言立此減字法不得遂以為有異也後  
放此主人奠觶于薦西賓奠觶于薦東即記云凡奠

者于左將舉于右是也

主人酬賓之禮主人先自飲賓不飲此二事全出今人意表蓋主人已獻賓茲不復遽獻先酌以導之所致敬盡禮也使賓若飲則當其致敬盡禮矣故不飲也鄭引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為解未逸迂泛酬本作醕以酒稱壽之意詩小雅一朝醕之及如相醕矣皆是主賓既獻酬訖而主復酬賓所以起為賓壽致敬盡禮也鄭釋酬為周郝釋酬為仇皆牽強未安

郝氏曰凡酬先酌自飲而後酌以奉賓獻用爵其實一升酬用觥其實三升後放此教氏曰主人辭不言

長曰  
鄉飲酒禮

莫解又不言賓對者如禮可知自飲乃洗者亦象  
賓之飲已也故其拜亦皆與受之于人者同郝氏曰  
賓卒拜而不敢進受解亦不敢當奠故跪而舉其解復西  
階之位示親受也賓受而不敢飲仍以解跪奠于豆東示  
不復舉也主人揖賓降東階下之位將升介也賓亦  
降西階下當西序端東面立俟介升也

拜介至獻  
介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sup>接</sup>取爵于東序端降  
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  
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  
俎祭如賓禮不嘑肺不嘑酒不告旨自<sup>句</sup>南方<sup>變</sup>降席北面

介酢主人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教氏曰不啐酒則必不告旨矣此乃詳言之郝氏曰  
介卒爵不還西階上主拜亦不還東階即席成禮皆  
殺于賓也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  
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  
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  
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  
于賓南

鄉飲酒禮



教氏曰主人自飲而盥者達介意也却氏曰介不告旨而主人拜崇酒者拜其卒獻爵而酢己是亦崇重己酒也

拜衆賓至  
獻衆賓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接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降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獻介升介獻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衆賓皆荅壹拜朱氏謂衆賓之長者三人各荅一拜非也此時未分三人至獻衆賓時其長三人始升拜

受耳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文承衆  
賓獻之下皆指衆賓而言鄭氏以每一人獻為指三  
人非也又謂衆賓位在下亦非上云賓主人介衆賓  
之席皆不屬焉鄉射云衆賓之席繼而西此衆賓皆  
統而言之何嘗分三人與三人以下乎惟主人在西  
階上獻衆賓時衆賓長者三人升而拜受餘不升不  
拜受耳何嘗是三人席堂上三人以下席堂下乎迨  
三人降復位揖讓升介獻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明  
是衆賓皆升非單指三人也賈氏阿鄭旨亦謂此衆  
賓升為三人觀賈之說方以上辯有脯醢之衆賓為

卷四  
鄉飲酒禮

卜

三人以下又以此衆賓為三人何耶賈又引鄉射旅  
酬堂上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證衆賓之在堂下  
不知此屬賓主人之子弟及主人之贊者非衆賓也

又屬誤解

教氏曰三拜旅拜之法也衆賓皆答壹拜亦答旅

一人舉觶  
于賓為旅  
酬始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席末答拜坐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  
答拜一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  
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  
舉觶者降

樂賓

作樂立司正後始旅酬而此處先為旅酬始又此處  
一人舉觶于賓為旅酬始而下二人舉觶于賓介為

無筭爵始皆絕妙章法

教氏曰獻禮既畢即舉觶為旅酬始示留賓也此代  
主人行禮中庸曰旅酬下為上賓所以遠賤也席末答  
拜不降席也奠觶于其所下云賓坐取俎西之觶即  
此也必奠于其所者降于主人且別于不舉者也主  
人酬賓奠觶于薦西賓取而奠于薦東其觶卒不復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

○猶○養○絕○工○瑟後首擗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八

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

鄉飲酒禮



卷四

二

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  
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辨有脯醢不祭大  
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  
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  
拜盡階應堂下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  
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  
醢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相者兼歌瑟獻工亦然今但言二人相瑟之事及獻

工亦但言工左瑟蓋以瑟有可言歌無可言也言工歌鹿鳴之三而不言瑟蓋以瑟自依歌歌有可言瑟無可言也皆見一虛一實之妙笙入堂下磬南言堂下以見歌在堂上言磬南既見笙立之位兼見有磬在堂下以應笙此一筆見兩事之妙樂南陔之樂即兼笙磬言歌與瑟尚書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笙間歌尚書笙鏞以間是也

按襄四年左傳穆叔工歌鹿鳴之三三拜乃云鹿鳴君所以嘉寡人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云此所歌即鹿鳴之三而鄭

鄉飲酒禮

志本傳文解之非也當時惟兩君相見歌文王之三其下皆得歌鹿鳴之三故穆叔于此始拜而解釋其其義以為得宜耳若夫他禮循習用之亦豈必然乎鄭之拘滯如此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詩自來不得其解迄無定論愚謂此乃當時作樂者撰此六詩用以吹笙而非三百篇之詩也古惟以三百篇為歌之用而施于匏竹諸器者則準之律呂製為詩焉故儀禮本文以鹿鳴諸詩曰歌以南陔諸詩曰樂可驗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以人聲為貴

匏竹為賤以堂上為貴堂下為賤故歌于堂上用三百篇之詩笙于堂下用此六詩既取其協于律呂且亦不敢褻用三百篇之意也燕禮有房中樂郊祀歌鏡歌皆取其協于律呂即其遺法南陔之三則獨奏之由庚之三則間歌奏之至于間歌之後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衆樂與之並作是為合樂乃將終而極盛者也當時之歌樂如此其後禮樂崩壞笙詩散軼如假列三百篇其名篇之義亦無由考自序詩者見前世豈有止者其名篇之義亦無由考自序詩者見前世有此六詩誤以為三百篇之散亡者而以其篇名摺拾于三百篇中以南陔三篇名列于小雅魚麗之後

卷四 鄉飲酒禮



卷四

十三

蒼萃一處志本儀禮蓋序詩者之妄也孔子曰詩三百此舉成數言之漢龔遂為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又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此舉實數言之然則或言三百或言三百五篇未有言三百十一篇者此可按驗而知也不然以詩言何以三百五篇皆不亡而經儀禮所用為笙之大篇獨亡乎以儀禮言何以用三百篇為歌之詩皆不亡而用三百篇為笙之詩獨亡乎所謂亡者或併連數簡而亡之今白華之三在魚麗南有嘉魚之中由庚之三在南山有臺蓼蕭之中又何以兩處前後皆不亡而兩處中間三

詩獨亡乎此尤必無之事亦至明而易曉者矣乃後  
人羣然以此為三百篇之詩或妄說其義序小或謂有  
其義亡其辭傳毛或謂辭與義皆亡鄭或求之不得其  
故乃創為異說音毛傳亡字作無謂本有聲而無辭  
宋劉原父鄭漁仲諸而駁之者又謂有辭然後有聲  
說而朱仲晦從之既有篇名安得無辭明郝氏如是者紛紛幾二千年  
矣可慨也夫

且不特此燕禮記大射皆云奏肆夏禮記左傳亦皆  
有之詳此篇與燕禮大射皆云奏陔大射又云奏狸  
首及公入鷺燕禮記又云下管新宮此等皆樂章名

鄉飲酒禮

卷四

十四

皆有辭觀此則凡被于八音諸器以為樂者皆非三百篇之詩明矣左傳于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歌于肆夏之三曰金奏此篇亦于鹿鳴諸詩曰歌于南陔諸詩曰樂大抵曰歌者皆三百篇之詩也曰樂曰奏者皆樂中之詩也此言之法凡並有歌樂者言之法如射禮駒虞諸詩曰奏者以其時別無歌也不得泥第朱氏謂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是有聲而無辭必有譜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則杜撰之說不可通耳凡肆夏諸樂章其辭亦皆亡與笙詩同此等既非三百篇則笙詩之非三百篇更便疑乎幸而序詩者不以此等樂章名入三百篇若入

立司正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

之又令後人議論起矣  
之也工四為樂正設席堂簾堂邊西階上東上統于  
故二也人荷何荷通左何也以左肩荷後首瑟相以向後手  
猶樞也也越瑟底孔內弦以瑟弦側向身右相以右手  
扶馨也樂正統樂工置瑟于左自瑟授馨工也降相降也  
主人人必即坐受不更起馨不備其禮也工拜受爵工于位  
主人人必返昨階上拜送不馨不拜于其右也工拜受爵工于位  
長主不獻則洗馨不備禮也教氏曰席鳴三雅者小雅首  
大師不辭洗馨不備禮也教氏曰席鳴三雅者小雅首  
篇春秋傳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兩君相  
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  
南作階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于磬南近  
其所以應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鐘則  
吹笙之時亦奏鐘磬之屬以應之矣不言者主于也  
下放此

鄉飲酒禮



人拜。司正荅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階上再拜。再拜。賓西階上荅拜。棟叙法。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下賓言許而司正言許諾相者。卑亦言之。法上言賓主交拜。下言皆揖復席。而中間揖。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一句即安頓。司正此時所立之處。又以無事可

旅酬

言而言以相拜蓋凡拜皆相亦于此見之妙筆  
郝氏曰禮多時久樂作而情洽防其懈也故主人立  
司正監之降下東階也側獨也賓介不降主人獨降  
曰側降作使也使相禮者一側人為司正記云使能不  
宿戒也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者西升過東也請安  
留賓也主人再拜安賓也階間堂下庭中  
中也鄉射禮云中庭北面是也北面跪奠觶酒庭中  
表其所事也退拱少立示嚴重也復跪取觶酒不祭  
自飲拜復洗觶北面奠觶庭中退立觶南以糾失禮  
者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  
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  
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  
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

鄉飲酒禮

卷四

二

階上酬介對上五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簡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練事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與處獨妙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司正升相旅以下乃司正之事上賓主介相酬無與惟相之于下耳

前賓受主人酬茲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首一人衆賓首一人酬第二人以下以及于徧然後卒受者無所酬奠觶于篚凡為五層其中脉絡一一井

二人舉觶  
于賓介為  
無筭爵始

然苟作者于介酬衆賓首一人衆賓首一人酬第二  
人以下亦復如上排叙豈成文體且何所休止今第  
練作二句曰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既省  
却無數文字且見介與衆賓界限不同之處真文章  
聖手也

却氏曰賓自飲不祭不拜卒觶不洗酬禮殺也賓拜  
送于主階西氏旅同階亦殺也主人得賓觶未飲西  
階上酬介主賓介酬畢介以觶酬衆賓受介酬者自  
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  
尊受者如賓也辨徧通謂旅酬交徧末一人無所酬  
以觶降堂下跪奠于洗西篚內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未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卷四

鄉飲酒禮

七



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賓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前惟賓一人云坐受此處賓云坐取介云坐受尊卑

異辭亦言之法介不言辭互見上也

却氏曰賓奠薦西介奠薦南皆方便舉也皆進二人進退二人退

徹俎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

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

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

席西階上北面通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

燕而賓出

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若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教氏曰。坐謂燕坐而飲也。却氏曰。賓辭以俎。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坐。當俎而燕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遂請徹也。遵者諸公大夫。來觀禮者。此言以遵而獻酬不及。或至或不至也。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按襄四年左傳云。金奏肆夏之三。又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魯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玉藻云。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郊特牲云。賓入

鄉飲酒禮

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燕禮記云賓及庭奏肆夏大射云公升即席奏肆夏此篇云賓出奏陔燕禮大射同又大射云公入驚徧按諸樂章之名惟曰肆夏曰陔曰驚而已自周禮鐘師有九夏之目即襲肆夏夏字為目而以肆夏居其一又以陔為陔夏驚為驚夏其餘皆杜撰填湊鄭氏因而凡于禮記儀禮言肆夏陔驚者槩以九夏為解不知九夏之目本屬烏有其陔與驚皆不可加以夏字也果爾儀禮既稱肆夏何獨于陔與驚皆刪去一夏字乎若如刪去之例則肆夏又當稱肆何獨不然乎即此

遵者入之  
禮

觀之周禮之偽可不攻自破矣吁自周禮淆亂諸禮  
又為鄭逐處牽合為解益惑後世此皆經學中大事  
愚故亦逐處辨正不敢憚煩誠不得已也此鄉飲酒  
得奏陔者亦禮從盛大之意且云若有諸公大夫則  
其奏陔也又宜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一席于賓東  
公三重大夫再重一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眾賓皆  
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一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  
去之一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  
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鄉飲酒禮



諸公大夫天子之公卿大夫致仕于卿者也公有三  
故曰諸鄭氏執周禮謂侯之孤非也卿不必定有  
諸公言之者亦重其來觀禮也公三重大夫再重禮  
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與此同若願命天子  
席惟三重此固周初之禮與  
却氏曰遵來觀禮侯賓主獻酬成一人舉解旅酬將  
行樂將作然後入禮侯賓主獻酬成一人舉解旅酬將  
大夫入猶言若公揖讓升堂獻辭洗拜洗坐祭坐啐告  
人門外再拜迎揖讓升堂獻辭洗拜洗坐祭坐啐告  
旨之類皆與賓同大夫如介禮不自委于席端者公惟  
酒不告旨也教氏曰有諸公介禮不自委于席端者公  
再重已宜避之主人不聽其辭明其有為而亦一重大  
無諸公則主人不聽其辭明其有為而亦一重大  
不可以無所別也

賓拜賜主人拜辱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觀鄉飲酒禮成之明日僅如是而已則此篇但著飲酒之禮甚明鄭引周禮鄉大夫職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誣妄甚矣

息司正

主人釋服一乃字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

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對鄉服樂唯欲

教氏曰息字疑即燕之異名考工記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却氏曰徵召也唯其所欲召不賓或前謀賓介也先生君于指所徵也其所欲召不賓或前謀宜雅也諸侯此獨國風非也問昨底鳴等篇用無不

鄉飲酒禮

月口

二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

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牡狗也亨于堂東北

教氏曰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獐飲與燕類也郝氏曰鄭鮮牲狗為取其擇人迂也

獻用爵其他用解

酢亦用爵爾雅云醑報也故以獻包酢而言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臚升

賓俎脊脅肩肺分別精細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胙肺肺皆

離皆右體進腍

郝氏曰凡俎脊骨骨脊正與前脊正骨也脊肩前骨也臂肩下骨也胙通後胙骨也賓俎用脊主人大脊介又次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右體牲脊脊等骨用右也進腍肉皮向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凡受獻爵拜飲已者執爵興之後必繼以降洗酢主人故云不徒作此寫意法也坐卒爵拜既爵其禮皆隆立卒爵不拜既爵其禮皆殺今連言之亦以坐近于拜立則否見其便也

却氏曰凡爵不舉者奠于薦左將舉者奠于薦右右者便取也左者不妨後奠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註疏謂東面北上統于堂也若多東面立不盡即門

鄉飲酒禮



身

三

西北面東上統于門也其說本是教氏謂北面者與東面相繼當西上以東字為悞非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立者謂衆賓立堂下者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

部氏曰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于三三作謂既備禮宜少變通者不可入大夫即通也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既作則通不八大夫即通

獻工與筭取爵于上簋既獻奠于下簋其筭則獻諸西

階上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縮直雷檐間承溜處也縮雷即與直東榮句法同

郝氏曰獻歌工笙師取上篚之爵與賓介同既獻奠  
于下篚與賓介異禮降也歌工席于西階上故于作  
階上拜送爵笙在堂下故即西階上拜送爵與歌工  
異磬階間縮雷此申明前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  
處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此前于主人介已言之記則合而明之耳

郝氏曰主人席東南介席西南皆以南為上北為下  
故升席皆自北降皆自南升由下順席也降由上便  
也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  
旅。士不入。

上云樂作大夫不入此云既旅士不入前後照映可

鄉飲酒禮

卷四

三

見作樂與旅酬乃飲酒禮之兩大關節也此蒙旅義而言乃相生法若使斂手必叙于大夫不入之下矣撤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前云俎由東壁故主人歲俎仍于是焉不出廟門故但云以東

教氏曰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之禮從者皆不入門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

郝氏曰公席東北大夫席主人之北西面統于公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興、無算爵然後興  
都氏曰主人之贊如徹幕沃盥薦俎等西面北上立  
近主人右也不興不興獻酢也

鄉飲酒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儀禮通論卷五

新安首源姚際恒

鄉射禮第五

此鄉射禮之主人乃士也士與士或與大夫行之篇中言庶中而記云士庶中可證蓋以射者天子至士庶皆可得行故特以士著其禮其餘則可自此而推也諸侯大射雖別為篇然亦多與此同則大夫之同自可知矣云鄉者惟朝廷之上謂之國若邦邑之間古皆謂之鄉非若後世稱村僻之地為鄉也鄉飲酒亦然不然村僻之鄉安得有諸公大夫乎

卷五 鄉射禮

一

射者男子所有事故古人飲酒必射而射以禮行亦必先飲酒此所以列鄉射于鄉飲酒後而其中飲酒之儀即同鄉飲酒也但彼主于飲酒此主于射為別耳燕禮之先大射儀亦然

鄭氏于此篇亦妄援周禮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謂此主人為州長然以于鄉字不合則又用大司徒五州為鄉之說謂謂之鄉者州鄉之屬然終以此名鄉射不合又謂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疏謂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故名鄉射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其曲

戒賓

折牽紐如此不勝辨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  
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主人賓說見上此禮雖亦飲酒但主于射介則難為

偶故無

設席品侯

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于阼階上  
西面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外篚在其  
南東肆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  
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下網  
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參侯道居侯黨之

卷五 鄉射禮

二



一〇 西五步

賓席鄭氏謂不言戶牖之間此射于序其意欲合州序之說但鄉飲酒亦不言戶牖豈亦序耶衆賓之席繼而西謂衆賓之席繼賓席而西亦南面東上若賓多無餘地則折而西乃有東面北上者詳鄉飲酒獻衆賓及後記西序之席北上下之鄭氏謂容牽合周禮非是侯鄭氏謂象人此本考工記寧侯不寧侯之祀辭也上古聖王制器或因有遠方不服之侯而命此名亦未可知郝氏力辨之謂象人而射聖人不為象侯而射聖王尤不為其義甚正存其說可也至其

謂侯為猴則屬杜撰後記云熊侯麋侯若然猴上又加熊麋等字無此文理矣

郝氏曰縣謂鐘鼓之屬鄭謂士縣惟磬附會周禮士持縣然記云不鼓不釋鼓亦縣也射用樂樂豈獨一營與射布曰侯綱張侯繩武足跡中人足跡長尺二寸不及地武謂侯綱張侯繩武足跡中人足跡長尺三方不繫左下綱以左下角向上反掩束之至射而後司馬命繫之也之以皮為之唱獲者所隱蔽以避蓋矢至此之故名之堂偏近也鄉侯一分則去侯十步去堂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

速賓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眾賓遂從之

自此以下至立司正多同鄉飲酒禮其與鄉飲酒禮

增減變文所以互見其義者與異其事者旁註增減  
變文字及異字以見大凡然未能備詳讀者自為檢  
閱可也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  
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  
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

邦氏曰賓少進先衆賓進也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正賓升堂而衆賓立門內左以俟

主人拜賓至獻賓

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  
拜主人坐取爵于上增簋以降賓降主人作階前西面增生  
奠爵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

簠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簠、興對、賓<sub>減</sub>反位、主人卒洗、壺揖、壺讓以賓升、賓西<sub>增</sub>階上、北面拜洗、主人作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壺揖、壺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sub>增</sub>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sub>增</sub>席前、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作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sub>增</sub>肺、坐絕祭、尚左手、噉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賓西



卷五

賓酢主人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生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  
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  
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  
洗主人作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  
反位位處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  
主人之禮增賓升賓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  
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增  
自席前適作階上北面坐卒爵興生奠爵遂拜執爵興  
賓西階上北面增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作階上再拜

主人酢賓

至拜獻賓

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作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sup>增</sup>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sup>增</sup>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sup>減少</sup>坐奠<sup>卒拜</sup>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面<sup>學文</sup>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

一人舉觶于賓

遵者之禮

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賓升賓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增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減反奠于其所其字增反字舉觶者降○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

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嘑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

鄉射禮



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

此較鄉飲酒加詳遵與介禮同鄉飲酒已見于介禮

故略也義亦互備分為三段一主人拜大夫至一獻

大夫一大夫酢主人

鄉氏曰鄉飲酒禮云賓若有一人有違者既一人舉觴乃入人云樂作大夫不人舉觴樂將作故遵入大夫不俟于門外主人迎亦不于門外別于正賓也升不拜洗以下獻酢之禮與鄉飲介禮同別于正賓也升大夫降立于賓南賓下也  
不以貴奪正賓又曰飲與射皆有禮然遵有不至有不至故鄉飲酒序遵于樂未  
補與射禮同則是以遵為必至者矣  
于旅酬禮畢後以不義至者言也鄉射禮序遵于樂未

樂賓

席工于西<sup>增</sup>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  
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sup>異</sup>鼓<sup>異</sup>執<sup>異</sup>越<sup>異</sup>內絃右手相入升  
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sup>異</sup>縣  
中<sup>異</sup>西面<sup>異</sup>乃合<sup>異</sup>樂<sup>異</sup>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  
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  
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作階  
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sup>增</sup>祭不<sup>增</sup>洗遂獻笙于西  
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

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sup>增</sup>以爵降奠于篋、反升就席

郝氏曰鄉飲酒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此云工席西階東樂正立工西則是樂正立處西階猶在西也面猶前也鼓謂手彈處瑟首也荷瑟以首居前變于飲燕之禮獻大師洗爵主賓皆降不言大夫有至有不至禮重賓主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愚按鄭氏釋賓降主人辭降曰大夫不降尊也敖氏釋獻笙曰不笙亦獻之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郝皆有以正之殊妙但鄭解後首揜越為入手深

此首執越為入手淺其義甚精而郝云執越猶跨越則索然矣

鄉飲酒笙立北面此西面者北面則特奏今但合樂故西面也後遷樂則歌工亦東階下西面而笙如故不改云大師則為之洗則衆工不洗矣笙賤于工不洗益可知今獻笙前必云不洗者蓋上言歌此言笙分章立義則必著之鄭解未達

立司正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人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主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由楹內通作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



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順、叙、變、前、神、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

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

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

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

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

鄭氏曰將旅酬故司正射則以為司馬主人自南方降席下東階便也司正由楹內通作階者祭正坐階祭故由楹內

請射

未旅○章○法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

弓于階西、兼挾來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

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司射

決今世傳有古玉指機決鄭謂象骨為之不盡然或  
者士用象骨耳

邦氏曰凡燕飲之禮既立司正即行酬酢  
 故未旅先請射飲之禮二既立司正即行  
 賓弟子有行藝者充之先俟于堂下之西  
 幼以東為上耦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  
 此待司射比耦也司射袒右取弓在手挾  
 吉凶皆袒左惟罪人司射袒露左臂也凡  
 指問來矢四矢每射必四矢象四方也  
 旅此射之禮主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  
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抄○在弓○詰○下○北○拮○衆弓  
倚于堂西矢○抄○義○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冬五鄉射禮

L

部氏曰東西序堂上北東西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南北順也教氏曰此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也主人之弓矢如賓可知

比耦

司射不釋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方比三耦即以三耦為準曰于堂西三耦之南此善于寫境者下多同此等句法

張侯倚旌

教氏曰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為耦也上下射相配謂之耦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  
司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一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遷樂

教氏曰命之繁左中下細乃云張侯者似張侯之事成  
于執矢中則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  
所執侯北正中旌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生取  
取旌偃在地也既植旌乃退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降自西階作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

北面立于其南

邾氏曰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  
邾氏曰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  
也工降自西階往作階下東南離堂三筭西面坐矢  
幹曰筭長三尺是離堂下九尺也所以避往來堂東  
之路也

三耦就位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

鄉射禮

卜



卷五

十

皆袒決遂有司左執紃右執絃而授矢三耦皆執弓播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sub>中</sub>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鄭氏曰司射挾來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矢夫拾更送也皆司射命也附弓把揖也一个謂一天凡奇曰个中品名木為之以或算射中釋算故謂中

誘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播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鈎楹內堂則鈎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來矢執弓不挾右執絃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通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

楹之以反位

豫作序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可驗也序軒  
榭之類序淺堂深楹簷內柱記云射自楹間楹間兩  
楹之間當序中央此言東西之節也序則鈎楹內謂  
射于序序則物堂當棟棟序之中央楹在其外則鈎楹  
內而至物堂則由楹外謂射于堂堂則物當楹楹簷  
上橫梁楹在其內則鈎楹外而至物序楹內之棟與  
堂楹外之楹其淺深去侯道五十弓恰相當此言南  
北之節也鄭氏以此序附會為庠序之序謂之州學  
若然當云序則鈎楹內庠則鈎楹外不則云序堂鈎

春工

4

楹內庠堂鈎楹外矣左足履物二句謂轉身南向左足先履及物乃未暇以右足方竝左足繞旋時即視堂下侯中相對然後俯而正其足此極摹志在于射之意方即正上下互見也

教改射也獲一則二堂東鄉  
 刑取揖將此揖虛物下向氏  
 一出送教此上在三一曰  
 个物也射堂物堂揖揖此  
 挾也詩不上立上也進皆  
 之揖曰計三左並盡當司  
 示皆抑獲揖物南階西射  
 教如縱故也升向升階自  
 習升送不不堂上堂望射  
 也謂忌去去東射一北以  
 非當矢也旌行右揖向教  
 以階盡誘凡當下畫一射  
 捷下故教射左射地揖也  
 犯堂不也獲物左為及揖  
 教等挾將者北司射西進  
 者揖南來持向射位階即  
 書與面矢旌一一曰下所  
 云升揖發侯揖人物一立  
 非同謂四西及誘左揖之  
 作也既夫唱物射右此次

三耦初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之。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

鄉射禮



卷五

三

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  
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  
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來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  
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  
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  
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  
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  
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  
賓揖。司射降。揖扑。反位。  
射前凡為五事。一司馬命獲者執旌。俟。一司射命上

儀禮通論卷五

耦侯一司馬命獲者去侯侯一司馬反位一司射反  
位然後叙初射章法井然云左足履物又省去上不  
方足三字上云方足正足此云合足皆字別義同故  
以變換取姿耳

郝氏曰旌先倚侯也時三耦初射乃命獲者執  
立司射為旋身西向先上耦二人作射使也上射俱  
堂西為左也上射先升階三級下射隨之中間一級  
上射也並東行向西避上下射且趨右物下射便也  
射也並東行向西避上下射且趨右物下射便也上射  
足之儀皆如前司射所教也侯司馬司射命也蕭猶  
同弓末也揚舉也以射所教也侯司馬司射命也蕭猶  
避矢也獲者應不絕聲且諾且趨西至之跪而偃在  
于地也獲者應不絕聲且諾且趨西至之跪而偃在  
氏曰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  
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

鄉射禮

春上

三

將正射取  
委福

行之方也司馬在東行司馬在北行故謂之交司馬在西北  
以東為左也司馬在東行司馬在北行故謂之交司馬在西北  
司射命曰射無計不獲蓋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  
必中射度獵猶爭也計不獲蓋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  
初射誘習為不釋算計及獲故以獵次之鄭解射者所戒蓋  
中人獵獲為矢傍射及獲故以獵次之鄭解射者所戒蓋  
何謂誘子命之射上發射後發拾更迭也上下射既發挾矢俟再  
挾矢于誘子命之射上發射後發拾更迭也上下射既發挾矢俟再  
上射又發將乘矢各送四矢也射中則獲者跪而取  
旌于地舉以唱獲復偃旌聲下聲取  
高為宮聲下為商一唱而聲再變也三耦初射雖有  
中否不計勝負唱獲而釋算故曰未釋獲耦自有  
堂上降次耦自堂以下升交遇于西階前南就西以  
東為左北升趨東以下為左故亦曰相左降者南面  
立東上以俟也未旅時始俟之位三耦卒射降亦南  
面東上立同也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  
左升自西階鈞楹由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

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拈乃退司馬襲進當楣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來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司馬襲進當楣南鄭氏日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此說亦可通教氏以為衍字不如且依註



比耦

教氏曰司射將反之位司馬將升堂而交于階前則是其去朴與袒執弓之事亦相接為之揖弓與楊弓相變為文則揖者其推而下之繼西南而去侯取矢之事異故上下其弓以別之揖弓之繼西南而而言是弓亦西所設福之蓋以獲者與弟子皆在西南故也司馬立于右或矢使齊也手循曰撫矢在福中司馬以兩手左右耦二十四矢乃備索盡也不索即不備地有遺也三

司射倚朴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一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作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搢朴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

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主人與賓為耦大夫與士為耦此處止言耦其主人及大夫為下射則于下文射時言之極有步驟告賓與主人不言命辭如上可知大夫為下射而告以上射之辭故著之

教賓也夫不欲  
 氏長此為射射  
 曰以賓之者者  
 大次主郝否降  
 夫而人氏初繼  
 雖為皆曰三三  
 衆之士衆耦耦  
 皆大故耦誘立  
 與夫于衆射以  
 士不衆賓畢次  
 為自耦及立西  
 耦為之上夫大  
 士耦上夫西大  
 謂者之下射面  
 衆變于不飲東  
 賓也君敢射上  
 亦所俱者令賓  
 從之皆以衆為  
 衆射大降賓大

夫之上射者又立于三耦之上東也人衆地狹南面不足則折而東面以北爲上也賓與主人降也鄭謂賓衆同降司射先告比于堂上至射者乃降也主人降者爲志則降者爲無志乎

三耦取矢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玃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來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個揖皆左還上射于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

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三耦拾取矢此提句法未拾取矢也。儀禮文類如此。朱氏謂拾取矢疑衍非。

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各如其物之位。上射揖進楅所跪左手執弓拊拊弓把橫加弓于楅上于楅為直于人為橫弦向北拊向南弓下即弓拊也。卻下而仰也。卻右手自弓下取矢一个納左手兼弓拊執之興右手執弦而左還南向羽向北所謂順羽也。大射儀云順羽且左還是也。此云順羽且興乃倒裝文法于是



退仍反西方東面之位必卻手者仰右手與左手報  
便也若覆手與左手執身左轉時則羽向南為不順  
矣揖下射進下射跪左手執拊橫加弓于楅上弓上  
即弓弦也覆右手自弓上取矢一個納左手其他兼  
拊順羽左轉反位與上射同必覆手者覆右手與左  
手執亦便也若仰手與左手執身左轉時亦羽向南  
為不順也

郝氏曰拾取上射取一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  
三耦進立司射惟作上耦餘以次進又曰耦二人各  
四矢拾取畢在東西相對自揖皆左而東乃南皆上  
楅即南下一射在東西旋自北而東乃南皆上揖少  
帶南扶一人東于右手食中指間相揖又左還向南  
並西

儀禮通論卷五

進行復位上射于右武事尊右也上耦退西南之行中耦繼  
拾取矢畢福中餘詰射四矢第三耦下射兼取不必  
拾以授納射器之有司于堂西而后反司馬西南之位

位衆耦就射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進

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

終射衆賓亦拾取矢于福故此云未拾取矢與前云

未旅及未釋獲諸句一例皆見逗漏章法之妙

邦氏曰福中委矢止給三耦衆皆如初誘射授矢堂西不拾取于福中也

三耦正射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一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鄉射禮

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筭，坐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個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鄭氏曰：司射去扑，將升見賓也。釋獲釋筭于地，計射者所中或筭焉。曰：中，司射先立，于東示以設處，使不

賓主人  
大夫賓正  
射

過東也北所云使不過中也視之亦以設中實筭釋獲  
之法如下所云使不過中也視之亦以設中實筭釋獲  
筭也獲者受筭于執筭者實八筭于中一耦八矢  
故八筭餘筭橫委中外西地上筭末向南也侯侯射  
執筭也司射退反位之後釋獲者主取中內八筭執  
以待射改取中末餘筭八實于中待再耦也侯侯中  
也每矢不皆中則一矢上射釋于中右射釋于中  
左八矢不皆中則一矢上射釋于中右射釋于中  
筭同處又取中內八筭執侯二耦射也三耦言卒  
八實中備三射也執而侯侯二耦射也三耦言卒  
不及射儀與一耦同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  
搯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  
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  
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

鄉射禮



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矛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一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惟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生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士與大夫射為上射先升先降此上射禮也揖進少退降階少退此尊大夫禮也升降進退之間不失分

寸遂使妙義環生

此段多作重句及對偶句讀之音節琅然孰謂儀禮

難讀耶

郝氏曰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賓與大夫西階也堂東堂下東賓主人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在其下各往于其所司各授之也屢言皆由其階別于東耦升降同西階也主人為下射當左物賓由西階升當右物主人由東階升當右物也士為上射貴賤也教氏日衆賓繼射如大夫為下射耦不作射亦在如初通賓主故以明之自二三耦至賓主來嫌也釋獲皆如初通賓主故以明之自二三耦至賓主來耦不須作也

福再取矢委

司馬袒決遂執矢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員侯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

鄉射禮

己

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

與上取矢委福同故四言如初而惟以大夫之矢點

綴見異上握謂茅束于握上近鏃處也

告獲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  
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生先數右獲二筭為純一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  
則橫于下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  
面坐兼歛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  
獲司射復位一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  
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

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  
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  
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按三耦每左右各十二矢計十二筭止六純有不中  
者尚不滿其數安得有十純而且餘此蓋是通三耦  
賓主人大夫衆賓之左右而告獲也不每耦分者或  
因其太繁又其中或有全不中者俾得以隱蔽之與  
然此時各已自知既而罰飲則每耦之勝不勝仍見  
也郝氏疑此為誤故詳之

郝氏曰先數右尊上射也二筭為純以下皆數法也  
純雙也一純以取以雙數取二筭于左手執之執滿十



雙則立于一處也。餘純雙不滿十者，橫委于十。法右則取算數歸左手，又直委于餘純。此下零一日奇有奇，又直委于餘純。此下算歸左手，獲之。以委地其餘橫縮皆與右同。裁氏曰：賢義勝實所餘之算也。言賢者因下文也。

飲不勝者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

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生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搯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一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

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興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一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邾氏曰豐形似豆承罰爵也教氏曰勝者弟子實觶亦惟發端以見意後有執爵者為之左手卻執射則右手其履執蕭與上下射在庭如初儀至階乃以勝負分不勝者取觶少退者欲與勝者竝乃飲也大夫

之耦不勝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既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也鄭氏曰村爵即罰禕

司馬獻獲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侯祭氏曰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之用三右个

儀禮通論卷五 鄉射禮

司射  
者射  
獻釋

侯北面以東為右偏側為西偏中者因侯受獻故祭侯  
南面生侯以北向也左側為西偏中者因侯受獻故祭侯  
薦俎者已授爵侯西北不敢徒手而勞人曰獲者執其薦俎使人執  
旌偃旌在侯西北六十步有奇辟避通不當之前避舉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  
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  
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  
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  
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  
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揖扑以反  
位



卷三

三

教氏曰釋獲者受命于司射故司射主獻之邦氏曰釋獲者位在中之西東面為袒設于其位之南為右為西也就其為西主祭起立于司射之西司射亦北面立當為南釋獲者與司射並立釋獲者在西司射在東也

終射取矢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詐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揖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

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前正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皆取矢堂西未有拾取之儀。此特詳之。袒先言主人襲先言賓文既倒換而袒則主人先襲則賓先皆所以尊賓。尤見言之法。大夫取矢凡作兩層寫。既照應前束矢而大夫士各為謙退之致亦委曲為之傳神矣。

邠氏曰各以其耦謂上射先下射從也射位即司馬  
西南東面之位立于此而後升堂射故云射位云反  
者初立于此也司射惟作初耦其餘以次進前射去  
耦惟二十八天故三耦拾取餘皆取堵堂西今賓主  
大夫為耦皆耦為耦上射自三耦至眾賓皆取矢于  
大夫為耦下射其耦並行不初升降上射少退也大  
就矢以茅束委福欲其兼取至是大夫坐而說之欲  
與眾拾取也其耦揖進福前生兼取四矢順羽左轉  
與不欲煩大夫拾取故大夫亦進跪兼取四矢北面  
揖三挾一個揖退禮與眾同

以終射作樂

司射猶挾一個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  
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  
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措扑  
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遂適階間堂

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西  
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  
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云奏騶虞記云歌騶虞若采蘋是騶虞采蘋皆大  
夫士射之樂歌也大射云奏貍首是貍首諸侯射之  
樂歌也自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而周禮射人襲  
之其說皆不可信若然大夫士皆用天子樂歌矣鄭  
氏于此曲為紐合實無理後儒雖疑之亦不能有所  
發明益不知儀禮可信而射義周禮之說皆不可信



卷五

三

也問即笙與歌間之間間若一謂或間亦或一此若  
字與記歌騶虞若采蘋若字義同鄭氏于此亦援周  
禮射人五節之說謂重樂節賈氏因以為五節之間  
長短希數皆如一悉組合無理  
教氏曰不鼓不釋言不與鼓節相應雖賁猶不釋筭也

終射取矢  
委福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  
司馬來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  
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  
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俱用如初簡敘

射事畢

邾氏曰但釋獲者不復實八筭于中以射事終也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拊以退不反位遂投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邾氏曰面鏃鏃向內也矢用則北括內羽外鏃不用反是適堂西謂射耦既降皆復立堂西南面之位司射命各拾取既用之矢還有司也

鄉射禮

旅酬

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  
弟子相<sub>与</sub>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  
之觶興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  
奠觶拜卒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賓之  
進東南面主人作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  
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  
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  
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  
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  
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

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司射降反位

前遷樂降東階云弟子相工如初此云弟子相工如  
其降也升自西階前後針線極密如降而升尤見涉

筆成妙

鄭氏曰初司正揚觶退立于中庭觶南未旅而射改  
為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為司正仍立觶南以盥旅也  
樂正初自西階上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生如初  
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生如初不言樂正者  
樂正告備則降立堂下賓北面生取觶以下皆旅酬  
之事與鄉飲酒同

二人舉觶  
于賓大夫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一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  
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

鄉射禮



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興生奠解拜執解興賓與大夫  
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賓解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  
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  
坐受解以興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  
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

鄭氏曰按禮文多互舉未射以前舉解云一人以無  
大夫言也也有大夫則亦二人何知故繼云大夫若  
有連者射可以後舉解云二人以有大夫言也無大  
夫則亦一人可知故繼云若無大夫則唯賓

徹俎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  
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  
正降自西階阼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

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比鄉飲酒加詳

生燕與筭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

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簋。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

此無筭爵之儀。鄉飲酒不詳，而此詳之，互相備也。鄉飲酒說屢揖讓如初，升坐。此云以賓揖讓說屢乃升，文特與異。凡寫如干不拜一一皆有義。觀註自明文亦歷落有致。鄉飲酒連云無筭爵，無筭樂。此單叙無筭爵之儀，而以無筭樂置于末，作餘波章法並妙。

氣之鄉射禮

郝氏曰再言使二人舉禪即使前二人申請前未飲  
 之禪莫薦此為燕坐故卒禪皆不拜執禪者即二人  
 必拜既爵飲二人受禪實酒賓禪以酬主人大夫  
 賓大夫賓之長者即席間受之交錯以徧皆坐不拜  
 以酬衆賓大夫衆賓席間相酬徧末受者起席往西階  
 上酬賓主之黨在堂下者衆賓之末酬主黨大夫之  
 末酬賓黨皆其長先受以次相及酬者不拜受酬者  
 亦不拜徧旅皆然執禪者皆與酬則酬無不及矣教  
 氏曰二禪原在賓與大夫之前故云反奠餘則皆如  
 上文賓與大夫不興取奠禪飲以下之儀不言者可  
 知也終而復始至醉而止所謂無算爵也



賓拜賜主人拜序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

亦比鄉飲酒加詳

息司正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亦比鄉飲酒加詳

射教而氏曰昨日正禮已無介則此可知乃言之者嫌不

乃旅酬又二人舉觴乃無筭爵今一人舉觴即無筭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鄉飲酒為賓用處士鄉射則不定若大夫與則用公士為賓以處士不相敵故也鄉飲酒以尊賢為主在所弗論故不言而此言之又鄉飲酒大夫或自來觀禮若鄉射則必主人請之既請大夫亦必預請公士為賓可知不然大夫于一人既舉觶乃入斯時豈有易去賓之理䟽說謬

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幕、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

鄉射禮

し

正文云衆賓之席繼而西皆南面東上此云西席之  
席北上者謂若賓多無餘地則有西序東面北上者  
也註䟽于鄉飲酒及此篇皆誤以三賓長席堂上其  
餘衆賓席堂下故于此云西序之席有所難通蓋以  
若止三賓則皆南面東上奚至有東面北上者所以  
鄭氏但混云衆賓統于賓賈氏䟽之曰若公卿大夫  
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北上  
統于賓也按鄉飲酒云大夫席于賓東此篇以尊在  
賓東故又云席于尊東一也一鄉之中公卿大夫安  
得有多即多堂上地寬奚至有加席于尊西者而且

逼擁正賓直底西末使三賓東面北上乎又本文云  
席于尊東乃云席于尊西亦明相戾皆牽強無理教  
氏曰經言衆賓長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  
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此記未詳觀此言  
宜乎其不能通也

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臟  
祭半臟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臟長尺二寸俎由東  
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  
皆右體也進腍

變鄉飲酒挺字為臠餘文加詳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

教氏曰。經所言。連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其儀亦無以異于介。安在其為如賓禮乎。記似失之。

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簋。既獻。奠于下簋。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三笙。一和。鄭氏引爾雅云。笙小者。謂之和。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其說。本是蓋以大者倡。小者和。故名曰和笙。有大小。猶鐘磬有大與編也。教氏謂三人吹笙。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郝氏承其說。並謬。古人

歌笙間合各有名義歌自歌笙自笙間者一歌一笙合者歌與衆音並作也故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未有歌在下者歌者稱曰工笙者即稱曰笙未有笙亦歌者且間者歌與笙間之謂若笙復歌豈得為間乎又和者彼歌而此和之之名亦有以歌為主而八音諸器為和者如歌之有瑟合樂歌二南衆音並作是也豈有以八音之器為主而歌反謂之和者乎古今之樂皆無是說故特辨之

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

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

凡侯有皮侯有布侯皮侯者侯躬以皮為之下云倍  
躬是為餘舌皆布布侯者侯躬及中皆布也侯躬之  
皮用他雜皮此云熊侯麋侯者是以熊麋之皮為鵠  
也鵠侯中也即稱熊侯麋侯焉大夫士布侯畫以虎  
豹鹿豕者亦謂鵠也鄭氏因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  
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

王以息燕有此三等之侯故以張皮侯而棲鵠附合周禮司裘王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之文謂以虎熊豹之皮飾之于側又各以其皮為鵠而別以獸侯為畫獸之侯按侯側用皮飾之此是何義且鵠仍即是其皮又何從分別飾側與鵠哉頗屬稚說以獸侯為畫亦無据祇因皮獸字相類義有難通不得不武斷為說耳此誤解考工也而于此記因其云天子熊侯不合司裘虎熊豹三侯之說故不引用而謂熊侯麋侯即梓人之獸侯亦屬畫者又以自合其梓人獸侯之註不知本文言下為畫則上非畫甚明尤難武斷



此又誤解記文也今按梓人張皮侯而棲鵠者即同  
此記之義謂張皮侯而棲以熊麋諸皮之鵠也張獸  
侯者謂張生獸以射故王與諸侯射獲之以相與飲  
酒息燕也是皮獸二字本自分明安得誤解考工以  
沿及儀禮乎至于司裘王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  
豹侯卿大夫麋侯之說即襲此而故為錯亂者不可  
信也質者侯鵠外之地各以白赤丹塗之鄭氏謂采  
其地本是但于凡畫者丹質一句又有難通蓋以既  
謂白赤亦畫者之質不當又言凡畫者丹質也乃為  
之說曰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于赤然則白亦先以

丹采其地丹淺于白乎嗚呼欺何人矣

鄭氏又謂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類亦非虎豹  
鹿豕各畫其一也且諸侯非天子臣乎何以亦耶

据考工記張五采之侯是天子亦有時用布侯也至  
于主皮不至皮之射應兼大夫士言是大夫士亦有  
時用皮侯也則記文所言不必盡泥或者天子諸侯  
以皮為主大夫士以布為主耳

射自楹間皆用本物長如筈色物喻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  
堂則物當楣

序則物當棟二句解見正文誘射條下

鄉射禮

卷五

十一

邦氏曰天幹曰奇長三尺與人步一跬相應三足為去中問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其間謂兩物相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方可一步也

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

邦氏曰司馬立于西階下西南東面凡司射三耦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取弓矢遂于堂西下階即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字○杠長三仞以鴻脰奇語○韜上二○尋○

邦氏曰春秋傳云糝雜謂之杠旌無竿八尺曰仞亦曰尋

以朱白二色羽雜綴竿首竿長三仞二丈四分其竿也鴻  
大鴈長頸也頸也韜以綃龍杠如頸頭二三分其竿韜  
上二尋為一丈六尺餘下不韜者八尺也

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  
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將誘射正射終射三番縮于十餘字中而情事皆盡  
奇文奇文

教氏曰始射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  
三耦之外皆未射難以此相飲亦不可以徒釋之也至  
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及第三射則  
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為節也此皆行事有漸且示先  
質後丈之意

上射于右。幅長如奇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幘蛇

鄉射禮



交韋當福聚、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其中蛇交謂兩龍顛倒如蛇之交喻其坑地之象  
鄭氏曰福以受矢其長如之三足也韋皮也當中也  
與襦通中衣袴曰襦兩腹以韋鞣之如襦衣也  
撫矢來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鞣之如襦衣也

射者有過、撻之

邦氏曰有過謂進退失儀鄭謂揚矢中人非有傷人  
之心故輕其刑撻之非也士君子以禮樂射為無傷人  
人之事故有則宜司射之蓋附會無射獲之解而兩謬也  
焉能封罪人用輕刑蓋附會無射獲之解而兩謬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

兼誘射之來矢而取之。○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

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司射擯賓主人升降卒射、即席反位而始卒事

鹿中繫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纁耦少退于物

郝氏曰大夫將射先降立堂西不與衆並立射位堂西則南面射位則東面也纁裏衣袒裏衣見纁不肉袒也士居左物為上射既發一矢則少退避尊也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郝氏曰司射主射故終事不釋弓矢未終事釋弓矢惟視筭獻釋獲者則然蓋視筭來方射畢事少間獻則洗酌拜必暫去弓矢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此本孔子射不主皮之言而增益之也孔子所言即天子諸侯至士之射如儀禮大射鄉射者也本不必

增禮字而義自見蓋主皮者謂主于貫透其皮後人名曰貫革此全以勇力相尚乃習武之射非如大射鄉射也浸淫至春秋之世取威定霸兵爭尚勇即以大射鄉射亦無不競為主皮故孔子追原古義而暗指當時之失焉不然使介冑之士援弓習武自應以主皮為貴孔子豈槩貶之以弱人國而柔天下之力哉記文于射不主皮上增一禮字不知正文云不貫不釋是禮射已主皮矣正夫子之所歎也又何禮射不主皮之有又云主皮之射者云云多添名色見此而後儒之言射者愈不能明矣鄭氏以不主皮者為

不待中為雋以主皮者附會尚書大傳所言澤宮之射而曰其射主中此主皮之射與以禮射為不主中以主皮之射為主中謬甚夫失正鵠而求求諸身無所爭而必之于射射豈有不期于中者耶射不期中安用于射然則張侯設鵠分勝不勝而罰飲者何為乎此其由在于不知主皮為即貫革故以主皮為主中既以主皮為主中自不得不以不主皮為不主中矣又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亦無据記言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不過据當時變禮者而言然猶禮射也何也有升降也有升降亦必相飲



卷五

三

既有升降飲酒諸禮安得射而無侯者乎又引梓人  
張皮侯獸侯之射謂之禮射而以徒張獸皮為主皮  
之射憑臆為說紛紜滋甚其所以必有故周禮鄉大夫  
職云四曰主皮周禮鄉射即禮射貫革為武射不應  
于禮射而言貫革故以為別一射則猶可也  
故曰自記分而而後儒言射愈不明也今仍取孔子  
之言為主以正記之語病而盡註疏之謬解則射

義度可明乎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上邦氏曰主人位作階若無爵爵亦與眾同飲于西階

獲者之俎折脊魯肺臠神東方謂之右个神釋獲者之俎折

脊脅肺皆有祭

東方謂之右个此句本順正文而云在此處則謂之  
挿句皆有祭句又併上獲者雙承作者故示其縱逸  
如此

郝氏曰獻獲者之俎折牲體脊脅肺與臠為之臂下  
骨曰臠獲者之俎視釋獲者加臠以祭侯左右中三  
處也東方侯東邊北向東為右皆有祭通獲者言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  
古者于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郝氏曰旅酬時衆始交語前此靜默為敬言古見今  
不然也

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教氏曰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亦欲使主人各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也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弓刊本尺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解中十尺所取之數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解上个五尋所取之數

郝氏曰鄉侯鄉射之侯以布為之上个上邊橫幅八尺曰尋五尋橫巨四丈也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中心視侯道遠近為廣狹鄉侯去射位五十五弓故侯中十尺每弓以二寸為侯中一弓二寸謂以上下各二丈五十舌即个也躬侯謂四丈即上个五尋也

東○西○各○長○出○一○丈○故○謂○之○吉○以○屬○也○  
橫○幅○半○上○舌○謂○上○舌○左○右○出○躬○一○文○則○下○舌○謂○下○邊○  
尺○橫○長○三○丈○也○箭○小○竹○筭○即○筭○每○耦○八○筭○以○十○耦○為○  
率○八○十○也○握○手○把○處○猶○膚○也○膚○四○指○指○寸○握○四○寸○耦○長○  
尺○有○握○一○尺○四○寸○也○握○也○楚○為○扑○長○如○矢○三○尺○也○刊○削○使○素○餘○加○  
漿○飾○也○楚○荆○也○楚○為○扑○長○如○矢○三○尺○也○刊○削○使○素○餘○加○  
扑○手○口○處○盈○尺○也○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筭既發則答君而俟君  
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  
飲君如燕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  
與朱羽義終釋紙上糝于郊則問中以旌獲于竟則虎中龍檀大夫  
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翹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  
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卷五 鄉射禮



問山海經有問麋釋者以為驢跂蹄則問固是獸矣  
皮樹鄭氏亦以為獸似是但屬臆度不能名為何獸  
耳大抵古文與典姑用闕疑自無不可郝氏以為馬  
謂馬皮斑駁如樹則鑿甚矣

邦氏曰君與臣射則君為下射與大夫為士下射同  
義責下賤也上射與君耦立退物一奇不敗復物中  
並君也君上射先發每發一耦轉身向君以待君發答  
猶向也君樂而後就物為耦者先就物待也飲君謂  
君不勝當飲則耦勝者如燕禮賓媵禪先飾自飲奉君  
君飲又酌自飲故曰夾爵朝旌以鳥羽飾也獲謂君  
執朝旌唱復也白羽朱羽糝而旌以鳥羽飾也獲謂君  
三者以鴻脰也白羽朱羽糝而旌以鳥羽飾也獲謂君  
旌于竟與鄰國君射二尋者以上也而旌以鳥羽飾也  
旌者為龍單帛國君曰君射二尋者以上也而旌以鳥羽  
等旌耳與君國中旌同無物有羽故謂之旌尚文刻中為  
士虎畫物

儀禮通論卷六

新安首源姚際恒

燕禮第六

此諸侯與其臣燕飲之禮郝氏因其中有諸公字謂斯禮本公燕臣而臣又稱公乃衰世之意按作儀禮者本春秋後人其言自應爾然上下相交略分而言情形弓湛露猶可想見其萬一馬必以為衰世之禮而棄之則過矣

戒羣臣

燕禮小臣戒與者

小臣役使執事者之通稱鄭氏謂小臣相君燕飲之

燕禮

法牽合周禮非也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  
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皆襲此為說又不直屬之  
小臣而屬之大僕乃以小臣為佐大僕焉其迂曲暗  
合如此不得反引為據也

邾氏曰與與燕諸臣未定為賓故曰與

設器饌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  
霤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官  
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  
器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司  
官筵賓于戶西東上快下設加席也無加席也

膳宰掌治膳羞之官官饌猶言大官之饌司官鄭氏曰天子曰小宰鄭以上小臣合周禮小臣職則謂諸侯與天子同因周禮無司官職又謂諸侯與天子異其周章如此

簠以盛爵

並同解

陳設有簠又有膳簠簠臣用膳簠君

用後凡單言解觚或言角解出于簠也後凡言象解象觚出于膳簠也以其出于膳簠故亦曰膳解膳爵君簠名膳君尊瓦大亦名膳尊其酒亦名膳酒後凡言酌膳酌膳酒是也臣尊兩方壺則名散後凡言酌散是也因而名其爵亦曰散爵以上標出以便檢閱

燕禮



且以見作者線索在手章法之妙如此後人無沒其苦心可也

即位

射人告縣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  
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  
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  
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

郝氏曰寢東路寢東房洗以盥濯篚以承爵解阼階  
東南東階下之南即卿飲酒所所謂南東北以當東  
東當東階下也雨水下溜處即所謂東北西當東也  
壺水以壺注水也雨水下溜處即所謂東北西當東  
尊設酒尊兩方壺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  
即瓦甒亦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一酒  
錫麻布洗治先澤者在尊南謂兩瓦承瓦大在兩  
士旅食謂象士食康于官者兩圓壺皆酒也方壺南

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卿卿北面東上者。改為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北面東上。如故。無可言之。但曰皆少進。此無中生有法。

皆摹神之筆

初。氏曰燕飲用射。故陳設既具。則射人告于君。公席諸卿以序立。而西也。再言西。卿既公堂下。西也。祝以辟除。史以稽察。皆立于門內之東。隨君方也。小臣師小臣之長。東堂下。迎君聽使令也。公降下。阼階也。爾通同。近也。君降階。迎卿。大夫皆進立。庭下。卿始入門。右北。面今轉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立。庭下。北面東上。如故。別于卿也。不言士。無席堂上也。

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

迎賓

燕禮

卷六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罍者與羞膳者乃命執罍者執罍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

郝氏曰命某命大夫也卿不為賓嫌逼也請君命執瓦大之罍者羞膳進若酒者無常位執罍者階上北面文省也燕主酒而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特表之也鄭謂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中兩面南上鑿說也羞于諸公卿進諸公卿酒者

主人降賓至獻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

賓對。主人北面。興。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平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興。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罍者舉罍。主人酌膳。執罍者反。罍。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抗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筵。坐奠爵。拜。告。告。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卷一

四

鄭氏曰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  
食者也天子膳夫為獻主按燕義云宰夫為獻主聘聘  
禮記亦云燕則宰夫獻是主人為宰夫固無疑其周  
禮膳夫職有王燕飲則為獻主以之文蓋易此宰夫  
之名以為膳夫也而于宰夫職則但混云膳獻飲食  
而已鄭妄以此諸侯為獻主之宰夫為即周禮宰夫  
然此宰夫士職也見聘禮宰夫牽牛致士介周禮則  
宰文為大夫膳夫為士鄭意若以此宰夫為士則不合  
周禮若以為大夫則天子獻主為士豈諸侯獻主反  
為大夫乎故終篇絕不明言此主人之為士與為大

夫也鄭妄合周禮用以欺世故特為之刺其隱焉且使人知釋禮者之必不可以援周禮也

却氏曰主人取洗西簠中角觚不用爵避正主也酌膳酌君膳尊之酒代君獻賓故酌君尊教氏曰後言爵不言觚觚者上文已明不嫌其異故隨文使耳下放此凡觚解角散亦通稱爵

賓鼎主人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簠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簠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罍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呿酒不拜酒不告吉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

燕禮

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簋。賓降立于西階西射  
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郝氏曰禮賓酢主人則薦脯醢設折俎此臣代君主  
故無薦無設至獻大夫乃薦主人于洗北也賓降立  
于西階西主人將獻君不敢居堂上也射人升賓君  
命升也。

主人獻公

主人盥洗象觶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  
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  
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生  
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簋

教氏曰凡臣先拜君皆再拜稽首此主人北面拜送  
爵惟一拜蓋答公拜也故不稽首獻禮然也贊授肺  
者君尊一耳凡與取肺未祭則授之既祭則受之惟言授  
見其一耳凡男子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立卒爵



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君禮也公于其臣乃  
在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云奠于膳簠見鄉者取之亦  
在此也

主人自酢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主人奠爵于篚

邾氏曰更爵更取南篚之觚不敢褻君器也既更君  
爵仍酌君尊明酢出于君也

主人盥賓

主人盥洗升<sub>字</sub>腰觚于賓酌<sub>字</sub>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  
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主人  
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  
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

燕禮



坐祭酒遂奠于薦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處與他禮異者三一主人坐祭遂飲賓辭一賓受  
爵于筵前主人不奠而授之一賓不飲酬酒猶必坐  
祭後奠皆所以尊君也

郝氏曰賡副也貳嫡曰賡初獻為正再酌為賡鄭註  
勝為送本送女作解又謂賡初獻為正再酌為賡鄭註  
方壺酒散猶難也君尊為善臣尊為誤皆非也酌散酌  
導賓也賓降筵降戶西南面之筵賓自酌酌主人後立  
序內至主人降酌散賓降自筵者當筵主人盥洗升賓已  
就筵矣或疑降筵為誤非也賓降筵西東面立疑  
立向君也初賓酬主畢降立西階君命升立西序內  
今酬畢不復降重違君命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鑿  
也鄭云不立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鑿  
說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賡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

下大夫賡  
爵于公

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解，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興，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再拜。

序進酌散一先一後也。交于楹北，先者退後者進也。先者亦退立西階上，俟後者復以序降西階過東階。

燕禮

卷六

一

下皆奠解再拜稽首執解待于洗南以俟致爵也奠于薦南鄭氏曰不敢必君舉也教氏曰辟公酬特奠解之處郝氏曰必薦南者君南面與尋常奠爵薦右

異此三說似教說為長

教氏曰長謂下大夫之長也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下大夫之長即解常職也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洗即升坐于西階上以俟後者洗者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于西階上也請致者之數致如致命長不定言二人故小臣至是復請致者之數致如致命爵之致

旅公為賓舉

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解答再拜



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  
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以旅酬于兩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  
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  
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  
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  
篚

公燕臣必使主人獻之而酬始親焉蓋燕禮以獻為  
主而酬乃繼事獻為主則所以正君臣之分酬為繼  
事則親之所以洽上下之情也

燕禮



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即孔子所謂拜下也升成拜即孔子所謂今拜乎上也然亦必待君辭之未敢輒拜上此作儀禮者當時之禮也其文上言賓降西階再拜稽首所以明其下拜之禮如此不但如後言賓下拜而已下言賓升成拜則降階時未成拜可知卒解後又上言賓下言拜則亦將再拜稽首可知下言賓升再拜稽首又所以明其升拜之禮如此不但如前言賓升成拜而已上下回環互見其義此言之法將為精妙鄭氏見前降時言再拜稽首便認為實已拜而于成拜謂復再拜稽首先時若未成然見後升時

言再拜稽首亦認為賓已拜而于下拜又謂下實未  
拜為禮殺其執泥如此是全不諳文法也易觶欲易  
角觶以公命不易仍用象觶若猶是膳觶膳觶即象  
觶繫承上文來于是乃更角觶更即易鄭以更易二

字分別亦鑿

教氏曰君興以酬賓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不下  
席君尊也西階下再拜稽首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  
拜下之禮也也賓升成拜順君意也易觶謂更取自  
也命謂使之仍用象觶也君既自飲不酌以虛爵授  
賓異于敵者親酌授也賓易他爵洗臣不敢襲君罷  
也君命不敵者親酌授也洗則嫌于不潔也酌膳觶  
象觶也賓以易遂不洗洗則嫌于不潔也酌膳觶  
長即卿也賓以君酬已之爵于西階上轉酬諸臣大  
飲更取角觶洗升實不以散尊之酒酬大夫轉相酬  
此獨洗者更觶洗之後不復洗也象觶大夫轉相酬  
受

燕禮

卷之

十

酬者亦如賓右坐奠觶拜大夫答拜但不如賓祭旅酬皆不祭也

主人酬卿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官薦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官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一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諸侯稱公其臣稱卿正也比稱諸侯臣亦為公者儀禮作于春秋以後故也鄭氏謂大國之孤比摺周禮

典命古經傳從無孤之名惟周禮撰出不可信也鄭  
既以此公為孤然又以大國孤惟一人而此言諸公  
因謂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然則直是天子之臣矣曲  
說不通如此

賓位堂上南面卿位賓左大夫繼賓以西而公則席  
阼階西北面卿設重席而公則無加席鄭氏曰為其  
太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  
敬私昵之坐按記云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其介為賓今公正與不為賓之賓同位古禮若此後  
人未易測識鄭解不得不云然耳教氏于席阼階曰

燕禮



阼階之西于君席其左也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  
蓋以左為尊也然則南面反非尊乎郝氏于無加席  
曰重席之上加坐席侯禮也君在故無加加席重于  
重席公但云無加席則其重席亦可知也此亦教說  
而郝更覈實言之按鄉飲酒云有諸公則辭加席是  
加席即重席不得以卿為本有重席也大凡釋經有  
所難通第順其義以釋之可也矯揉以言禮則失之  
矣

下大夫再  
媵爵于公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  
則媵爵者奠解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賓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大射儀云長致者此多一致字衍

郝氏曰每主人一獻則一媵君君為一舉旅茲小臣又請媵爵蓋主人一獻則一媵君君為一舉旅茲小臣初命二大夫命長致謂君命尊者一人送一觶若夫即定之辭或一或二或先一後二或先二人後一或三爵惟君所命奠于薦南于先媵舉旅所餘一觶之也教氏曰不致者亦拜以始並受命于君宜終之也

公再舉旅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言大夫見不反主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郝氏曰公又行一爵即行先媵所餘觶也

主人獻大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燕禮

卷二

十一

觚、大夫坐祭。立平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辨獻大夫。遂薦之，繼  
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胥薦主人于洗北，以主人堂上下皆無定位故也。

邦氏曰：坐祭，祭酒也。獻大夫于西階上，不升就席，故  
不祭脯醢。至終燕，脫屣升席而後祭也。教氏曰：自卿  
以下，已無胥矣。乃于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為禮，或  
當有之。

樂賓公三  
舉旅

席上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辨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降奠于篚、○揖入○此○段○章○法○殊○妙○亦○以○示○  
○異○于○卿○禮○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  
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  
爵降坐祭、立卒爵、辨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  
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燕禮



卷二

十一

諸侯燕用樂工四人如鄉飲射禮似太簡而鄉飲射禮大師則為之洗餘不洗此皆洗又似太卑此等處皆不可詳鄭氏謂洗爵獻工即獻大師然則筮何以亦洗乎

立司正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司正洗角解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授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簡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解興坐不祭卒解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徹俎

將東左公也君郝  
適從還者教之氏曰  
解君皆文省曰也極  
南也從解耳大君東  
先右解束將射儀以  
西面還來也解命安  
往與也郝北賓即安  
來由解射氏曰則公  
非取往來還于夫興  
也矢還同解非不言  
鄭謂東君在則諸

升自西階東極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  
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  
北上

坐燕

教氏曰司正受命安賓公卿大夫賓奉命而不敢辭  
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  
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

燕禮

卷六

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却氏曰皆坐乃安君始命安俎未徹不敢坐至是俎之類大夫祭終君安賓之命也羞進也庶羞載醢魚膾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鄭謂不敢于西階上未升也

主人獻士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罍二人立于解南東上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于獻言士長于薦言司正射人等司正射人等即士  
長互明之也皆拜受拜送解位于庭中解南與他士  
異惟不拜既爵與他士同其他衆士受送皆不拜則  
不拜既爵可知辨獻士即所謂其他也祝史小臣師  
亦包辨獻士之內但他士既獻則變位即于東方西  
面北上乃薦之祝史小臣師既獻不變位就其位薦  
之為異耳士旅食則別用旅食之尊而獻之比又見  
其獻之異故特言獻不言薦而薦自可知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承獻而言以其異尊故又明之比節或言  
獻或言薦者其義如此

燕禮



卷六

16

拜也上士兩其拜各謂拜却  
 受士獻祝面他送薦受既氏  
 爵旅士史北不解于送爵曰  
 則食皆立上拜位其皆禮士  
 既者堂門乃者庭位不殺長  
 爵立上東各也中先拜也士  
 不于方小以衆解薦也其之  
 拜門壺臣脯士南司乃他尊  
 可西之立醢既與正薦謂者  
 知東尊東薦受衆等謂長如  
 上也堂于獻士四既以司  
 主旅下其于殊人獻下正  
 人食各位西也先于即司  
 就之就祝階辨長西祝士  
 其尊本史上獻也階史等  
 尊門位小降衆四上小是  
 所西薦臣立士人乃臣也  
 薦兩之師于即皆以等拜  
 之園此皆東所主脯不受  
 不壺以衆方謂人醢拜不

燕末行射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教氏曰大射正即上所謂射人一人者也

賓膝爵于公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公四舉旅  
以及士

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凡三寫再拜稽首處文皆不同絕不排叙

教氏曰卒爵再拜再煩君命也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

公坐取賓所媵解興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

燕禮

卷六

十一

教氏曰此酬主于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邾者三舉解其末皆云如初此乃別云更爵洗也蓋先時公或命之勿易解此則全不命之亦以禮教

主人獻庶  
子左右正  
內小臣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辨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內小臣鄭氏皆據周禮以釋並謬周禮諸子職本襲文王世子之庶子為說以其與燕禮之庶子絕不同故易名為諸子也其酒正職云凡饗士庶子此乃襲燕禮之庶子為說耳內小臣即上之小臣周禮內小臣職亦即襲此拈周禮以為后夫人之官然則燕禮何與后夫人而獻爵及其官耶







卷一

二

初<sup>酌</sup>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同宮執燭于西階上向人執大燭于庭闕人為大燭于門外

膳爵公之爵散爵卿大夫之爵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此一段言執膳爵者執散爵者酌以之公至乃酌行之此一段言執散爵者而執散爵者一段內又插入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十一字蓋順承上公卒爵而云所以終執膳爵者之事也又云所賜者及兩云受賜爵者皆指若賓若公卿大夫受公賜爵之一人而言稱未受爵稱所賜者已受爵其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方指徧酌未受公賜者此等受爵者

賓出

公燕鄰國  
臣告答之  
辭

皆不拜故云惟受爵于公者拜兩段內如蛛絲馬跡  
細按之始明從來未得其解作者之不顧世眼如此  
士方旅酌而公命徹罍旅暫止迨卿大夫升堂反坐  
士乃終旅于西階上如初亦挿叙法  
授執散爵大射儀下有者字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  
于門內霑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與客燕曰寡  
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  
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  
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

燕禮

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使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告答首段不言擯者及客對以下併去曰字叙法又別一格亦竒然觀文自明或必詳釋之所以割兒童耳

記○燕朝服于寢

燕於路寢禮重也

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

狗于牲為賤用之不可詳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賓  
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胾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為賓  
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  
為賓

郝氏曰此禮之儀多可疑君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以  
大夫為賓可也燕他國之臣而君自為主亦以其太  
夫為賓何哉非所尊而故以為賓非所賓而苟以為  
敬苟非君子所以名禮也愚按古禮如此以今人之  
見求之自有難通且敬字亦從苟此字別有義在非

燕禮





羞膳者與執器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

羞膳不言君羞卿不言散互見也。

鄭氏曰羞膳謂酌膳尊羞卿謂酌卿大夫酒者用小膳宰卑于士也。不言賓賓亦用士與君同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升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今云賓拜酒及公拜受爵皆奏肆夏則非止賓出入時所用矣。新宮亦當時所製樂章以之吹管者其詩亡。鄭氏謂小雅逸篇非也。

燕禮

卷六

十九

也鄉音蕭齊  
邦合屬氏曰  
用笙入升歌  
之也入工升  
故鄉入度三  
謂樂二下堂  
之南成鼓瑟  
鄉關昨謂歌  
樂勻等奏下  
周頌六南管  
大詩以白堂  
武其華下  
之為華以  
詩列泰管  
歌國遊吹  
句之合詩  
以風衆管

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sub>字</sub>爵以聽命。凡公所  
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  
內羞

前邦氏曰：凡薦謂薦俎羞謂庶羞與前羞膳與羞鄉具  
言酒小膳宰惟羞鄉此則君賓鄉大夫薦與羞皆



小膳宰也鄭謂為卿以下然則前云羞卿者小膳宰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  
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受弓人上射退  
于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  
夫射則肉袒

稍屬謂以矢稍屬君猶曲禮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  
之意不以樂志志誌識並通謂君射雖用樂但不以

樂志其節如所謂不鼓不釋也

郝氏曰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  
小臣即受弓以授弓耦人不俟同耦也若飲君謂君不  
勝當飲則勝者如燕禮勝觥于君先自飲及飲君訖  
又自飲故曰夾爵

燕禮

二十



卷一

若與四方之賓燕。滕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教氏曰：此下當更有賓再請而相者許之之辭。記不備見之也。

有房中之樂

前云有內羞。此云有房中之樂。是一例語。正羞之外有內羞。則正樂之外有房中之樂也。房中樂亦皆有詩。今不傳。如漢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乃其遺法也。若謂此是二南夫三百篇皆歌于堂上。無歌堂下者。況房中乎。

教氏曰：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于堂上堂下之樂也。邾氏曰：房中之樂。擊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

知鄭必以二南當之非也

卷六

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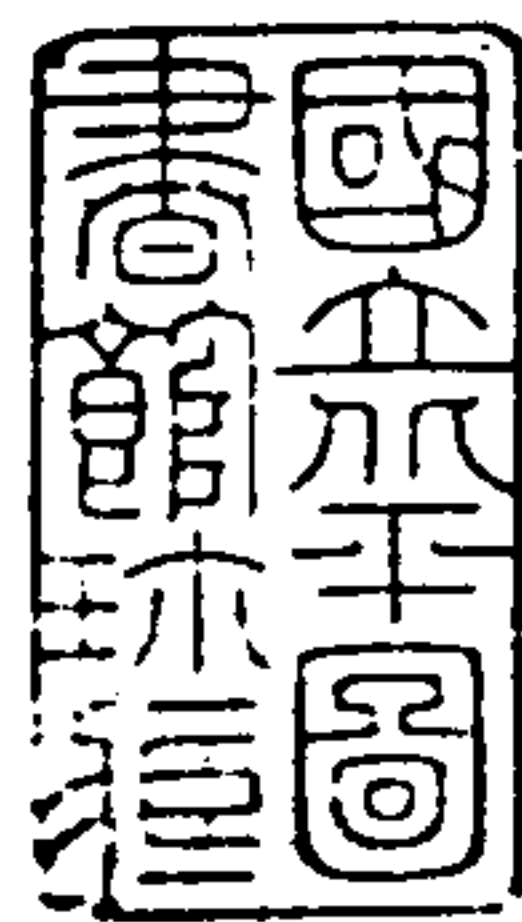
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一

儀禮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恒



大射儀第七

是書名儀禮本以儀為主禮乃通稱之名他篇稱禮此篇稱儀一也賈氏謂射禮盛威儀多故稱儀然則鄉射何以稱禮且他篇威儀皆不多乎曲說不通如此

鄭氏謂諸侯將有祭祀之事乃射此本射義不可据篇中何嘗及祭祀之事乎

人皆知此篇言燕多同燕禮言射多同鄉射禮不知

卷七

大射儀



戒羣臣

作者權衡于二禮以為篇而其精神全注于所不同處讀者細為檢求方不辜作者之意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職△下同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此篇職名最多故標出之

射人司士宰夫司馬等官鄭氏皆援周禮以證不知周禮皆襲此者也宰天子冢宰諸侯上卿亦循其名春秋時亦名大宰宰夫即燕禮為主人者士也戒宰之宰即上宰也首戒宰夕宿視滌射器重其事也邾

張侯

氏謂膳宰非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

十千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

三侯○爲○三○侯○大○小○高○下○曲○盡○如○畫○妙○筆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不

繫左下網設之西十北十凡之用革

鵠侯中也為射中之的其名鵠之義未有定解故鄭

氏謂鵠之言較較直也或曰鳥名兩存其說其謂鳥

名者近是鴻鵠大鳥高飛難于射中義取此也鄭氏

周禮司裘註謂為小鳥難中又謬矣

按鄉射記云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

大射儀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言侯鵠所用之獸也此云大侯參干言侯之名也以記言之則大侯當用麋皮為鵠若僭天子之禮則熊也參則布上畫虎豹為鵠干則布上畫鹿豕為鵠也自周禮司裘有王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及射人士豸侯之文于是後儒皆誤據之紛紛惑亂如鄭氏以大侯為熊侯謂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以參侯為豹鵠麋飾干侯為豸鵠豸飾教氏以參侯為豹侯郝氏以大侯為熊豹侯皆是鄭又全不辨侯鵠所用之獸與侯名之別而以干侯為即豸侯則是以侯名而混入侯

鵠所用獸之列矣安有大侯與參不言獸而干獨為獸者且干侯乃畫虎豹者而可謂之豻鵠豻飾耶又賈氏據射人王三侯諸侯二侯之文謂畿內諸侯用熊豹二侯畿外用熊豻豻三侯夫周禮謂三侯者備虎熊豹三者二侯者脩熊豹二者別為一義此三侯者則諸侯一卿大夫一士一也絕不相通鄭所不言而賈言之尤為劣下矣或疑君尊而侯道反九十毋乃太遠不知下文命云中離維網揚觸捆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然則九十者亦徒有其名耳務名失實

大射儀



卷二

三

三一〇

此恐非禮義至于御大夫七十士五十亦不應相懸若

鄭氏曰之唱獲三者所居踞六尺曰假步而發必獲故量  
亦六尺大侯二侯中子之侯九步十步士侯也參卿大  
夫之侯立二侯故曰參七十步三侯道也十步士侯也  
也近易十步張侯于侯又南十步三侯同道又連設由堂而  
南五十步大侯皆射則君與卿大夫士皆在侯外亦有連  
之三大侯設之也三侯次之也侯道有遠近侯亦有大  
最在大參侯者近之也侯自堂上射故于外侯不見參之  
遠見在外侯者近之也侯自堂上射故于外侯不見參之  
外見下大侯者近之也侯自堂上射故于外侯不見參之  
侯在侯下大侯者近之也侯自堂上射故于外侯不見參之  
十前言外可離地尺二寸曰武綱在武綱內最尺二寸曰  
謂參侯去地此言矢不繫左下曰鄭綱解見鄉射再言西  
五寸少半寸非也考工記云半寸謂參侯去地此言矢不  
謂參侯去地此言矢不繫左下曰鄭綱解見鄉射再言西

設樂

分其廣而中鵠居一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二寸  
以為侯中鵠也鄉二五為十尺則五十弓之鵠  
方一丈也高三分之二則鄉侯高廣凡十三丈即于侯也參  
侯七丈弓高廣三丈四尺大侯九丈弓高廣三丈八  
尺侯在外者漸遠漸高而堂上地又高故其鵠可見  
鄭疑過大故鮮侯中為全侯而以去地二丈二尺五  
寸丈八尺又疑不鵠故以為張之去地二丈二尺五

樂人宿縣于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

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簫在建鼓之間鼗

倚于頌磬西紃

笙磬至應鼙皆設于堂東階頌磬至鼗皆設于堂西

大射儀

階而東西階又各分東西位次井然其西多一建鼓與蕩與鼗鐘不言頌朔鼙不言東鼓後建鼓言南面不言南鼓又不為排叙節節變換真古文妙手而短音歷落古峭天然左傳達不及也鼓云南面以配西面東面鼗云西紘以配南鼓東鼓無非妙緒西兩建鼓故皆云一以別之

鄭氏曰一建鼓言面者國君于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按或言南鼓或言南面乃變文互見耳安可以是泥若謂言面見無鐘磬有鼓則正須言鼓何為言面若謂備三面則前兩



建鼓亦須言面何為言鼓皆未可通周禮軒縣之說  
不足据

郝氏曰宿縣先一之夕縣設鐘磬之屬笙磬笙與磬相  
次吹笙則鐘磬和之故謂笙磬笙生也列竹于  
鉦象物生出地東為生方故設于東階下東笙磬以  
鐘小而編縣各十有六成一簾鑄大鐘特縣建鼓以  
木貫鼓腹植立即極鼓南鼓鼓面向南應擊小鼓樂  
作先擊朔聲而應擊應之然後擊大鼓故謂應擊小鼓樂  
誦通即歌也歌則擊磬故謂頌磬頌以告成西成故  
列于西階下西其南鐘謂小歌鐘朔聲小鼓蕩竹也  
蕭管之屬鼗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不縣設絃兩旁縣  
耳繩鄭謂編磬之繩非也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無在南有豐  
罍用錫若締綴諸箭益罍練語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  
尊左南士旅食于西鑄之南北面兩園壺又尊于大侯之左

大射儀



東北兩壺獻酒。沒洗于作階東南壘水。在東。篚在洗西。  
南陳設膳篚在其北。互、南、陳、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  
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作階上。西鄉。司宮  
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  
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  
之東。東上。諸公作階西北面東上。

自此至立司正與燕禮增減變文。所以互見其義者。  
與異其事者。為之註出。

郝氏曰。兩方壺。飲臣之尊。膳尊。君飲之尊。兩瓶。即膳  
尊。豐。罍。勺。蓋。皆膳尊也。錫。細。布。絺。細。葛。以為罍。中。箭。  
小。竹。為尊。蓋。綴。中。于。上。為罍。加。勺。罍。上。以。餘。中。反。掩。  
其。勺。皆。玄。尊。謂。兩。方。壺。兩。瓶。皆。一。水。一。酒。也。士。旅。食。

即位

者之尊鄉射設于門西旅食者立堂下士南也  
射侯之道遠逼近門旅食者皆立堂下士南也  
尊改適堂下西鑄之南兩壺皆酒也又設尊于大  
侯之東北所以獻尊故曰獻所中車獲者輩無玄尊故  
曰酒明也鄭注獻尊故曰獻所中車獲者輩無玄尊故  
獻之者也鄭注獻尊故曰獻所中車獲者輩無玄尊故  
陳皆南向君膳篚西向以君席在東也獲者之尊即  
乏側之獻酒洗水篚三物並陳皆在東向以獲者之  
也教氏曰又尊于大侯之東北此尊侯時而設因  
上而連言之耳又設洗亦因上連言之其實未設也  
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射禮重于燕故賓有加  
席

官饌羹定射人告其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  
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  
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  
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

卷七

大射儀

迎賓

主人拜賓  
及獻賓

降立于作階之東南南鄉變、爾、字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  
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詔揖下二大夫註謂衍是

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變、許、諾擯者命賓賓少進

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變、許、諾擯者反命賓出立

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作階下北面

請執幕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幕者執幕者升自西階立

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

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變、文、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

西階主人從之變、文、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



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人異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益冪。酌者皆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人異宰胥薦脯醢。賓升筵。人異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大射儀



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郝氏曰酌者加勺謂主人既酌酒以勺加罍上又反之謂執罍者舉餘中反覆其上

賓酢主人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增北面坐奠觶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增西東面增少進對賓坐取觶奠于篚下盥洗主

人辭洗賓坐奠觶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

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罍

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

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

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

立于西階西東面增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主人獻公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變文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異夏主人降自西階作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燕禮洗象觚升下云實之此云酌膳乃變文以互見鄭氏不喻謂不言實之變于燕然則後下大夫媵爵于公曰實之何耶

教氏曰此奏肆夏當以東方之縣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于君見之耳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作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

主人自酢

大射儀

首公答拜。減再字下同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

拜。主人奠爵于篚。

郝氏曰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沾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于君也

主人爵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

降筵

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

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

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

下大夫媵爵于公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作階下。皆北面再

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與洗  
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  
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  
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  
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  
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  
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  
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鄭云反門右北面之  
位非也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揖大  
夫少進則大夫進至庭中矣大侯道遠逼門史與旅  
食輩既皆不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乎

大射儀



公為賓舉

公坐取大夫所饔餼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上異上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饔減再字下同餼答拜執饔興公卒饔賓  
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饔餼答拜執饔興  
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饔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增賓告  
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  
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饔拜執  
饔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饔不拜若膳饔也則降更  
饔洗升賓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增大夫辯受酬如  
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饔降奠于篚復位

主人獻卿

凡言公答再拜或言公答拜皆作者以意增減彼此互見非有殊別賈氏謂燕主歡故公再拜此射禮主辯尊卑故直云答拜非也如此處較燕禮增賓告于擯者一段亦以互見燕禮不然疑燕禮賓直自酬諸臣不由公命矣故貴于參讀分別其增減變文及異事之處乃得也

主人洗觶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異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異坐絕祭不啻肺興加于俎坐挽

大射儀

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  
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  
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御御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  
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敖氏曰卿有俎大射差重于燕也

下大夫再  
媵爵于公

公再舉旅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  
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  
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  
洗南者三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  
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



主人獻大

# 樂賓

以虛解降奠于篚。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  
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  
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  
胥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  
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乃席工于西階上。  
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  
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撝越。  
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  
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

大射儀



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  
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  
于篚復位異大師減至間合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  
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楫之東  
南面北上坐

此節較燕禮異事之處凡有增者以射禮重也有減  
者主于射故略于樂也又燕禮公三舉旅在歌後此  
移于終射後亦以射禮重也鄉射遷樂在比耦後此  
樂畢即遷亦與鄉射異

擯者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為司正司正適

立司正

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  
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  
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  
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  
于其所北<sup>增</sup>面立

前大射正為擯者茲復為司正其安諸臣燕則未有  
不安者固無論射與不射也燕事終而後射事乃可  
起矣教氏謂若不敢必君之終行射事郝氏駁本文  
謂似此禮專為燕而射事反輕皆不得其意

大射儀

請射

司射變射人名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肘右巨指鉤弦自作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白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

為政為射政下云大史東面以聽政是也鄭氏謂為政為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鑿也

自此至射事畢與鄉射禮增減變文所以互見其義者與異其事者多註出其大端不同者讀者自能了然不備註也

郝氏曰司射即射人次謂設帷帳為更衣之次在東堂下洗東南挾乘夫于弓外謂左手執弓右手橫矢四矢于二指間以大指鉤弦則矢鏃橫于肘外自作階前稟命于君也遂告告選三耦大夫與大夫為

納射器畫物

耦不足以士耦于大夫御猶侍也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  
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  
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  
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  
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

郝氏曰司射適西階前東面立有司司射器者亦立  
西階南東面故司射右顧命之納弓矢等君東堂賓  
西堂下衆堂下次內各近其所也衆弓矢多故不挾  
總謂束縛之北階堂後階兩楹之間堂中也鄉射記  
云堂則物當楣是也疏數猶廣狹容弓所謂兩物間相  
去六尺井墨隨用一色畫地為物射者所謂立也物以  
尺為度一縱一橫日午教氏曰此射正其小射正與  
大射正為司正

大射儀



卷一

十三

誓命比耦

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  
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  
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  
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  
與某于射遂卒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比耦畢較鄉射減司馬命繫左下綱及命獲者倚旌  
于侯之事又命三耦取弓矢無命之讓取弓矢拾及  
三耦袒決遂就位之文皆互見于鄉射也  
郝氏曰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士立次外之  
北西向以三侯北上序立而南也鄉射三耦立堂西北  
于立堂東者射器在東大射統于君也鄉射用燕禮即謂  
于賓也故鄉射即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即謂

誘射

之燕射亦可也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于、又射參大侯、再發射、卒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教氏曰：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始射于誘射，主于三耦三耦士也。乃次及參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極間嫌也。邾氏曰：大射衆賓之弓矢皆摠入于束次，司射適堂西，改取一个，豈堂西賓之弓矢皆摠入別有矢與不然，則適次之誤也。

大射儀

三耦初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異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變聲。不絕。以○至○于○之○皆○極○舉○神○之○等○。諾以宮。趨直西。及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侯。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

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  
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  
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  
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增北面揖、揖如升射、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與升  
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  
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作階下、北面告于  
公曰、三耦卒射、反、揖扑、反位

負侯者負君、大侯名服、不見下司馬正獻服、不周禮  
服、不氏即襲此、鄭氏引之以證、然則天子諸侯同乎

大射儀



邾氏曰司馬師司馬正之佐負侯者即獲者卿射惟  
一射記云君射以以翻旌獲三侯三侯也旌謂翻旌上鄉  
射在左升堂以以西為左趨右物使人三旌故皆適侯上立  
于兩物間兩手揚弓以命負侯者與鄉射以右手不異  
之在各侯西北負侯者直趨西當之南又趨北不徑  
趨西北大射禮嚴也授獲者服不至之以旌授其徒一  
居之報獲而身退立西方蓋大侯服不親負其徒也  
人代居之參侯于侯則各旌一徒負侯居之不相代也  
教氏曰獲者與獲者既偃旌于地乃興獲者坐而獲  
此指在于侯者也

將正射取  
矢委福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  
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正降  
自西階北面命設福小臣師設福司馬正東面以弓為

畢既設楅司馬正設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  
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  
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  
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鄉射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此分師乘正撫為兩  
事又以師乘叙于前正撫叙于若矢不備之後皆極

### 變化

邾氏曰畢竹簡笏類司馬正北面命設楅亦猶鄉射  
立于所設楅之南也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  
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設楅時司馬正又  
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徧西也教氏曰司馬師既乘  
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不備則正命取矢若備  
則正亦進撫之也

大射儀

比耦

司射適西階西倚朴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御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桴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鄉射云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以其賓主皆士故不



三耦取矢  
于福

敢大夫與大夫為耦此君事則大夫與大夫為耦故  
特明之迨大夫不足而後以士與大夫為耦亦異于

大夫與士為耦者也

教氏曰請射乃升者以其後有告耦等事宜在上為之故也邾氏曰命賓御于公以君命命也諸公御之耦即堂上比而告之尊故不俟降射位告也衆耦士也士若有為大夫之耦者則立衆士上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減司

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矢興順羽

且左還文毋周異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

个兼諸矢興順羽且左還字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增相之

大射儀



兼挾來矢皆內還異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揖三  
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異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  
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  
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來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  
襲反位

毋周謂上射左還向南即右還向東也鄉射云上射  
左還退反位東面揖則是左還向南又左還向西反  
位又右還向東是謂之周也反面揖即鄉射之反位  
東西揖而省文也鄉射惟賓主射故可從容大射有  
君射在後故貴疾也捆叩也叩矢使齊也鄉射拾取

### 三耦正射

乘矢皆左還此云皆內還則上射左還下射右還亦  
異鄉射以耦與耦也東行適次上射于左教氏謂當  
作于右按鄉射云上射于右此下釋獲亦云上射于  
右或是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  
于階前適作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措扑遂命  
釋獲者設中<sub>△減△立位西</sub>以弓為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sub>增</sub>先  
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  
與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sub>○命○辭○甚○古○</sub>離維網揚觸<sub>○</sub>相復<sub>○</sub>公則釋<sub>○</sub>

大射儀

獲衆則不與。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司馬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馬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個。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故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郝氏曰。卿射云。南當福。西當西序。此以弓為畢。止其地也。北面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大射。釋獲者。大史司射。面大史。命以釋。獲之法。中謂天。射者。侯離附。也。侯。古曰。維繫。侯。綴。曰。綱。揚。簡。矢。觸。地。揚。起。柶。叩。也。復反也。矢叩。侯還。反于地。如此者。惟君射。為釋。獲衆。皆不筭。君射。不筭。拘。大侯。參。侯。于。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筭。大史。以此告。小史。小史。以告。獲者。



公及賓卿大夫司正射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將射則司馬命負侯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司射告射二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播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拾授弓三于東玷上倒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侯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筈東面立司馬命去侯五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公就物三小射正奉決拾奉決拾執弓六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又取決設決極七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贊袒八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

大射儀



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筭退奠。  
于站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俛上再下壹左。  
執附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操之。小臣師以中內拂矢而。  
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  
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  
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中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  
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站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  
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後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  
西。東面。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  
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搯三扶一个。

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  
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遂以  
所執餘獲適作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  
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上云小射正授弓拂弓授弓者授大射正佛弓者先  
以下大射正拂弓之事言之猶上先言賓降下再言  
賓降也上言拂不言拂之物下言以袂不言拂文  
互見也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弓曲處曰隈上下  
皆有左右兩隈凡隈處易受塵大射正受弓本以袂  
受其弓仰執即以袂順弓上左右之隈而拂之者再

大射儀

復覆弓而拂弓下之左右隈者一也上隈凹塵多故  
再下隈凸塵少故一也稍屬以矢稍屬公也大射正  
立公後以矢行告曰留揚方者若世人作譏語相授  
然不欲顯明使衆聞之也大射正前為擯者後為司  
正茲君射乃其本職故又為大射正君射畢仍反司  
正之位故下即云司正以命升賓即此大射正也郝  
氏謂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九字當移置釋獲者退  
中與筭之後非也

自公將射至公即席言公射事者凡七段公既發之  
前言臣侍公射事者凡十二段後又逐段以次收結



再取矢委  
福

如此鄭重言之者蓋尊卑分懸君禮本應優異且當時諸侯益復尊貴驕蹇固宜有然也其文層層鋪敘章法極密而零星綴述描摹所及盡態極妍洵入神之筆且以示異于鄉射則又變化出新不待言矣

邾氏曰小射正授弓授之大射正大射正以授君也賓降即前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謂取弓矢升再降非也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俟于東堂也君親操之審其安危也內拂使塵向己也

司馬袒執弓升命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福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後卿大夫升

大射儀



就席

郝氏曰卒取矢畢正謂司馬正左右撫之教衆矢也  
進未謂既教衆矢而後進所東之矢于福鄭解進未  
謂未整結之示親非也賓矢授矢人于西堂下不委  
于福也司馬釋弓反位即前降釋弓再言以明小臣  
取矢時卿大夫已升就席也

告獲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  
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為純一純以  
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  
諸下一筭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  
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

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  
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筭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歛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  
于中西興共而俟

文與鄉射同惟此之釋獲者為大史耳  
教氏曰二坐字一衍鄉射無

飲不勝者

司射減設堂西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

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  
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  
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籠說

大射儀

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  
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異小射正作升、飲  
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  
坐奠于豐下、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  
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人異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  
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人異三耦卒飲、若賓諸  
公、人異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  
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  
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

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  
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  
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  
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賓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  
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  
立賓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象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  
徹豐與觶

飲公下初稱賓為侍射者後仍賓稱及夾爵禮多與  
媵觶禮同皆所以尊君也而惟不祭異于媵觶則作

大射儀



設尊獻獲者之屬

獻服不及隸僕人中車獲者

者之權衡焉爾

司官尊侯于服不之東北減、壺、字兩獻酒東西南上皆加勺設

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

教氏曰為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中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此在大侯之之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之也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時而設所以別于正獻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所言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之此言服不言文互見耳邾氏曰兩獻尊即篇首初設之尊鄭謂不于初獻設之者不敢必君射非也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

爵受司馬正北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

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

二、<sup>增</sup>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  
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  
與中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  
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之少南服不復負  
侯而侯

變服不言獲者獲者總名下云獲者皆執其薦服不  
亦在內故先言之變服不言大侯者以見此獲者為  
參于參于則小侯也皆言之法古人下筆一字不苟  
如此真叙事之聖手也下言獲者執薦則上獲者自  
執爵可知減去其文亦與鄉射互見也

大射儀

獻釋獲者

見教氏曰服不亦在之而大侯之獲者故先獻變服不言獲者  
中卒畢也教氏曰二謂手祭酒為散大錯奠也錯為俎于地者  
參侯于侯之獲者皆謂如大侯之與服不相代而獲者及  
獲者言不云服不而云大侯者明亦各就其侯而祭  
也隸僕人中車則固祭于大侯矣獲者皆執其薦謂  
三侯之獲者之亦三侯之乏也設其位與服不負侯其  
是也然則隸僕人中車亦各設其位與服不負侯其  
二侯亦負侯可知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龍衣適洗洗脈升  
賓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  
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  
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  
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于篚釋獲者



終矢取矢  
于福

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  
西搢扑以反位。

教氏曰大史釋筭而秩貴于服不故酌堂上之尊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作階下北面請射于公。

異、又、異、前、

如初反搢

減公許

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

增、前、

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增、前、

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

增、前、

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皆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束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

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

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

異、

大射儀



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扶一  
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  
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  
矢說決拾襲反位

前正射請射升東面此不升而北面異于初矣乃言  
如初者以請射及公許言不必泥前司射惟命拾取  
矢不言作此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亦增之以互見  
也諸公卿升就席不言大夫以上適言大夫反位即  
以該之也且或言諸公卿大夫或言諸公卿不言大  
夫或言卿大夫不言諸公皆同亦不必泥鄭氏謂大

終射作樂  
以射

夫與卿上下位故卿待大夫反位乃升就席曲說也  
教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卿之升者有為為之  
耳諸公卿大夫如初位適次總三耦以南也後揖進  
進當作退卿射云揖退是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  
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  
前倚扑于階西適異作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  
反揖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  
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  
減東面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  
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

大射儀

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  
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  
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狸首之詩見二句于檀弓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  
女手之卷然

終射取矢  
委福告獲  
飲不勝者

射事畢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  
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減設豐二字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挾一个兼諸弦面鉞適次命

公三舉旅

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網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釋獲者退中興筭而俟

教氏曰卿大夫升就席不言諸公可知也諸公卿大夫既就席則士亦當反西方之位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反位

此公三舉旅于燕禮在作樂之中立司正之前今以

大射儀



射故遲于此

自此至末與燕禮增減變文所以互見其義者與異其事者註出

徹俎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極之東增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請

遂適西階上增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

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公異正徹

公俎降自作階以東

季賓之曰馬字疑衍教氏曰出授從者以從者不得入路門大夫降者大夫無俎欲與賓同說履升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同降正庶子之設公俎者亦禮勝宰設公俎亦勝宰徹之然則上之設公俎者亦庶子正矣

坐燕

主人獻士

賓膝爵于公

賓諸公卿皆入門增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減人于觶數及他執南北面東上。司正增為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賓降洗升。膝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

大射儀

公四舉旅  
以及士

復射

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  
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  
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  
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  
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  
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  
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賓之士拜受大夫  
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  
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

發中三侯皆獲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此作者權衡于燕禮而為是言也又見其闕聯上下章法之妙矣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下不言公命小臣正辭升成拜略也觀下無美爵言辭而又不言升成拜可見矣教氏謂賓不在其中凡非賓而公辭其拜下惟受賜爵者按諸臣非受賜爵而拜惟見于此不得便據以為本不辭釋經不必過于求深此類是也中三侯皆獲同于君射也狀射餘景象殊妙

郝氏曰燕禮旅士徧則主人獻庶子若君有命復射則宜于旅士畢未獻庶子之先卿大夫皆降射與不

大射儀



主人獻庶  
子左右正  
內小臣

無算爵

射皆降拜君命也教氏曰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  
耦射否宜由君不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  
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作階上如獻士之禮辨獻  
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作階上如獻庶子之  
禮○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一執膳爵者  
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  
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  
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  
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  
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

飲賓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  
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  
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  
于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  
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燭于門外

公命小臣辭不言升成拜略也說見上燕禮亦同鄭  
氏謂升不成拜于將醉正臣禮甚迂

賓出公入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

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美驚

此射于國中公宮故言公入鄭氏曰此公出而言入

大射儀

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甚迂

大射儀無記者以己見于鄉射燕禮二記也  
郝氏曰燕禮無驚殺也

儀禮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恒

聘禮第八

周初分封列國倣虞世為朝君之典別無君聘臣禮故穀梁云聘諸侯非正也自春秋以來王室寢微始聘諸侯左傳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中庸云朝聘以時則亦据其時言之耳至于列國自相聘亦盛于春秋周初無之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悉偽撰之說也此篇以諸侯自相聘言自是春秋之法在先王既無此典禮而後世封建

卷八 聘禮

一



不行一統之世亦無所用之不若他篇猶有切于今世邦鄉之用可推其意以行也故儀禮諸篇惟此篇為可無至其饗饋充牣暴殄繁侈殊違聖人寧儉之訓作者亦直据當時之事而述之而聘義乃為之說曰用財如此其厚者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嗚呼必藉用財以為治直補苴之計耳國家言利而仁義之風渺然此列國侵陵所以愈相尋而不已與

末云小聘曰問則此乃大聘也記云久無事則聘焉則大聘亦非數數行也

命使臣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一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一宰書幣。一命宰夫官具。

教氏曰。既圖事。乃戒上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尊卑異辭也。

夕幣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一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字。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一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卿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一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

子、身、才

二

部氏曰前一夕展幣授使者使者使者帥衆介夕造朝官  
即官具之官所奉束帛玄纁加左皮上北面西為左  
也凡享禮皮馬陳庭下使者親奉玉帛升堂將命故  
玉帛曰奉時圭玉木授明日受玉遂行史掌策命書  
所齎幣請其數校之展省視也從行官屬以車載幣  
是夕舍于朝待旦出也上介既視載所受書齎以行  
也故氏曰幣魚皮言

釋幣于稱  
于行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稱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  
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  
几上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一上介釋幣亦  
如之

前後在朝稱使者此處出則稱賓告廟稱主人皆言

之法

教氏曰釋舍置也將出而釋幣于禩象生時出必告也先言王人立以其位近于戶也又入者祝及主人也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入褻之將有事于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受命謂帥介以受命于朝言于此者明與釋幣之事相接也

### 受命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受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衆介不



從一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一遂行舍于郊歛殯

鄭氏曰纁所以藉圭其或拜則奠于其上其謂纁所以藉圭者此藉字本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字謂其或拜則奠于上者本覲禮奠圭于纁上之文皆非也按纁以繒為之玄表纁裏記云皆玄纁是也長與圭齊記云圭與纁皆九寸是也纁字同藻畫為水草文記云朱白蒼是也所以衣玉以采色組為繫長尺記云繫長尺紃組是也組與纁連綴解組開纁執之則纁組皆垂故曰垂纁仍拊纁繫組

執之則縹組皆屈故曰屈縹禮以相變為敬亦以相變見文也若曲禮所謂有藉者即此璧琮之加于束帛上也所謂無藉者即此圭璋之無束帛也與此處之縹絕無交涉鄭以曲禮之藉為聘禮之縹因以聘禮之縹為曲禮之藉其展轉牽誤如此此其誤始于周禮典瑞有縹藉之文而鄭沿之者也若覲禮奠圭于縹上正因圭無束帛之藉拜時即以縹奠耳總非曲禮之所謂藉也餘詳曲禮下

受享以下据文義本謂受君之聘圭受君之享束帛如璧受夫人之聘璋受夫人之享束帛加琮也但君

之聘主已見上故不言受君之聘主云受享者承上  
君來故亦不言君又上聘無受享故此增受字曰受  
享也夫人之享承上夫人來故不言夫人天上有受  
字故不言受但曰享也練字練句至于如此精妙無  
比未許粗心人領會也下束帛增玄纁亦與上互見  
總不欲為排比之大故耳

却氏曰使卿進使者重其禮將面命之也接開命東  
介與絜自左宰授使執北玉以受也使者受主與宰  
同北面也君有命辭執北玉以受也使者受主與宰  
記也同面也較上介上介並立使者受也使者受主  
從上介出也獨上介出授賁人畢仍入受享不從  
也即壁璋之類皆如初璋受璋君用璧琮享夫人用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琮享夫人用圭璋

假道

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于圭璋可以其尊而幣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

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一餼之以其禮。上賓大

牢，積唯芻豢，介皆有餼。一士帥字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

上介西南，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習儀

邾氏曰：請帥，請人引導也。下大夫謂彼國下大夫使者，非為從末致輕其禮。上賓餼之以大牢，則上介少牢。衆介特牲，可知。末致輕其禮，上賓謂之積，積惟芻豢，未薪可知。士帥，遠士引導，沒其竟，盡彼國界也。誓于其竟，誓而後入也。教氏曰：誓當在次介假道而後命之時。言于此者，終上事而後及之耳。

未入竟，壹肆為壇，壇畫階，惟其北無宮，朝服，無玉，無執

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之聘享，亦如

卷八 考禮

云



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上皆言習聘享之事士執庭實單是享事故言習享以別之

邾氏曰壺述一也詳習也習其行禮之節累土為圓曰墼墼壇塲畫也以象東面階惟其北以象房屋為主深之節依以行禮也無宮不為外垣也無主不立主人不敢攝尊也無執玉不陳重器也

及竟土君  
請事  
展幣

及竟張壇誓乃謁閑人閑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一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飲殮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焉則幕南北面

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群幣以告、一及郊、又展如初、一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

上乃展是領、句下至展群幣以告、皆敘乃展之事也。是為一展、及郊又展、及館展是為三展也。上拭圭璧、展之不言幣、兼幣可知。下展幣于賈人之館、不言玉、兼玉可知。是對映法。

邾氏曰：賈人告告展畢也。群幣聘<sup>群</sup>及私覲之幣。

王君請行及拜勞

賓至于近郊、張禮、君使下大夫請行、反、一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

儀禮通論

卷八 聘禮

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一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賓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筥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蕪，執之以進。賓受。棗大<sub>神</sub>夫<sub>神</sub>。二<sub>神</sub>手<sub>神</sub>授。棗。賓之受如初。禮，賓之如初。

乘皮設，賓以四皮設于門內。束錦則親奉以饋。勞者故先言皮。揖皮出，勞者已執幣，不可復執皮。揖賓有司之執皮者出，乃退。故單言皮，敘事簡。當賓受棗大

賓至朝主  
君致館

夫二手授栗蓋互言之云賓授栗則大夫先授栗可知云大夫二手授栗則其先一手授栗可知大夫一手授栗則賓二手受栗又可知賓二手受栗則亦一手受栗可知環迴互見使人自悟此減句減字法所謂意到筆不到文家之上乘也

勞禮行于舍門賓未即次鄭氏据周禮司儀登拜受便以為彼公之臣受于堂此侯伯之臣不受于堂非故氏曰請行請之行賓之如初亦未錦栗皮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侯問一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



卷八 聘禮

八

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送<sup>賓</sup>再拜

未致賓館而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者言其所  
以俟命之意也與致館無涉不必泥解卿致館是領  
句卿致命乃所以致館也

設飧

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  
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夫六、門外未、未皆二十車、薪芻倍  
禾、一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未  
未皆十車、薪芻倍禾、一衆介皆少牢

郝氏曰熟食曰飧賓即次未舉大饋主熟也飪熟也  
腥鮮也以一大牢煮熟為飪賓鼎列于庭下西凡九  
鼎也正鼎成禮羞鼎以食羞鼎三亦牛羊豕人一大

迎賓于廟

牢割鮮為腥實鼎列于庭下東凡七無鮮魚鮮腊也  
牲兩腥東東生西成也鼎實不止牛羊豕皆言牢者  
三牲為主也堂上之饌豆簋之類夫室設饌食從  
者也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一卿  
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  
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  
西塾

上擯承擯紹擯則主國之擯者三人也

凡周禮所言悉不足据而鄭氏又多以其別為一義  
者牽引作證則尤謬如大行人天子擯上公五人擯

卷八

卷之四

伯曰人擯子男三人皆言天子于其臣來朝者也今  
諸侯于鄰國來聘用三人何與太行人之擯而列  
之乎一也太行人于其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  
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此言諸侯朝位去天  
子所立遠近之數也今是聘使何與于太行人之位  
而引之乎二也人以考工記匠人應門三閤參个為  
旁加各一步三丈六尺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  
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直相去亦三丈六尺志附會  
之說又此是聘使親對何與于司儀之諸侯相朝所  
謂夾擯者而引之乎三也

每門每曲揖闕于廟制有可考也廟制之說當以晉  
孫毓集禮為正其言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  
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若然  
則太祖與群廟不並立也賈氏曰入大門東行即至  
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  
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每門兩邊皆有隔牆隔  
牆中夫通門則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門亦有三東行  
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  
揖如賈之說則是五廟並列尊卑偶坐昭穆不對其  
義非矣



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一賈人東西坐啓牖、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楫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

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又云。禮不威則服不充。朝祭之服以裼為常。聘執圭乃威。禮故襲。禮畢仍裼。以復其常。古人行禮多若此。迂重以後人之見求之自

享

不易得也。郝氏求之不得，乃別創一說，謂以衣重襲手執玉為襲，赤手執玉為裼。變亂古義，恐人惑其說，故辨之餘，詳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下

款氏曰：賓襲執圭，不言垂纁，可知也。擯者進之，然後拜也。郝氏曰：進者，禮以變為敬，公必待擯者進之，然後拜也。曰：凡堂上授受，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間，主尊則于東，賓尊則于西，故使者就主君于東楹之間而授玉也。中堂者，南北之節也。  
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如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初，句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味右客。賓出，當之，當賓出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味如入右首而束。

卷八 考

上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庭實之儀與昏禮同此云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  
即昏禮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也此云入設昏禮云  
參分庭一在南互見也此云張皮即昏禮釋外足見  
文也此云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即昏禮士受皮者自  
東出于後自左受也昏禮云遂坐攝皮此增賓出當  
之亦互見也昏禮左首言于入時此入時不言右首  
而于如入之下補之教氏曰右當是此云而東即昏  
禮適東壁也皆同義却無一語雷同而此節之文句  
法尤脫跳自有此文至今竟無一人參看而賞識之  
者亦虛負作者之良工苦心矣入設也此句虛冒致

聘享夫人

命張皮始為設賓出當之當賓出也此倒句法而賓出見于受皮者坐攝之之時又寫此見彼法皆妙極教氏曰璧降于圭故楊而奉之賓出即楊矣言之者因事見之即許之者亦受其大不辭其細也邾氏曰如入謂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攝也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教氏曰君代受之

聘有言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教氏曰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醴賓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一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



卷八 車禮

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  
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平振袂中攝之進。  
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南俟公壹拜送賓。  
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解以  
醴加柶于解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  
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  
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  
解尚字攝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  
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  
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

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拂几分内外者不使塵及君君則可以外也宰夫既拂几三迨公拂而已無塵矣可以不振袂而必振袂者以示其拂之之意且描摹君事特異竝妙公再拜破作兩層寫中插賓降也一句故弄姿態寫兩邊情事亦如畫賓執左馬以出略餘三馬不寫從者訝受馬自該乘馬可知亦皆意到筆不到者

部一曰賓請親主君辭親欲先禮也禮通賓主初接一獻曰賓禮微几改是微神几布賓是也宰夫奉兩端使君執几中也君執几中使賓執兩端猶授相先面葉也中攝兩手併執几中也進賓執兩端猶授相先告賓君將授几也賓進迎受几于進前戶牖間東面捧几侯君拜送几也賓以几辟君拜北面自設几

賓私覲

宰大賓聘公不親到也公側受醴不用贊自受將以奉賓也故氏曰賓者遠角束塾是時賓方有祭為祭醴卒醴之儀其事稍久故于此侯之損者至此方速則授醴亦損者告之矣凡損者之退近則中庭速則角塾皆視事之久速為節賓祭醴而庭實設以為節也下公用束帛致此部氏曰庭實設主君設幣酬賓也賓降筵北面將坐卒醴也以相兼諸解併執使卒也尚上同操葉通以葉居上倒執便建也公用束帛親奉先馬也庭實四馬左馬為上庭下北面為左也賓降西階親牽西一馬出賓君賜也賓執馬以幣授上介君有司馬牽三馬出賓若者迎受馬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損者辭賓出損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損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



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

上節公壹拜。公再拜。插賓降也。句此君辭。君降一等。辭插拜也。句彼拜中插降。此辭中插拜。正是一樣法。前後對映。將拜而君辭。方拜而君又降一等。辭擯者又致君意辭。然後升拜。寫得逶迤曲折如許。

鄭氏曰。入門右。臣禮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再拜稽首。皆臣禮。揖者辭。辭曰禮也。揖者取幣。有司牽馬出。

儀禮通論卷八



介私覲

請賓受不敢當臣禮也賓一辭聽命改禮入使人牽  
乘馬曲禮曰效馬者四人立馬西士受者亦四人從東末  
下北面牽馬者四人立馬西士受者亦四人從東末  
自馬前持牽馬者後通其右以右手受皆最西牽者  
一人即由受者前西出次東三人亦皆自前西乃出  
也教氏曰寡君從子捐從賓而降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  
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  
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  
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  
皮先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  
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

賓將問卿  
卿大夫勞  
賓介

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一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一勞上介、亦如之

士相見禮云上大夫鴈、以羔下大夫以鴈、今卿大夫同勞而惟云大夫奠鴈者、何鄭氏曰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按士相見言鴈禮祇別執者之奠卑、未嘗又因所執者之尊卑而有異也、豈有卿見朝、君執羔而見聘、客執鴈者若是、則大夫又豈執雉矣、何為不然也、且以執羔者而執鴈、則反為屈而非伸、不併失其立言之指乎、又無卿大夫同鴈而無別之理、志不可通、析氏

氏謂此下大夫繼卿至者奠鴈止介與下大夫分敵遂  
代受卿尊主人不見客不奠上介亦不敢受也按卿  
與賓分敵既以贄來豈有因其不見而即不奠者因  
代受者不敵而即不奠尤非且卿大夫同勞亦無一  
奠一不奠之理郝亦知其不可通故謂下大夫繼卿  
至不審何以定知其不同至乎亦未免愚按此云大  
夫奠鴈者舉中以見上也則卿自奠羔可知何必云  
卿奠羔大夫奠鴈若是之排敘乎蓋此主于明賓不  
見而上介代受之義非若士相見主于明贄物也勞  
上介亦如之如其不見及奠贄拜諸事但未知何人

坐、舉皮以東、一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  
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  
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  
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  
從之

士介先隨上介以臣禮進主君辭之介禮辭該士介也後士介獨以臣禮進主君再辭之而賓代士介又辭故曰固辭鄭氏謂固衍字非也士介卑不敢自辭故賓代辭耳

敎氏曰賓卿也私覲之庭賓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僮皮士介不用庭賓此固禮之差等然亦因其祿之用



賓送公送

厚薄而為之品節焉爾士介莫幣于上者西人損者惟執  
其工幣以出又但禮詩受皆我于上介也却凡曰束執  
介皆士故曰士介主君之士三執上束上生取三介所束執  
莫幣于庭受之少一人者損執上束上生取三介所束執  
幣入牢大庭受損者幣士三執上束上生取三介所束執  
于束璧  
損者出請賓告事畢損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  
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  
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  
賓不顧

邾郚曰鄭註及大門內為賓至始入門之位旅損結  
介辭辭問迂矣君拜不答故特言不顧以明送賓送  
之禮因論語賓不廟之文鄭遂泥孔子事謂公拜客  
無此意強附之送反送賓不顧公乃送路寢本大北

歸賓饗餼

受本文未明

邾氏曰賓請請于在廟禮畢君送之時有事于大夫亦欲通聘問也必請于主君臣無私交也賓就館卿大夫先至賓不見不承先施也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饗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廡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胄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扁鼐脚腫曉蓋陪牛羊豕一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饗鼎二列一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醯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

簋繼之。梁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竝。南陳一。西夫  
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  
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  
繼之。梁在西。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西上二。以竝。東陳一。饌  
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一。醢醢百鑿。夫碑。十  
以列。醢在東。饌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  
豕。西。牛。羊。豕。未百管。管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  
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未三十車。車東有五簋。設  
于門東。為三列。東陳木三十車。車三耗。設于門西。西陳  
薪。芻倍禾。宿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西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一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賓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授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一。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韋弁鄭氏引周禮司服韋弁為兵服，然此聘事非兵。



事奚為服之則周禮不足證可知敖氏謂即爵弁近是爵弁尊于皮弁卿服之所以敬客也賓則皮弁以迎卿朝服又卑于皮弁此時朝服者辭以示不<sub>禮</sub>受也

八豆公食大夫六豆韭菹醯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又加少牢葵菹蜩醢而八也周醢人朝事八豆以公食六豆增菹菹入重麋藟故變亂儀禮不可執以為解也西陳自東設至西皆二以菹菹醢相對兩行橫列東上以東為上韭菹在東之北醢醢在東之南兩者相並醢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藟麋藟西菁菹菁

菹北鹿鵲鹿鵲東葵菹葵菹東蜩醢蜩醢東即接韭  
菹自北之南復自南之北屈曲連接故曰屈惟見韭  
菹醢醢北簡敘法簋威黍稷八簋黍稷各四繼豆而  
西其首黍在北稷在南次稷在北黍在南至八皆相  
錯故曰錯錯羹六鉶牛羊豕各二繼簋而西牛在東牛  
西羊羊西豕豕之南又為牛牛東羊羊東豕實則  
一行牛羊豕順列一行豕羊牛逆列其句法故為錯  
落耳自東之西復自西之東亦屈也不言可知簋威  
稻粱各一梁在北則稻在南可知上黍不言北北梁  
言北文互見又上多言東西南少言北亦取相備此

亦錯也不言可知西夫以下可以類推夫西四釧牛

二羊豕各一亦是故句法變釧牛羊豕各二共為一

行六牲相間錯亦是故句又變作者之逞奇如此

邦氏曰饗熟食饗生牲朝曰饗夕曰飧始至致殮既

館歸饗五牢饗一腥二皆饗也生二皆饗也饗又有

任有腥烹熟曰饗任一牢殺牛羊豕各一烹之實

九先設賓階下階下曰饗任一牢殺牛羊豕各一烹之實

即下卿膳膳也下階下曰饗任一牢殺牛羊豕各一烹之實

處鼎在階下北也當內東面西階也北堂東折角

北者為首以下次而南也九鼎一牛一羊二豕三乾魚四腊乾

並西直陳而南也九鼎一牛一羊一純肉七鮮魚八鮮腊九楊

禽五牛羊腸胃同鼎謂牛羊同純肉七鮮魚八鮮腊九楊

復氏曰腸胃同鼎謂牛羊同純肉七鮮魚八鮮腊九楊

也邦氏曰曰腳牛腫腫羊腫腫豕腫腫豕腫有菜曰羹無菜曰

腫故氏曰曰蓋發辭腳腫腫豕腫腫豕腫有菜曰羹無菜曰

氏曰生肉曰腥二牢殺牛羊豕各二共十四無鮮魚鮮腊少

皆以生肉為鼎各二共十四無鮮魚鮮腊少

賓當獻受君出卿而等萬禾石是百西左庭饌二  
拜于夫束命迎常其故二三禾二穀肉右中鼎也  
亦當束錦先大夫弁陳也千萬四十長味直碑東腥  
敵楫西大夫大夫者亦不祀六百四用居列左西設  
禮受授大夫大夫將賓皆言也七祀石廣右醢右各于  
也于受止今以先拜未之氏薪一十泰行鼎二從  
楹禮不私禮賓饗未之法薪倍三二石稻碑間又氣  
間敵降事賓饗未之法薪倍三二石稻碑間又氣  
皆也贈先賓升拜車則獨則為四束四穀物醢北  
敵賓己賓升拜車則獨則為四束四穀物醢北  
禮致嫌也階饌與是言車一石十禾為居腥也碑  
楫幣訝家賓束郝二言倍各千三十六斗十左饌直  
首有受老先帛氏者之禾六十車以乘薪三十百車  
尊辭也致異于命大夫亦各相類而各車二為十  
君大夫奉錦始同夫即各為三所三而使列相七為  
也亦束堂下賓始致也使列相七為十穀稷碑列于西  
侯對與降致也使列相七為十穀稷碑列于西



歸上介饗

上介饗餼三牢

一饗一牢，在西。鼎七。成，陸字羞鼎三，腥一牢，在東。

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官及饗，如上賓，饌一牢。

門外未視死牢。字一本，尚書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

賓。下大夫常弁，用束帛致之。介上常弁以受，如賓禮。賓之，兩馬束錦。

以饗與腥為死牢。又言賓之以見上節，復出迎大夫，為備禮皆與上互見。

都氏曰：西夾不飲，以東夾全損也。未醴，誓不殺，常用等也。故氏曰：官未從饌，乃與饗。並言于此者，因文而遂及之耳。死牢，饗與腥也。牢，十車則二十車也。

饋象介

士介四人皆饌大牢。未百筥，設于門外。一宰，夫朝服牽牛。

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一無備

宰夫牽牛則無束帛可知而有司牽羊豕又可知

按介與賓雍餼之費用米共一千四百石禾六萬把

薪十二萬把芻亦十二萬把牛羊豕共三十六頭又

按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其前設殮賓與上介禾禾薪

芻車一百八十乘衆介六人數半上介亦用車一百

八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無論薪米狼戾即街衢充

塞何地可容晏嬰所謂飲食若流者其然與故聘禮

為季世之衰政非先王舊典也愚按郝論是矣然吾

獨愛其文章法政察字句奇變酒肉帳簿寫得精妙

賓問鄉

如許古今罕有也

賓朝

接前請有事于大夫

服問鄉

卿受于祖廟

下大夫

賓

賓者出請事大夫

朝服迎于門外

再拜

賓不答拜

揖

大夫先入

每門

每

曲揖及廟門

大夫揖入

擯者請命

庭實設四皮

賓奉束

帛入

三揖

皆行至于階

讓

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

堂北面

聽命

賓東面致命

大夫降階

西再拜稽首

賓辭升

成拜

受幣

堂中西北面

賓降出

大夫降授老幣

一無備

邾氏曰

春秋時五霸主盟

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

以大夫家用公朝

大夫為擯

非威權震主

而若是乎按

邾說良是卿當用老擯耳

賓私面卿

郝氏曰大夫即卿庭實時君所以享卿者束帛賓親奉以將命也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上介私面卿

郝氏曰賓面卿之幣如覲君亦束帛四馬賓稱面致面見之辭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倒前文如覲、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却氏曰幣如親君亦束錦僦皮故氏曰大夫于其既拜乃辭之降于賓也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幣以從之

却氏曰衆介即卿士介如覲幣各玉錦束也入門右奠幣出與上介同卿始辭終受異也又曰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于為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異于主君抑何責倨與子曰天下有迫致不在大夫是書于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賓退  
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一擯者退大夫拜辱

上介問下大  
大嘗使者反  
士介問下大  
夫禮

下大·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  
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  
主國之卿賓皆親奉幣致命矣其下大夫亦皆有幣  
及則使三介朝服奉幣問若下大夫中有嘗使至于  
其國者則上介朝服奉幣問重其曾來使有故舊之  
誼也文義如此今倒敘下大夫嘗使至及上介朝服  
于前下乃云三介問下大夫者蓋以云上介朝服則  
三介自蒙上朝服可知若敘三介朝服在前而于上  
介又言朝服則文辭累墜不言則嫌于異禮故知作

者之苦心也其面該上介三介言

代受問之禮

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郝氏曰大夫若不見謂卿至下大夫或有故不得見宿介主君各以其爵使人代受幣卿使卿受大夫使大夫受但代受幣不代答拜代者不敢嘗承其禮也

夫人歸賓介禮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醴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饗之禮儗之乘馬束錦一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儗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

卿饋賓介

郝氏曰夕即賓問卿之夕夫人禮從陰也設于戶東不中堂避君也君歸饗重食故有黍稷稻粱夫人歸禮重飲故但酒六壺不言士介禮不及也

大夫饋賓大牢未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再拜送一上介亦如之一衆介皆少牢未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公食饗賓介之數

郝氏曰老家相士衆宰大牢先牛故老牽之少牢先羊故士牽之

公于賓壹食再饗燕與羞椒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侑一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郝氏曰食致飲以食之饗致酒以饗之勸食曰侑送酒日酬皆以幣

三入易豐



鄉食饗賓  
介之數

還玉併侑  
禮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親饗則公作  
例前文 例上元 舉饗食  
大夫致之以酬幣一致食以侑幣

兩節錯綜成文具見游戲神通致食以侑幣併去亦  
如之之文尤橫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一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  
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  
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  
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  
如初入賓楊迎一大夫侑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  
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按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堂皆有東西房但禮文于大夫多見東房少見西房故鄭氏遂謂大夫無西房此館于大夫而云負右房則有西房明矣鄭氏于此無註而賈氏為之說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今不在大夫廟于正客館故有左右房按後記云卿館于大夫又云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以賓主皆有當為主人之嫌故不致不拜則其為大夫廟甚明安得以為客館乎曾子問有公館私館之說然儀禮則未嘗及私館不得引為據也朱氏祖疏說反以其言右房為不在廟之證蓋未嘗讀後記

卷八 禮記

二二

耳郝氏謂升堂以東為右按謂東西房者從來主堂之南面而云從有未据人之升堂北面而云者尤曲說無理

郝氏曰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以其信歸之所以為帛也還玉玉即圭璋也還玉有幣資送曰信紡紡絲璧加束帛之言防護玉也禮主君致聘君之禮亦以還玉同帛來皮四皮也還玉則併致之校受之禮與

公館賓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sub>四事併敘練字</sub>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

賓拜來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sub>郝氏曰賓從請命于朝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于其館而更受命于朝也</sub>

贈送

郝氏曰來禽鵲之屬可群畜曰來時義云來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小賜頻故于臨行併拜三拜教其類也計主君所使迎客者記云卿大夫計此蓋大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報皆計聽之聽待也

遂行舍于郊一公使卿贈如覲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

無償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

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

如其面幣一士送至于竟

郝氏曰公使卿贈使臣行亦如賓私覲之幣所以教也故氏曰無償以其答已之親故也大夫親贈無償可知承上重言

歸反命

還本稱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禮乃入陳幣于朝

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

儀禮通論

卷八



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一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  
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  
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  
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侑幣以告曰某  
君使某子侑授宰禮玉亦如一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  
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  
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  
也君其以賜手一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  
再拜稽首君答拜一勞士介亦如一君使宰賜使者幣使  
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一介皆送至于使

還家釋幣  
告主

釋幣于門。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

卷八 葬禮

三

之

邾氏曰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家庭之限入則禮之門釋帶稱釋奠重稱也。席于作酢主人也。奠謂初獻稱主人自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士酢主人三獻成更一人舉爵酬主人舉所奠一奠于爲左更酌酒獻成更一人舉爵酬主人舉所奠一人之爵行旅酬以編從行一家臣獻畢主人舉所奠一

聘遭喪

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

禮賓唯饗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一遭夫人世子之喪

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一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邾氏曰下遭喪謂君與夫人世子之喪皆大夫攝主而使臣致命主人即大夫

聘君薨

聘君若薨于後入境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一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一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

康未曰稍前未赴受饗餼之禮不受饗食此既赴唯稍受則饗餼牲牢之類皆不受也出袒括髮以下左傳宣十八年子家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此似本之為說

郝氏曰使臣未入他國境君薨則反已入境遂終聘事升自西階殯在西階也辯編通使介編以公賜告于殯如君存盡言賜禮也入門右入殯宮門右



私喪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却氏曰不饗食一食再饗皆不就饗餼猶受也

賓介卒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為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一士介死為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館造于朝介將命一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廟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若賓死一段左傳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卒將以尸入上介茅尹蓋曰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此與之同若介死兩段分兩義一主言上介一主言士介故上介用唯字以見上介異士介士介用雖字以見士介同上介用虛字皆有法極為簡練按左傳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故此記遭喪禮于末甚詳

款氏曰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君不在故介為主主人介為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雖士介以下賓送上介已見于大夫介卒亦如之之中故惟主士介而言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手

表八聘禮

三

小聘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一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

按小聘之問、禮簡子大聘多矣、猶易以行、故記者綴附于末、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然則大聘之禮、蓋亦不數數行也

郝氏曰、不享、無玉帛、庭實也、獻、隨意獻、國所有、不及夫人、及君而已、不筵几、行禮于廟、使臣私覲于庭、不升堂、主君不使人、郊勞、其待賓禮如大聘之待上介也、三介、少大聘一人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

按昭九年左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註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

舊好故曰禮此即久無事則聘之義也鄭氏以事為盟會之屬與盟會無涉不因有盟會則不聘無盟會則聘也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

此節與上不蒙蓋謂行聘而又有事故者也有事故則卒行聘禮之後使者以束帛加于書上而將命焉名書文即字也編竹簡曰策削木板曰方辭多編竹以書辭少書于方板讀其書于門外公事使衆聞之



月一日

二

也客將歸主國亦以束帛加反命之書使大夫致于館明日主君親適賓館此館字即前公館賓之館

邦氏曰主人使人與客讀書門外鄭謂人稠處嚴不得審悉甚迂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一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釋軾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問幾月之資以道里計時月以時月計經費也鄭註非前儒已駁之不復贅

邦氏曰朝同位即前受命于朝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也祖始也始行也釋猶真也祖祭行神曰軾既祭飲酒于側即舍于郊之夕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丰厚丰寸博三寸

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不、言、主、采、等、簡、妙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朝天子諸侯朝天子也問諸侯諸侯自相問也鄭氏曰于天子曰朝于諸侯曰問互相備非也諸侯無相朝禮亦無問天子禮也此言諸侯朝天子用圭九寸考工記云命圭九寸侯伯七寸與此不合鄭氏執考工記以九寸為三公之圭亦非也此言朝天子之圭繅凡朱白蒼三采每一采為二等相問以為六等朱氏曰雜記孔疏曰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相問而為六等也按上記只有朱白蒼而系為二等相問而為六等也按上記只有朱白蒼而雖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而失此

三字也愚按朱從孔疏看出乃知記原文本重朱白  
蒼三字義既明了文亦殊有妙趣觀一處如此則他  
處為人所刪去者不問諸侯之圭纁朱綬二采為四  
知凡幾矣可惜也周禮典瑞職云王五彩五  
等不言二采四等可知也周禮典瑞職云王五彩五  
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蓋取此三采以  
為公侯伯二采以為子男而增王為五彩又易等字  
為就字以一采為一就而變亂之鄭氏執典瑞之文  
解此亦非也其于朝天子曰以三色再就則是以朝  
天下屬之公侯伯于問諸侯曰二采再就則是以問  
諸侯屬之子男本文之義豈如是乎且聘禮以一采  
為二等周禮以一采為一就義各不同鄭混合之以

為三色再就二采再就若以就作等解當云六就四  
就不當皆云再就若謂一采為再就三采即六等疏說  
又與周禮分就為五三再一之義不合是不惟不合  
聘禮且不合周禮矣然亦自知不合姑隱約為言而  
任其意義之模糊其欺世如此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解見前受命行節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又齋皮馬  
此與上不蒙蓋因問諸侯而及之耳君行聘鄰國其  
問卿之幣俟于郊陳之肆陳也不于朝者不混君禮  
也又齋以皮馬齋持送也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一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左傳文十一年秦伯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此本之為說，辭曰之辭不受也。承上言此以見辭孫說足達之義，非禮也，敢上句三字，下句一字，不敢言聲情如見。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

却氏曰：館，不于敵者，使賓全其尊，使主人全其歡也。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殯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

殮禮輕不以束帛致命故賓不拜也沐浴而食之上  
言三日沐五日浴則初至館並宜沐浴以洗風塵殮  
于初至館即致故言沐浴而食嫌未沐浴先食也且  
魚見初至館有沐浴一節亦一筆見兩事法鄭氏謂  
尊主國君賜夫既不拜矣豈有以沐浴為尊者且受  
饗受饗何不言沐浴耶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一賓即館訝將公命入見  
之以其執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執雙句法  
却氏曰賓即館主君既命訝見賓訝入自見如私而  
也以其執如大夫屬士雉之類賓于聘享等事畢乃  
復見訝復報也以其執還之

卷八 禮

三十一

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言此亦見國中圭璋璧琮皆非一矣

宗人授次次以惟少退于君之次

郝氏曰次門外賓初至之次君謂外諸侯凡諸侯以下皆有次賓次少退不與諸侯次並也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

爭承下如送君旋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

趨及門正焉

前後多規摹鄉黨之文而有意別為簡練刻畫以異

之賦之又賦惟一字二字為句甚奇古文中罕此

郝氏曰如重猶論語云執圭如不勝曲禮云執輕如不克皇莊威也將以圭授主君志誠專一疾趨而前

如爭先授手惟恐遲也手承主下使君取上防失墜也  
侯圭入君手如送往者到彼而後返也下階氣始發也  
舒再三舉足從容歎式又如授時疾趨及廟門顏色  
正復常也鄭以將授志趨為句授如爭承為句下如  
送為句皆不成文義

執圭入門鞠躬為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為盈容衆介北面  
踰焉私覲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  
主慎

皇且行威容而行也比較上增享覲及衆介之容節  
而執圭入門與出上之摹寫不盡者又重摹寫之鄭  
氏謂記異說非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一賓之幣唯馬出其餘



皆東。多貨則傷于德。幣精美則沒禮。賄詰在聘于賄。

賄財也。承上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之意。謂惟視賄之所在。即以是聘于賄。可也不必求多與美也。

凡執玉無藉者襲。

此玉指圭璋。不用束帛承之。曰無藉。執者其衣襲也。曲禮下云。凡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但云無藉者襲。則有藉者裼。自可知。此減句法。

禮不拜至。醴尊于東廂。瓦大二。有豐薦脯五臠。祭丰臠。橫之一。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

以卒字代終。扱字文庶不排。

邾氏曰禮通作醴主君醴賓醴皆無拜至也

主人之度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賓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賓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賓者立于閤外以相拜。賓辟。賓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兄弟之國謂同姓及與為昏姻者也。問即聘也以明前文言夫人之聘享惟兄弟之國為然。餘則否

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邾氏曰幣之所及謂大夫以上聘君皆有問幣邾大夫時勞賓行聘者畢不脫朝服即往勞賓于館邾先施者歟也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肫肉肫白肫及庾車

祖考大夫則舉其諡曰某子士則舉其字曰某甫此于皇祖言某甫皇考言某子互見也

邾氏曰羹飪謂歸饗之飪一牢賓以祭于廟主行子孫一人為尸昭穆謂子孫古者大事出奉用不祭也筮一僕俱一尸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稱饋食之禮大夫惟少牢此雖大牢其禮亦如之肫通肫肉及庾車二役則人無不備矣

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外夫人歸禮既致饗旬而稍宰  
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一凡獻執  
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爲羞餼爲獻比

饗餼物多故旬日乃稍上賓饗餼五牢則日五雙上  
介三牢則日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中間也間日則  
二雙凡獻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於面面前也此獻  
乘禽之禮禽羞禽之熟而有齊和者餼獻新物也比  
餼也皆餼此獻乘禽之禮  
日如其饗餼之數叙法簡淨本是士日一雙而云間  
日二雙善變而有裁制之妙

卷八

三



卷八 車禮

三十五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各以其

爵朝服

郝氏曰、使臣請親王國宗廟朝廷自下門入、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也。賓與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

士無饗、無饗者無備。○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郝氏曰、大夫不敢辭、謂私親遠賓、講有事于大夫主君既禮辭矣、及賓問大夫時、猶無再辭也。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饗者無饗禮

郝氏曰、凡主君有故、不得親饗、則使人致之。籩豆有正有加、君雖不親、必併加籩豆、以敘不親我也。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郝氏曰、主國大夫餼、賓與上介以黍梁稷、無稻、大夫禮卑也。

既將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

邦氏曰：無行，謂使臣獨聘本國，無他往。如吳季札聘諸國，是為有行也。則重賄以報其幣，反猶報也。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一君以社稷故在。

寡小君拜，一又拜送。一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邦氏曰：曰以下，主君館賓，拜四事。擯者贊禮之辭。一拜聘享，二拜夫人聘享，三拜送賓行，四拜問大夫。

賓于館，堂極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教氏曰：賓將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不致。不拜者，賓主各有需，為主人之嫌難手，其為授受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

邦氏曰：大夫來使，謂外國大夫，其君有事，使來非為聘也。罪謂得罪如魯衛鄭，得罪于晉，執其大夫，是有

卷八 車社

三十一

罪也則無饗禮無罪謂以好會或謝罪未雖非聘必饗之故氏曰過謂假通而通雖饗之即經所謂過邦饗之以其禮復記于此者蒙未便之文也郝氏曰其介為介享大夫使者之禮也大夫為苟敬也其介仍為介異于聘之以介為賓以大夫為苟敬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郝氏曰有大客謂有大國賓後至則先客為小以饗食致先客而親享大客又曰斯禮起于春秋五霸之際無疑也賓為苟敬主君不敢饗而賓其上是苟度卻單之賓也無行而後重賄春秋諸大夫之聘絡繹也特牲而無行者寡矣大夫奉使有罪被執世儒所謂伯討也其大客則晉楚大夫也其先客則魯衛之使也

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稜十稜曰耗四十秉為一

耗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之四

三

儀禮通論卷九

新安首源姚際恒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氏謂此為諸侯食小聘大夫之禮蓋以篇內六豆六簋及庶羞十六又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以此知之是固然矣但此等器數篇內既已明之則其餘進反揖讓諸禮上下大夫自同可知不得盡執以為食小聘大夫之禮也  
敘食小聘下大夫禮便見食大聘上大夫禮亦是一篇見兩篇法

儀禮通論 卷九 公食大夫禮



陳設

具羹定、向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該鼎烹制見、若東若西、此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侯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具即燕禮大射所謂射人告具之具、此減字法、烹若束若編、鄭氏謂凡鼎烹蓋以茅為之、郝氏駁鄭說、無據、謂以繩束、烹編聯于鼎、則是以烹與烹同為銅所成、今按三代鼎器皆無烹、鄭雖臆測、或是也、酒云飲以其所用、而名漿飲之、飲亦然、玉藻五飲漿飲其一、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

迎賓

公食大夫禮



羣臣及介  
即位

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東、南、西、面、北、  
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  
北面西上。

內官之士內庭侍御之屬鄭執周禮謂夫人之官內  
宰之屬不知夫人之官奚為在此可笑也且周禮內  
宰亦言天子之制不可以言諸侯也

邦氏曰東夾東廂房向西也南謂立東夾之南宰東  
夾北立大夫之北鄭謂夾室向南據尚書顧命西夾  
席南向聘禮東西夾請饗亦南向不知夾室本東西  
相向此南向是陳設統于堂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

拜至

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至拜賓至也以拜至為至猶聘禮以適館為館也。聘禮云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此上即云再拜者乃謂公先將行再拜禮其實一拜也。觀下又云公再拜則上之再拜為一拜可知。特變其文教氏乃謂不言公壹拜文脫非矣。聘禮云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此文與同然亦有異何則彼拜也未成拜此拜也已成拜惟已成拜故下云升不拜也。蓋以君拜臣至其禮太崇故賓直在下成拜而無所遷延至是雖辭之而

公食大夫禮

升亦不復拜矣。然公終以為成拜。故又命之成拜。然後復于階上北面再拜稽首焉。爾他處皆云升成拜。而此云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多不拜一層。又多命之一層。皆變于他處。而描摹情事。鏤心刻腎。幾于入神。

鼎入載俎

士舉鼎去。鼎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局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盟。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飣。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胄七。同。



公食大夫禮

曰

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七七奠于鼎

逆退復位  
邦氏曰士去鼎蓋于大門在外次為依人門後者在東西者  
先入也二人共舉鼎前立鼎東待升肉載俎也雍人以雍  
左人右人自鼎之西出左人立鼎南待升肉載俎也雍人以雍  
饗同旅各饗人旅之屬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雍  
入陳于旅各饗人旅之屬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雍  
大夫南操七載肉者言長非一于鼎也北將七七盥手立當洗  
東夾南向之北進者與退者交于其位前卒盥序進立  
北南面操七舉肉而左退者待載者立鼎東西面執俎  
以載也魚乾魚腊乾禽飪熟也魚腊與三牲皆熟于俎  
鼎食禮也無腥也鼎尾縮載體以熟下橫設之也  
同皮也魚七腥也鼎尾縮載體以熟下橫設之也  
首向也魚七腥也鼎尾縮載體以熟下橫設之也  
正曰倫也魚七腥也鼎尾縮載體以熟下橫設之也  
此以上皆熟于鼎以七載之俎真設之一也俎純肉曰膚割



設正饌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  
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  
序立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變聘禮設于  
醬繼之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麋以繼之西菁菹  
鹿麋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全不排敘腊腸胃亞  
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  
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  
錯不排終以排南陳大羹清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盞由  
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盞降出入及位公  
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所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

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牛。飲酒。實于解。加于豐。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丘東。宰夫東面坐。啓筮。會各卻于西。

與聘禮歸賓饗餼一節處處變換真為妙手而辭更

古峭

邦氏曰公設醢醬饌以醢醬為主也醢醬宜居東賓為遷于其所不敢煩公也公既設醢醬退立東敘內除階上少東也不當除示親饌饌東出也醬東醬與醢同處席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南別為二列西上者起西西北終西南西韭菹菹東醢醢東昌本昌本屈而南康藿藿西菁菹菁西鹿藿藿鹿藿北韭菹也即前大夫匕載之俎俎七設于六豆南北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豕俎乾腊乾腊北一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接腸

公食大夫禮

卷九

五

賓祭正饌

胃東獨設無並曰特黍稷六簋兩兩相對為二列東  
北上黍當牛俎之牛特黍稷而稷六簋兩兩  
北三簋終一列也南陳者東南稷稷西又黍交錯以終此  
此南三簋又終一列也醬于其也醬在六豆北大羹設  
于醬之西坐遷跪而遷于其所也大羹之所即醬西  
公設未定賓安置不敢勞公也鉶小鼎盛鉶羹和牲  
肉為陪鼎所謂腳臠臠又謂羞凡四牛二羊豕各  
一設當六豆西六簋北也東上接豆為兩列自東而  
西東北牛西羊南豕豕東又牛二牛對也飲酒即  
前俟于東房之飲酒簋會簋蓋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  
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字于醢上豆祭之  
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  
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  
授賓賓興受坐祭洗手扱上鉶以相辯搗之上鉶之間



祭。祭飲酒于上豆之間。魚腊以不祭結醬清不祭。

敘賓祭凡五一殊別章法甚妙。坐取黍以下本當云坐取黍稷辯實于左手反于右手耳。今欲明其先取黍後取稷而以實于左手反于右手破為二處一在坐取黍句下一在又取稷句下並妙。又辯字一在實于左手之下一在又取稷之下故為錯換使四句之文全不排偶。左傳多用排句視此真覺傖父矣。黍稷言興以授賓。肺言壹以授賓互見也。肺言賓興受黍稷不言亦互見也。

杜氏曰擣猶搗也此所擣者醢醢而下五豆惟云醢者省文耳上豆韭菹醢醢也祭于二豆之間每取黍

公食大夫禮



設加饌

授皆以右手而實于左手既則反于右手授賓却氏曰壹以授賓三肺徧取合併壹授不再授也扱揄同以祭于牛羊二鉶以初揄牛鉶遂徧揄三鉶合其味東也教氏曰魚腊屬于北祭飲酒于上豆清屬于間酒在豆祭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醬屬于豆可知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

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梁西士羞庶羞皆有太蓋執

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

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脚以東臚曉牛炙炙

南醢以西牛載醢牛鮓南羊炙以東羊載醢豕炙炙南

南醢以西豕載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

以蓋降出

教氏曰脚以東至牛鮓此二醢為牛之炙載膾設也  
鮓南羊炙至豕炙此一醢為羊之炙載設也炙南醢  
至魚膾此一醢為豕之炙載設芥醬為魚膾設也牛  
三品二醢尊也羊二品一醢降于牛也豕亦二品一  
醢而醢次于炙又異于羊也魚一而已其芥醬復先  
于膾又異于豕也古人于食物之微亦以多寡先後  
示尊卑之義則其精微周密之意亦可見矣按教氏  
讀儀禮精細如此可謂千古無兩故錄之于前  
却氏曰穀以梁為大故君自設食以稻為善故宰夫  
供設食美曰膳羞進也庶羞即下脚膳等十六品肴  
美曰羞品多曰庶羞每品以一大鬻加豆上待祭曰大  
如脯之有橫臠也蓋豆上蓋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

公食大夫禮

表

一

賓祭加饌

執登左執蓋蓋階不升堂與宰執登同庶羞十六豆  
執不必多人先者也  
進授又反取之教氏曰先者一六豆  
言其南北節也郝氏曰正饌東庶羞西其節也  
于此出入也正饌中庶羞偏西故曰旁十六豆  
四列每列入也始饌西北為上屈折而東南旁十六豆  
即膾臠臠切肉  
膾始臠所謂西北至魚膾十豆  
膾始臠所謂西北至魚膾十豆  
上之意衆人謂不升設授先者一人進羞而  
階上設之所謂先者反之也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梁即稻祭

于醬清閒贊者北面坐  
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

受兼壹祭之

郝氏曰梁稻皆加饌即就席也  
先取梁就取稻奠于醬  
清之問以祭生席末即就席也  
賓于黍稷牲肺皆一祭之特于此發之耳  
祭不言其



賓食食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  
左擁簋梁。右執淸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  
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  
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  
公每段各見章法不辭。賓三飯。以淸醬。宰夫執解漿飲。與其豐以進。賓  
挽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  
于豐上。

郝氏曰。賓降拜。將食。拜。饌也。自間坐。跪于東西兩饌  
之間。擁抱也。取梁淸。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歡淸淸正。  
饌梁加饌兼取也。降。將往。食于西階下。不敢居尊也。  
公辭。解。降也。賓西面跪。奠梁淸于西階下。轉東面對。  
君既對。君西面坐。取梁淸。升奠于原所。從君命也。復  
降。辭。公。不敢。勞公臨視也。公許。暫退。東廟俟。賓食也。

公食大夫禮



箱廂通即夾室三飲以手舉飯食食必歡消肴必搗  
醬故曰以清醬漿飲即前俟于東房者食畢則飲酒  
漿設于箱西近賓右也庭實以侑食此時設之

侑幣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摯者進相幣  
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  
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  
受皮

卒食

公降立以待賓之復入而卒食也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  
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

卒食前云此會飯三飲不以此處也拭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

食禮三飯之後主君侑幣賓受以出復入卒食其禮始畢故賓入門左沒霤于庭南北面再拜稽首公辭其拜于庭乃升成拜以將卒食故禮更端一如初食時拜也鄭氏不喻此于賓入拜謂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于公辭謂止其拜使之卒食于賓升再拜稽首謂拜主國君之厚意本文皆無此義悉鄭自撰迂折極矣且凡拜皆有為如初食拜受幣拜卒食拜降奠拜其中豈復有拜厚意之拜耶故氏知其非謂此拜

公食大夫禮

為謝侑幣之賜亦非也前已拜受幣明日又拜侑幣

之賜若此時拜則明日不為重乎

鄭氏曰賓降辭公辭其臨視如初禮也會故初飯謂黍稷也稻粱此食黍稷也六簋皆有會稻粱無會故初飯食也梁故賓親徹二者以正饌也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

賓出歸俎

賓拜賜

食上大夫禮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

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鄭氏謂豆加葵菹蜩醢是也此偶不用周禮醢人之  
節菹麋鷄而用特牲少牢之葵菹蜩醢適相合者耳  
而教邾二氏皆以為節菹麋鷄何其惑于周禮而不

悟與

邾氏曰魚與牛羊腸胃倫膚三者各俎所載數以爵  
為差用九大小國之卿用十一大國之卿用七小國大  
夫用九大國下大夫大夫當小國上大夫下  
大夫庶羞十六西東四列上大夫加雉兔鶉鴽四為  
二十然陳設之法東西皆不過四四豆加南為一列  
南北五東西仍四也

不親食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以豆實實  
于甔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筮實實于筮陳于楹內兩

公食大夫禮



楹間二以竝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  
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無僨明  
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擯今作僨古擯僨字通後放此

敖氏曰豆實在壺簋實在筐又皆在于楹間皆變于  
食也庶羞不陳于上以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于牲  
肉也庶羞不于西方參分庶一在南又不執之牛羊  
豕以生歸皆變于食也

大夫相受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  
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  
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  
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

送幣亦然。辭于主人。降此一段調皆用雙法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傭。

此節與前賓食食節處對映。讀者參觀自得。其妙古東錦賤于束帛。故公用束帛。大夫用束錦。鄭謂用束

錦。大夫然文則諸侯宜不文乎。說詳昏禮饗從者下。

邦氏曰。此主國卿食賓之禮。親戒親速。不遣使也。迎賓于大門外。不于門內也。饗禮拜至。不可考。受醬受清。受侑幣。皆與公食禮同。但公受于堂上。此則自降階。降堂受。而授者升階。一等主降賓。不從。為異。公侑幣束帛。此束錦。公食賓。執梁清。降西階。此執梁清。往西序端。不降。主辭。公則反。公食賓。卷加席。公不辭。此主辭。賓即不奉。公食賓。受幣再拜。稽首。公不降。此賓降。首此主賓同。公食賓。將食降堂下。辭。公不降。此賓降。

公食大夫禮

一等主人從降公食徹降于西階下拜此徹于西序

又按公食賓受幣出復入拜卒食此受幣不出即卒食亦異

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

邦氏曰不宿戒當日戒也戒不速賓聞戒即至不再

有司具几與蒲筵常細布純加荏席尋玄帛純皆卷自

末宰夫筵出自東方

邦氏曰丈六尺曰常八尺曰尋緣邊曰純卷席者自下為末舒席者自上為本鄭謂末有識非也末在卷舒不在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教氏曰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

鉶羊牛麋羊苦豕薇皆有滑

古人鉶羹用牲而配和以菜示儉亦且雅

贊者與從俎升

教氏曰贊者之所有事于賓者簋俎庶羞之祭也而

簋有益罍○凡炙無醬

教氏曰此庶羞于三牲之炙皆為設醢惟魚膾乃用

芥醬是凡炙無醬矣不言哉如炙可知  
上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

上贊下大夫也  
二義以一順一倒出之極平常語透覺古奧之甚由

公食大夫禮



卷之

十二

下句無贊字上贊句無由字彼此互見下大夫無擯字即蒙上擯守減之又減真是惜墨如金

郝氏曰卿謂上大夫擯贊禮者食下大夫之擯也立堂下有贊升其立堂上贊禮者食下大夫之擯也註疏于上贊下大夫謂以下大夫為上贊非也諸侯之贊多大

上大夫庶羞酒漿漿飲庶羞可也

郝氏曰公食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漿飲進于賓三飯之後如食上大夫既加庶羞為二十則酒飲漿飲再說以之食庶羞可也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儀禮通論卷十

新安首源姚際恒

覲禮第十

按爾雅釋詁覲見也尚書曰覲四岳羣牧肆覲東后  
皆謂帝見諸侯也則上下之見皆同為覲矣自古臣  
之于君惟用朝取朝（昭）見之義尚書羣后四朝是也  
大雅韓侯入覲謂入見天子非以覲別朝也孟子朝  
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則以朝覲連言亦謂朝見  
也觀訟獄謳歌皆以二字為一事可見後因雅詩入  
覲之文遂相沿以諸侯自本國來朝者為覲故曲禮

覲禮

下分別朝覲二義言之而此篇亦曰覲禮皆失古義矣然即是以考左傳中庸王制諸書皆言朝聘無言覲聘者則朝自為正名而是篇之中亦云諸侯前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即作者亦自以朝為正名而非必以覲為有殊于朝也自周禮大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覲曰冬曰遇不獨昧覲即為朝之義而且增宗遇為四名以分屬四時益謬而無稽矣鄭氏誤信之乃謂三時禮亡張周禮之幟而譌亂古禮更足恨也篇中凡据周禮以註覲禮者無有一是故不悉辨而著其大指于此焉

郊勞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  
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  
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  
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  
氏乃止使者使對映者乃入侯氏與之對映讓升侯氏先升授几  
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備使者  
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  
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教氏曰云侯氏者指來覲者而言也若泛言之乃云  
諸邦氏曰云左驂四馬最西一馬馬首北以西為左使  
者親牽左驂出餘三馬侯氏士牽送

覲禮



賜舍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稽首之東帛乘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郝氏曰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

受舍

諸侯改侯氏稱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按朝乃正名故作者篇名雖為覲禮而文仍曰諸侯前朝正是不誤處鄭氏乃謂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

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其可恨如此

郝氏曰前朝將入朝之前舍朝門外次舍將覲先次門外以侯也按先朝而受次則入覲者衆矣故不曰所以防雜越也鄭拘周禮謂六服以遠近分至四時

覲

異禮或在廟或在朝或迎或不迎參雜煩亂不可為朝常迂鑿之說也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

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

依晉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

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

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玉受之玉侯氏降

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

裨冕荀子曰大夫裨冕意者侯氏服大夫之冕與鄭

氏執周禮司服六服以為天子大裘其餘為裨非也

墨車意亦大夫所乘故周禮巾車襲之以屬大夫鄭

覲禮

氏反據周禮以證亦無謂

云天子負斧依以俟侯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可以正周禮齊僕車送迎朝覲者及大行人賓主相  
去步數之妄云嗇夫承命及擯者謁擯者延之可以  
正周禮司儀交擯三辭及大行人公擯者五人諸說  
之妄

郝氏曰非他親親之辭請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擯  
者謁傳王命使進謁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字九  
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  
之侯氏升致命主建前句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

享

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四享謂享凡四次皆以帛璧致之其餘庭實無常貨  
唯國之所有也四字本不誤而鄭氏據周禮大行人  
三享反以此為三字之誤非也

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可以正周禮小  
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之妾又按書康王之誥諸侯布乘黃朱此十馬

與周初禮異也

郝氏曰正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論  
語云如有所立卓爾鄭謂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  
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鑿說也王撫玉以手撫  
摩其璧不撫帛也撫之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

卷十 親禮

日



聽事

禮舅撫婦摯同侯氏自奉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即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

事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簡甯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

上為初享之儀其餘三享庭實唯國所有故不悉言之但曰事畢也書文侯之命曰其歸視爾歸寧爾邦此縮為歸寧乃邦四字剪裁特妙

邾氏曰凡禮事袒左刑人袒右門東趨右也凡刑事尚右聽事猶言待罪

王勞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門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

賜車服

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也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篚服也加命書于其上升其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也升也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僨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僨大史亦如之路先設西上路即車先設于西路下四亞之車下四馬不在車下別設于車東以竝車而亞之也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覲禮

卷十

五

此明稱謂之辭乃夾敘體

按魯頌云王曰叔父此本親之稱在所勿論其父舅之稱出自小雅伐木以其詩屬君臣言則燕飲歡洽尊親之誼亦所宜然非施于朝常也自文侯之命平王以父稱晉侯與下堂見諸侯此二事是周衰所由始然猶曰以其有功而稱之其他未必然也曲禮下云五官之長曰伯伯即二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曰牧侯即諸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則槩以施之優崇過甚然猶曰以其爵之尊卑為稱也今惟云大國稱伯父伯舅小邦稱叔

父叔舅則純乎春秋時之稱謂矣蓋春秋無二伯時其  
之霸自為之諸侯皆州牧也故不復分爵之尊卑而  
非天子所命之稱稱州牧大國以州牧之  
惟分國之大小以二伯之稱稱州牧二國是又異于曲禮所言也嗚呼可以觀  
稱稱州牧二國是又異于曲禮所言也嗚呼可以觀  
世變矣  
此之稱謂考之春秋時亦不盡然如魯衛大國也而  
稱叔父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  
告叔父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是也晉則  
或稱叔父或稱伯父左傳僖二十八年曰王謂叔父  
成二年王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又昭九年王曰

曲禮



卷十

二

饗禮歸

伯父惠公歸自秦是也

饗禮乃歸

饗禮謂行饗之禮也鄭氏牽合周禮掌客有享食燕三者以禮字為指食燕然則饗非禮而食燕乃為禮乎不通如此

覲禮正文止此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

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  
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  
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此一節乃後人所竄入者宜刪去意其人必以覲禮  
文字寥寥故妄為增益與冠禮之記正同其文與儀  
禮絕不類有目之士可一望而辨且非正文非後記  
不知何屬其中如曰上玄上圭又曰東方青東方圭  
兩用圭字為玄又為青因上甫言圭故以東方敘于  
南西北之後避其重極為可笑其祀方明設六色六

見豐

卷一

一

玉象上下四方天子乘龍及升龍降龍又分四方門  
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等語事義悉不經頗類緯書  
又多為周禮作備而大戴記朝事儀襲之鄭氏于此  
極喜其說而以周禮及禮記明堂位大戴朝事儀竝  
相串合謂此是天子四時與諸侯會同而盟及祀盟  
神等事皆不殊說夢矣教氏不依鄭解又目為大朝  
覲之禮並屬無識郝氏則依違之謂此節一家之說  
揔不知其為偽文耳

記○凡俟于東箱○偏駕字不入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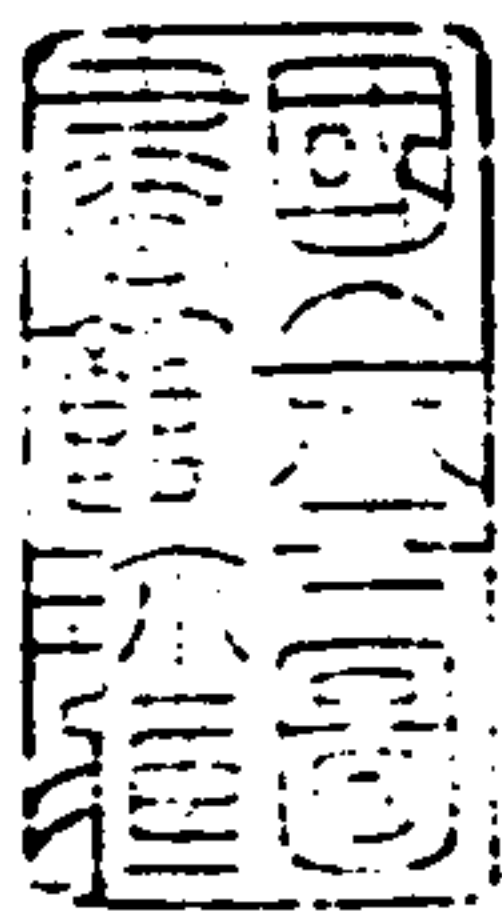
王為正駕則王以下皆為偏駕故謂諸侯之偏駕不

得入王門也鄭氏牽合周禮巾車以偏駕為金輅象輅等又自知諸輅既同王不應又謂之偏乃曰在旁與已同曰偏其曲說如此

奠圭于繅上

圭特無束帛藉故即以繅為奠

覲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一

儀禮通論卷十一上

新安首源姚際恒



喪服第十一

聖人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此言心也內也若夫服者身也外也所以象其心表其內也心身內外雖有重輕之分然實相需而不可闕也夫衰不當物固為不可然使當喪而衣夫錦又可乎哉故知喪服之不知<sup>可</sup>己也喪之曰哀曰戚義止于哀戚耳若夫服者其間親疎等殺儀節繁苛必也區別而詳明之斯可以昭示來世雖古今異宜先後

卷十一上喪服

一

殊制然必賴是篇之存以為範圍而損益焉一則是篇有功于世誠大矣豈可以其不盡協于今而少之乎

嘗謂儀禮喪服篇世所不可少之書亦不可盡從之書若無此則喪服源流于何而見若盡從之則又有未宜者譬如垣墉樸斲尚有賴于後之豎茨丹雘焉儒者讀喪服當知此義

子夏傳

喪服正文甚簡多有以一二字為一章者故不可無傳以為之發明但托名子夏則不必耳其文氣條鬯

斬衰三年  
制

自屬儀禮後人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傳曰：斬者，何  
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黃者也。苴經，大桶左本在下，去  
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  
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  
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  
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  
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  
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  
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

卷十一上表服

二



畢。銀而勿灰。哀三升。管屨者管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苦  
枕塊。哭晝夜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  
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  
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上古惟心喪無時無服。自唐虞始為三年之喪。虞書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是也。故孔子與宰我論三年之  
喪。竝言父母。中庸引子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則為父母之時皆三年也。論語兩  
言見齊衰者。孟子對滕文公言齊疏之服。皆無斬衰  
之名。則為父母之服。皆齊衰也。不知何時尊父抑母。

別如斬衰于齊衰之上如儀禮此篇及禮記中檀弓  
曾子問問傳喪服四制亦皆云然意者其服既分則  
為父三年父在為母期者其時亦分于其際矣是喪  
服固後出之書也其斬字左傳有新然在衰經之中  
語意似取諸此而左傳齊要嬰處衰斬苴經帶斬字  
屬苴字讀處衰即齊疏苴麻之無子者斬苴以為經  
帶也與喪服之文別不可引為據也當謂父母之喪  
古不分而其後分之而唐以後復不分以至於今皆  
三年服則仍其古與今之不分者生我同之義也其  
從斬齊之分者尊親異之義也各持一義而尊親異之義終不

卷十一上 喪服

三

敬夫生我同之義所以今卒變而從古而百世以下

自可無異說與

餘見齊衰期章父在為母下

以苴為經即謂杖為苴以菲為屨即名屨為菲此皆  
古人隨筆用字之法畢冠合縫而畢之也外畢吉冠  
以邊向內凶冠以邊向外也納以足納屨也外納他  
草屨以草緒向內此以草緒向外也冠屨二者對映

成文

鄭氏曰苴包也臙腫粗惡之狀苴經杖謂經與杖皆直絞麻為大纁固首曰經經之也苴經杖亦直起之狀麻為首之名稱杖以扶小毀瘠竹為之其狀亦直絞麻為要帶視首經大纁小有差亦稱要經杖五版經皆絞麻為之始死麻散要成版絞據後經文齊衰以下帶皆言布不及麻蓋言麻經則該首要也古禮股有衣



卷十一上 衆服



饋之饌都人曰素食無滋味之和也

斬衰三年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以父為至尊故斬衰三年此所謂尊親異之義也說見上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言諸侯為天子者所以別下君之為諸侯卿大夫也必別之者特為諸侯出也言諸侯則諸侯以下亦當然但亦如為諸侯有貴臣衆臣之別耳下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可類推以見矣

君傳曰君至尊也

君指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鄭氏復連天子言非是  
此謂貴臣為其君也末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  
君布帶繩屨

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經云長兼見嫡傳云三年兼見斬

周重宗法故父為長子服如子為父然亦過重揆之

情理未為允洽後世宗法不行故為子槩以期

都氏曰乃指父重謂宗祀教氏曰祖謂別子也繼祖  
者大宗子也此云不繼祖者惟指大宗之庶子言若  
小繼所謂不繼祖與稱者則兼大宗小宗之庶子也

卷十一上喪服

五

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以必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為之後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為人後者與後世殊大宗無子始得立後非大宗不得立也見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

教氏曰此于尊者惟言所後者之祖父母于親者言所後者及妻之父母以下儀言之者嫌受重之如思主于所後者而後畧于其妻黨也其妻黨之服且如是則于所後者之親服蓋可知矣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妻為君傳曰君至尊也

教氏曰妻與臣同故亦以所事者為君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筭髻袞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筭三尺吉筭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布總以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六升布箭筭小竹簪髻露髻也男子婦人之別大槩始死男子去冠而見筭纓婦人去吉總筭而見纓襲後男子去筭纓而括髮括髮以麻婦人去纓而髻髻亦以麻蓋去纓則髮無所攝用以代纓也成服男子則加喪冠于括髮之上婦人則加布總箭筭于髻之上子嫁反在父之室鄭氏謂被出是蓋出則反室與未

卷十一上喪服

六



嫁同故仍為父三年郝氏謂既嫁無夫反則是贅婦  
贅婦為父三年此禮未聞且夫死當守于夫家何為

反常在父之室乎其謬不可不辨

教氏曰總六升亦但指卒哭以前其卒哭以後當與  
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郝氏曰鄭謂  
婦人受衣不言故附會之衣與裳無殊今衣無括因周禮王后六  
服但言衣衣故附會之衣與裳無殊今衣無括因周禮王后六  
衣錦裳衣裳錦裳鄭不殊之證其為不殊耶皆禮女純衣  
總六升即裳鄭不殊之證其為不殊耶皆禮女純衣  
不及裳徒言緣者即男女本記衣社尺寸各殊社即裳  
未別男女也如冠算男女異記明言之矣又謂女行  
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括齊衰三月  
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反在父室不當為  
三年乎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

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此別言衆臣為君以見上君一章之為貴臣也故傳舉貴臣對衆臣又增一近臣以見其職下于衆臣而服同貴臣皆詳悉有致衆臣杖不以即位又增衆臣

### 一事亦傳補經例

鄭氏曰公士謂諸侯之士與大夫之家家臣名為其君新衣但加布帶與齊衰以下同履麻然不思管與不杖期以下同蓋為貴者恩重盡服爵半者恩殺服損也公卿諸侯之卿大夫室老大夫家臣之長杖即大夫之邑宰此皆貴臣餘皆衆臣也近臣聞命之屬版無等位亦異于貴臣以杖即位也近臣聞命之屬版無等惟視國君服版耳菲即屨也按此亦新衰但言布帶非遂廢麻也與下疏衰等布帶同說詳首章

卷十一上 衰服

七



齊衰三年

父卒則為母

傳義見于齊衰期章父在為母下故此無愚說亦詳  
彼

繼母如母簡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字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母因字猶殷因于夏禮之因繼母因母而繼故遂  
稱適母為因母亦隨筆用字之妙法鄭氏訓因為親  
若然論語因不失其親何兩用乎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  
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

卷十一上 喪服

八



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母也  
註疏謂此主大夫士之妻與妻子未然此當屬大夫  
不屬士何也士一妻此二妻矣且一妻無子一妻蚤  
死則妻必衆而後有之即以為諸侯矣不可者此云  
如母又非同上繼母之如適母乃如生母也蓋大夫  
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父沒如衆人三年今傳但云  
死則喪之三年頗涉混況公子為其母練冠緦緣父  
沒大功併非三年者耶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  
也

據父母為長子三年重大宗也又父在子為母期厭  
于父也周皆曰有義存焉然于此則大有未宜者子  
于父莊為母期母則不論夫在否為子三年母逾子  
服可乎然則欲隆重宗之義或姑略厭父之義使母  
子之間各平其施庶幾可也後世父母既不為長子  
三年子于父在又不為母期則盡反之矣  
教氏曰此加隆之服不宜云不降父母于子其正服  
但當期初非降服此說惑于正服降服之說新見後  
記末章  
而誤者也傳意謂父母為衆子期此不降其適使同  
于衆子耳非不降其服之謂也

齊衰杖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緣鄭氏第云如深衣之緣不言何衣賈氏謂中衣按玉藻云長中繼拊尺此長中非長衣中衣之謂解見本篇則無所謂中衣也郝氏以為深衣此本明喪服不應遽及深衣亦非教氏曰其布帶與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為之問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縗緣檀弓曰練衣縗緣則重服未練以前與夫輕物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按問傳檀弓皆言練後冠衣之緣未有言練

前者因此以為重服練前亦皆有緣亦屬臆度今姑  
存教說以俟考云

都氏曰經帶杖履與三年同重言者明為義屈實與  
如冠之同情也故言齊衰與冠皆從有所受受冠八升  
是也記云齊衰初四升其冠七升以冠為受受冠八升  
七升冠更受衰初四升其冠七升以冠為受受冠八升  
麻以小功之冠為衰小功可推總麻三升小功五升  
者三個月見也則既葬版除故無受傳本明齊衰而及  
功總附見也帶謂布帶不除故無受傳本明齊衰而及  
領袖帶與緣布細各視其冠布升數恒按却解緣  
為深衣領袖非辨見上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卷十一上 喪服

十



此主扶陽抑陰之義而因以異其父母之服也然考  
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于父母之懷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皆以父母並言則皆三年可知也且  
生子劬勞而三年在懷者非母乎父反若因母而帶  
言若是者何也言人情也若夫父之為至尊則天理  
也天理不外乎人情人情皆本乎天理固不可以人  
情而勝天理亦不可以天理而抑人情天理人情兩  
無軒輊斯為不易爾

唐武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詔依行之開元中盧從

冰上言以為不可卒不從朱氏謂當從儀禮為正虛  
從冰議是其意以為宜從古也不知此正非古古乃

三年自左簡冊不知考耳

餘詳首章

摭上云慈母如母下云出妻之子為母則以母同子  
慈母及出母又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為母則士之  
庶子同庶人可知又以母同于庶母此等處斷乎說

不去不若且從古

謚三年也

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母妻同版觀傳文子母則嫌輕問之而多費其辭于  
妻則平問之而辭至審亦可見免然自然之大致矣

卷十一上 表版

十一

出妻之子為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  
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  
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出妻之子為母期此禮無可議但以不出之母同于  
出母則如何為父後則不服亦過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親傳曰何以期也責終也

上言繼母如母則父卒三年此父卒繼母嫁而子從  
之嫌其亦三年故著于此蓋既嫁則于父絕挈子則  
于子未絕其服當如是耳註疏誤解謂父卒繼母嫁  
而子為之服以報之今以親母論父卒母棄其子而

齊衰不杖  
期則杖

齊衰不杖  
與人

不杖麻履者

鄭氏曰麻履與疏履異冠經帶等皆同杖類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此惟據父在者及父卒不為祖後者言下云父卒然

改嫁其于夫與子之誼皆絕子可服不可服也故喪  
不著而況于繼母嫁乃為之服乎凡母出與嫁有別  
別出者以過為父所出子則不敢過其母也且非母  
之自絕于夫與子也故子為服期若嫁則異是  
王氏曰繼母曰從其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為服教  
則離母嫁從者其服可知若謂此繼母教也鄭氏曰然

卷十一上 喪服

十二



後為祖後者服斬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  
後者三年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  
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  
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  
子首足也夫妻脾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  
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  
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  
也

觀兄弟同財有餘歸宗不足資宗之說于此見古宗法之善也後世宗法不行分而不合貧富因以不齊甚至閭牆構怨者有之嗚呼可勝言耶讀此令人嗚咽

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此惟命士以上為然不命之<sup>士</sup>不能脩四方之宮故也凡所謂父子皆異宮者凡兄弟之為父子者皆異宮也是兄弟異宮非父子異宮從來錯解為父子異宮觀此文自明說見內則

鄭氏曰伯孫世者父之兄則小宗也繼世尊之故曰世宗者小宗也即世父之母之宗族六曰昆弟之義無

卷十一上 喪服

十三

分承上夫而言父子夫妻昆弟俱是一體然父子夫妻不分而昆弟則分似乖于一體之義故言其理之不容不分者以釋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蓋古有此稱亦或有不以之為氏者故傳引之以釋古之昆弟亦見矣

大夫為適子為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為妻不杖

按降服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揆此惟為人後者及女子子嫁者可其餘皆似未允檀弓載縣子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可見古不降自周家貴貴始創為此典今以公之昆弟公子大夫

子言之此輩已身非貴亦從父兄而降何與是雖名  
厭降實則子弟藉父兄之貴而施及其所親也可乎  
且公之庶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公子為其母  
在五版之外此非人情斷乎不可也以大夫言之天  
子至尊諸侯雖臣亦國君也其或絕或降固可勿論  
若大夫則人臣爾其于世叔父母昆弟皆一本之親  
也乃謂之旁期而降之若貴敵則仍不降是全以爵  
而不以親矣斯固貴貴之典之過以至此也後世貴  
者不復行降禮此亦見天理人情之公而周法之不  
行于後世也宜哉

卷十一上 喪服

十四



教出曰父之所不降謂大夫為適婦亦大功如衆人故子亦為父之降不杖期如衆人也若大夫子庶婦降而不敢服其子亦降為大功所謂大夫之子從乎庶大夫而降也父沒為母三年乃得為妻杖不敢司子父在為母也故

昆弟曰為衆子

按衆子父大夫降大功諸侯絕則此為惟據士言鄭氏因此是言士遂謂士謂之衆子大夫謂之庶子則迂

矣

教出曰衆子即庶子對長子立文故曰衆子庶則對適之稱也實一耳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郝氏曰父母于適子三年于庶子期昆弟相為期大  
夫于庶子降為大功于適子不降故大夫之庶子厭  
于父為庶昆弟亦大功于適子之為昆弟者仍期故  
曰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言弟適少子庶者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適孫亦如之

祖為孫大功令以適子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  
孫故為之期不敢降其適使同于眾孫也若有適子  
在則等孫耳無適孫之名也孫婦本總今為適孫婦  
小功若適婦在則否故曰亦如之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數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  
不貳斬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

卷十一上喪服

十五

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不貳斬者，既為人後，即為所後者斬。若又為其父斬，是貳斬也。所以必為之後而不貳斬者，以大宗為重，不得不降其小宗之服也。故又問：為人後者，孰後？惟大宗可為後。餘不為後也。又問：何以必為後？大宗大

宗者尊之統也蓋小宗五服內尊之大宗又統乎小宗而為全族所共尊故曰尊之統也下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假如禽獸知母不知父至近也野人不別父母尊卑亦近也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及學士知尊祖稍遠矣諸侯祭及大祖天子祭及始祖之所自出愈遠矣故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言此尊者尊統之遠以況大宗亦尊統之遠之意故又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大抵傳文清疎而拘折故解者多不明因釋之

因繼大宗之義故為其父母降而為期此事勢之不

卷十一上 喪服

十六



得不然者然觀其于為人後者之父母稱曰其父母則仍不易父母之名蓋生我者父母天經地義之常不可變易其稱也後有于父母上加本生二字以別之猶存父母之名未大失也馴致改稱為伯叔父則併父母之名而易之矣此委巷之禮而非先王之禮也至于有天下者入繼大統宋儒議禮亦謂宜稱皇伯叔父夫曰皇伯叔父則臣也子可臣父乎是以委巷之禮加于朝廷尤悖矣蓋入繼大統天下之公也君其父母屬諸天倫一人之私也聖人不以公廢私故漢宣繼昭帝稱史皇孫為皇考是為近古彼後來

紛紛直妄說耳

云大宗不可絕則小宗可絕可知小宗可絕况非小宗者乎後世宗法不行猶相沿立後非古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邦氏曰為適兄弟期者適子後父則家之小宗也婦人有故則將歸焉故為之期從其所親以殊于大宗

卷十一上 喪服

十七

之齊衰三月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繼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三月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北明吳居之義文有一妻一慈月必常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

與喪服小記同云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即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也云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又明不為異居者之無服所以足小記之義也郝氏曰子稱其人為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為父使其人有大功

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為子或私其財貨不與同利  
易其宗姓不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與既絕之  
禮使鬼神不享有一于此則恩誼薄焉得稱繼父必  
是數者兼備又獨父以終身相依如此真繼父矣  
然後可為齊衰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但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路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從、服、  
郝氏曰臣為君斬臣妻為君期凡從服降正服一等

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  
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主故也

新氏曰姑于姪為姊妹于昆弟女子于父母適人死  
父母昆弟姪為大功昆弟死無主亦然後為主則為姑姊  
也姑姊妹于姪為大功昆弟死無主亦然後為主則為姑姊  
妹適人者為大功報不言女子者為父母本期也

卷十一上喪服

十八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  
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君者，凡有土之通稱。君于父母于長子，皆服斬，則臣  
從服期。君于妻，服期。臣于君妻，則小君也。本服期，非  
從服，傳故別言之。為母齊衰，而云服斬者，因父帶言。  
爾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君于祖，父母服斬，則臣  
亦從服期。若父在而母卒，及祖父母卒者，君皆服期。  
則臣服大功與。  
君該諸侯卿大夫言與斬衰章所言之君同，則諸侯  
亦其一爾。諸侯繼體為君，不應有祖之喪，亦假借言。

之鄭氏謂此為始封之君固可但單從諸侯上解釋  
義既不備且亦徒自為支離之見耳  
妻為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妻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  
等

妻事女君與婦事舅姑等此況其相似之意耳非謂  
報亦相似也鄭氏曰女君子妻無服報之則重降之  
則嫌此說是鄭氏曰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女  
君子妻亦然大非  
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凡妻從夫服皆略一等故婦為舅姑其雖然從服之

卷十一上

十九

例獨不可施于舅姑也。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其言婦事舅姑之禮與子事父母竝同。則是生而事之與夫同死而服之與夫異。此于人情似不安也。古以為從服則義有不得不殺。後世破從服之例而為三年則恩有不得不伸。豈可是古而非今乎。此判定于宋前傳于為人後者及婦人為其父母期皆云不貳斬。第謂此宜斬彼不宜斬則可。若男婦之貳斬者亦多矣。如男子為父父沒為祖後女子處為父出為夫皆是。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公妻大夫之

妻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妻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按喪服于母子之間義多未允而此為尤甚記言公

子為其母在五服之外而大功章謂公之庶昆弟即

子父沒祇大功又謂大夫之庶子父在為母大功若

然公子父在為母無服今云公妾為子期大夫子父

在為母大功今云大夫之妾為子期踰越若此貴子

賤母必不可行

都氏曰父母為家子期止諸侯絕旁親為家子無  
服大夫期降一等為家子大功妻與夫同體從其夫  
降妻不與君同體適谷為其子期

女子子為祖父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卷十一上喪服

二十



教氏曰新袁章云女子在室此惟云女子見其  
在室適人同也然首章已見祖父母是服已可知必  
復著之者嫌出則或降之大功與其昆弟等矣然則父  
祖至尊也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則  
何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則不可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一條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  
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  
也、無主者、命婦人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  
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  
降命婦也、夫尊于朝、妻貴于室矣、

古者父為大夫其子亦得從其父降旁觀一等世父  
母也叔父母也眾子也昆也弟也昆弟之子也此六  
者眾人皆為期大夫于此六者之人為士則降為大  
功大功章云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為士者是也今男為大夫女為命婦與已相敵則  
仍期大夫之子亦同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此  
四者既嫁眾入皆為大功大夫于此四者之夫為士  
則降為大功若為大夫則仍大功大功章云大夫大  
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是也今嫁于  
大夫而無後則加隆為期大夫之子亦同也唯子不

報謂唯子本為父三年與期異女適人本為父期此二者皆不在報例若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皆男為大夫女為命婦子為士者宜降今亦以其為大夫之子皆不降而報之以期也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此二句單指姑姊妹女子子言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四句單指女子子父本期之不得為報言而子于父三年之不得為報並不待言矣此章言期不言三年故傳唯以女子明之而略男子意蓋如此鄭氏曰傳唯據女子似失之此不善會文義也言

其餘皆報也此句釋已見上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  
子亦不敢降也此三句明大夫之子與大夫同也大  
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于朝妻貴于室矣此三句  
其命婦單指姑姊妹女子子言知非世母叔母者彼  
連世父叔父言不應別出也以姑姊妹女子子夫為  
大夫則彼為命婦亦貴故大夫不降同衆人為大功  
若無祭主則又加隆為期也此承上父之所不降言  
而子之不敢降自該其內故此章言大夫之子即與  
言大夫同觀傳末惟言大夫可見矣此章自註疏及諸家解皆不達故詳釋之

卷十一上 喪服

二十二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說見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為士者下公妾以及士妻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前章云公妾大夫之妻為其子期傳曰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蓋謂妻與夫同體亦降其子妾則不然也今經謂妻為其父母前已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此復言妾者嫌其或厭于君不得遂也故傳云妾雖不得體君亦得為其父母遂也辭雖若同

制齊衰無受

疏

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而義則異鄭氏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傳似誤矣鄭意謂妻不得體君得為父母遂女君得體君豈反不得為父母遂此以辭害意也

齊衰別有無受一項所以服親不足而尊有餘者也其服皆于既葬除之禮既葬以初喪冠布易故衰曰受此既葬既除故曰無受大夫士相為則三月臣民于諸侯天子則五月七月不等下傳槩以齊衰三月釋之似非經意試論之大夫士三月而葬葬後無受即除固事齊衰三月矣若寄公為所寓及舊君皆諸

卷十一上表服

二十三

侯也又庶人為國君則畿內之民為天子亦當如之  
禮諸侯五月而葬天子七月而葬為之服者自應至  
五月七月葬後始除故經不言月數但言無受所以  
包三月五月七月也不然何不直云三月而云無受  
者乎無受有二降服大功亦云無受是既葬不受輕  
服仍重服終喪也此是既葬不受輕服即除其服也  
是無受雖別而皆憑既葬為言則同也又總衰之制  
云既葬除之者乃是七月正與此處無受互見蓋彼  
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一服故詳言之此兼衆服故  
包括言之也今傳于所寓及舊君國君皆以三月釋

齊衰無受  
人

之是以諸侯天子抑之下同于大夫士既屬非禮而  
無受之義本憑既葬為言若諸侯五月葬三月便除  
何以謂之無受乎鄭氏于此無以通之乃曰為諸侯  
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  
除之若然倏而藏服倏而更服倏而除服直戲耳豈  
禮也哉亦緣傳意如是不得不曲為說也總之諸侯  
天子而亦三月葬斯可矣否則齊衰必不止于三月  
也愚故于上標以齊衰無受而不云齊衰三月以俟  
後之考禮者正之云

寄公二字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

卷十一上喪服

二十四



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按此宜是齊衰五月說見上下放此  
郝氏曰寄公諸侯失國而寓他國為所寓之君服齊衰亦衰世之禮先王盛世何得有寄公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丈夫謂族人男子與大宗絕屬者婦人謂族人絕屬者之妻與女子之在室者皆為宗子及宗子之母妻服齊衰三月所以尊祖敬宗也若宗子母在則不為宗子妻服以母主宗事之內政母沒妻始主之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一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教氏曰已猶止也鄭氏謂致仕是也此嘗仕矣今又在國宜異于氏乃亦齊衰三月者蓋不在其位則不宜服斬以同于見為臣者也然又為小君服則亦異于民矣

庶人為國名

庶人即民鄭氏謂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則是反以在官者為主非也且所謂庶人在官者猶民之在官者之謂安得以庶人與民作分別乎鄭氏謂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是是也且亦見

卷十一上 喪服

二十五

儀禮主為侯國而作故不言之矣後世民為天子服亦不過如是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上○下○五○兄○長子言未去也

丈夫出奔他國其妻長子仍留本國大夫昔事其君故妻長子亦謂之舊國君丈夫既出奔與君絕無服妻長子未去則服之與民同也妻言與民同長子言未去互文也鄭氏不喻古人此等文法以長子言未去意妻必已去子是迂為之說謂丈夫一不外娶又謂婦人歸宗往來猶氏諸家皆仍之非也

繼父不同居者

此齊衰期章傳所謂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者是也。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唐制增為高祖父母服齊衰三月為曾祖父母服齊

衰五月今從之

郝氏曰五服父新母齊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麻此常數應爾然大功從兄弟弟服也故不以服祖而以齊衰期小功從祖兄弟服也豈可以服曾祖乎故為之齊衰三月此謂不致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然則高祖又可以總麻服乎亦齊衰可知本文不及高祖世太遠身以上鮮有及者也

大夫為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

卷十一上表

二十六



宗也

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即丈夫之為大夫者也嫌大夫或降故明之然則大夫之妻亦服可知為宗子之母妻服亦可知

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之乎之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上章言為舊君謂致仕在本國者此章即齊宣王與孟子問答禮為舊君有服者也君歸其宗廟謂詔使宗族為之祭祀也然既在他國或仕或不仕則僅可

同于民之服耳何大夫之謂乎蓋以若丈夫則當服斬也以道去君而猶未絕即上大夫去君歸其宗廟之義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前齊衰期章云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此又云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夫以一本之上尊而必為之多方發明見其不降是以其不必言者而言之亦殊費辭矣可見所降者未必盡協于天理人情之至故如是也後世不降自無煩此等發明矣又封贈之

卷十一上 喪服

二十七

典有及二世三世者即使為降亦無用焉尤制之善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此特言女子子為曾祖父母然前言曾祖父母則女子子未嫁者在其中矣未嫁者似不必復出其云嫁者亦嫌嫁則降父母一等曾祖亦降也然齊衰三月固無可降則嫁者亦似不必復出也傳以嫁于大夫釋之此有意義蓋嫌嫁于大夫無服也若成人未嫁

之語則又姑為之辭耳無用苛求  
女子子適人者降其父母一等所謂不貳斬也若祖  
之齊衰期則不必降而曾祖之齊衰三月又不待言  
矣

卷十一上 喪服

二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卷二十一 上 三 月

二十一

五三四

儀禮通論卷十一下

新安首源姚際恒

喪服第十一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却氏曰此降服大功之制皆本服斬齊以未成人殤死而降在此者禮殺情切哀重于大功故次齊衰居大功先其布縗或七或九其各條無受者七月九月即本衰經終限不以既葬易輕服情重也

降服大功  
七月九月  
制

殤大功七  
月九月人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縗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故殤之經不縗垂蓋未成人也年十至十六為長殤十

卷十一下喪服

一

五至十二為中殯十二至八歲為下殯不滿八歲以下  
為無服之殯無服之殯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殯而  
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八歲以下無服之殯無服者不為七月九月之服但  
為之以日易月而已如七月者服七日九月者服九  
日如此則不成其為服是為無服也故又申之曰以  
日易月之殯殯而無服也鄭氏不悟易月即是服此  
服即是無服而以下哭字釋之謂以日易月為生一  
月者哭之一日甚迂且不審生一月者哭一日如何  
謂之易不可通郝氏駁之謂有如八歲殯當百日哭

耶良快然其所自釋謂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  
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雖若近之然總不知易  
月即是服此服此是無服故于文外添設哀傷二字  
終不似也

三殤外又添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外又添出哭與  
不哭之別自十九起逆推至三月及未三月者乍讀  
之初若無跡可尋細按之則針線歷歷紙上其章法  
之妙如此

自漢文始為短喪其後天子為親服三十六日謂之  
以日易月蓋本斯語孰知斯語為無服之殤言耶

卷十一下喪服

二



郝氏曰殤傷也。大死曰殤。首于文。殤多子女也。父母  
 為男女期。童幼未可齊衰。故降服大功。男女二十冠。  
 笄始成人。未二十死。者殤。繁文曰。緦既葬。易衰受冠。  
 之類。殤情直。禮簡。故無受。縗。作絞。猶校庠膠庠言不  
 絞。其帶麻之垂者。大功以上。小斂。襲經散帶。成服後。  
 類。又曰。按小斂。初即絞。殤不絞。未成人。禮簡。亦不  
 絞。殤麻終不絞。不尤甚于斬衰耶。此禮似未協。即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姐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  
 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  
 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  
 郝氏曰。尊屬之殤。止于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子父  
 弟。無殤。教氏曰。小功章云。昆弟之子女。子夫之昆  
 弟。之子女。子或傳焉者。以其文同。脫之耳。

正服大功  
九月制

正服大功  
九月人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凡大功服首經不屬皆有纓結項後此長殤九月亦同若中殤七月首經如環無纓殺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部氏曰經首要經纓首經亦如要經不屬以纓結于項後大功經以上皆然獨首經于此者以經別于前中殤七月月不纓經是也布帶以布為大大帶五版同三月既葬之月功布為衰易為婦死所服大功衰大功之冠小功之衰按其冠布以為著衰曰受月者以此承上經故麻帶就新葛布數氏曰此章特著受月者以此承上經故麻帶就新嫌與之同亦且明受衰之止于此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卷十一下喪服

三

邦氏曰姑姊妹女四者已嫁皆大功在室皆期可知故不杖期條不及凡不及者故此

從父昆弟

教氏曰世叔父之子謂之從父昆弟者言此親從父而別也從祖之義亦然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做從父昆弟之例也故次在從父昆弟後其昆弟為為人後者服同可知

庶孫

曰氏曰庶孫謂衆孫異于無父繼祖者之適孫也

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婦服舅姑期舅姑以尊加焉為眾婦小功今以其適  
為大功故傳謂不降其適以使同于眾也

唐制易為適婦期為眾婦大功其後又易婦為舅姑  
三年今皆行之但為子不分適長與眾而為婦分之  
似參差

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

女子子在室不論父在與否為昆弟期適人父在為  
昆弟大功父沒為眾昆弟大功為昆弟為父後者期  
此云眾者對父沒為父後者言也又云適人則在堂  
為昆弟期可知

卷十一下 喪服

四



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姪字從女傳謂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釋姪之名義

謂惟姑謂昆弟之女也左傳云姪其從姑古貴者嫁

以姪娣從娣女弟姪昆弟之女是也爾雅云女子謂

昆弟之子曰姪則始似兼昆弟之子之男女而言男

女因亦得借稱故此亦以丈夫婦人明之也若古者

男子則稱昆弟之子亦曰子或曰昆之子弟之子或

曰從子也以世叔父亦稱從父昆弟其稱昆弟之女亦曰昆

之子弟之子見兄論語後世男子亦從姊妹並稱昆弟

之子之男女曰姪更失其義矣或稱姪男猶可今反

稱男曰姪女曰姪女

蓋失教氏曰必言丈夫婦人者明男女皆誤之姪也若但  
云姪則嫌若偏指昆弟之文故兩見之章首已見為  
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更言報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一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爾雅云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惟言女子  
不言男子者曲禮云叔嫂不通問故不著其稱也然  
男子別無可稱自不得不從女子之稱焉傳意本言

卷十一下喪服

五

服制非言稱謂謂凡夫為父道子道則妻為母道與婦道而皆有服今昆弟非父子則妻非母婦故皆無服傳意本言昆弟之妻夫之昆弟皆無服今單特舉弟言夫之昆弟者從上夫之祖父母等立文也妻言者一以見弟妻稱婦婦宜有服矣不知此本借稱之辭非同于婦而可為婦服也婦與母對假如因謂弟之妻婦即同于婦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不可謂之母則弟妻借稱婦明矣弟妻借稱婦則不可為之服明矣總見兄弟妻非母道婦道均不當為服之意故曰名者人治之大可無慎乎如父母子婦大倫不可混亂而無別所當慎也註疏本亦不誤但其言

不能明了

禮大傳亦同此傳文鄭單主不故後人解

者悉糝糊朱氏曰今按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為婦兄妻不得為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為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註跡皆誤按如此為解兒童亦知之不知正不然傳竝無不可謂弟妻為婦之意但論不可為服也祇從稱謂上解何啻千里萬里

古人叔嫂為服是一義唐制叔嫂相為小功亦是一義未可是否而非今也且古無服制于妻從夫服之例亦自相抵牾矣

卷十一下表版

六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世父母以下之親，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為其為大夫命婦者，今云：大夫為其為士者。彼云：大夫之子而此云：大夫彼云：為大夫命婦。期此云：為士大功，皆所以互見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

公諸侯也公之庶昆弟即公之庶子所謂公子也不  
曰公子而曰公之庶昆弟者以見其為父沒也與大  
夫之庶子其父在者此二人皆為母與妻與昆弟大  
功若公子之母則公之妻也公子之妻則公之庶婦  
也公子之昆弟則公之衆子也公皆無服故公子父  
在為尊所厭于庶昆弟無服而服母妻于五服之外  
今父沒雖得為服猶以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  
功也大夫旁期皆降為大功故大夫之庶子亦從大  
夫而降也若大夫沒則仍得伸如衆人為母三年為  
妻昆弟期矣至于父之所不降如大夫不降適妻適

卷十一下喪服

七

子則庶子亦不敢降適母適昆弟也此章以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合言者一則公之庶昆弟父在全不得伸而父沒略得伸一則大夫之庶子父在略不得伸而父沒全得伸以見諸侯大夫之差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此又補經義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為此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大功蓋公之庶昆弟其母妻昆弟父沒猶為餘尊厭僅得服大功若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則得如本服此于先君為昆弟之子屬疏不得為之餘尊所厭也大夫于昆弟之子之為大夫者不降仍期則大夫之庶子亦

不降仍大功也若為士則皆降小功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不杖期章言夫之昆弟之子雖該女在內然未明見  
且彼屬在室故此言適人也言妻則夫同可知云婦  
人子者所以見其為適人以別于女子子也

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妻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  
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  
也

卷十一下 喪服

八



經本是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為一條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為一條知非大夫  
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一條者嫁  
不言嫁于大夫豈能知之且與小功章大夫之妻為  
庶子適人者同不幾無別乎觀衰三月章女子子嫁  
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與此文同可証也但傳于此  
必以女子子一條義有可疑難以釋者何以見之章  
首姑姊妹適人者主男子言而女子在室者自在其  
中是女未嫁為姑大功已見也上章姪丈夫婦人  
報報者報姑大功言婦人則已嫁可知是女已嫁為

姑大功又見也不應此處又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為姑也且女未嫁為姑姊妹適人者大功則為姑姊  
妹在室者期可知乃不分姑姊妹之在室與適人而  
概曰大功則未嫁之女為姑姊妹在室者大功可乎  
且為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尤為非禮又不待言矣鄭氏  
曰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適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  
時也按禮及女子出嫁始為其本親降此賈氏更鑿鑿附  
以及將嫁之時而即為其本親降此賈氏更鑿鑿附  
和之此非禮之大者不可訓世其為曲解何疑  
傳于是組合與上大夫之妾共為一章以大夫之妾  
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一條為世父母  
以下為一條而釋之曰衆人為女適人大功大夫之

卷十一下喪服

九

女嫁于大夫以貴同仍大功不降衆人為女在室期  
大夫為女在室降大功猶衆人為庶子期大夫為庶  
子大功也此妾何以亦大功君與女君為此服妾為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蓋女君從君妾從女君也下  
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亦謂妾自服其私親  
也傳意如此然傳以世父母以下亦屬之妾實為牽  
強何則此為女子子適人者之通禮不必特為妾著  
之且妾為私親大功亦不止此也又鄭氏曰妾自服  
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是也不杖期章云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又云公  
妾以及士妾然則今不言其非妾為私親可知是  
為其父母

此不屬於妾尤昭然矣蓋傳所以彌縫經失乃如此耳解之者鄭氏如經分大夫之妾與女子子為二條其曲解未嫁之義固屬非禮上見又于傳何以大功也至于女君同以為釋大夫之妾一條而謂爛在下又于傳嫁者至未嫁者也以為釋女子子一條又于傳下言至未謂不成言辭疑舊讀者誤加教氏如鄭分經而不從鄭謂傳為爛及誤加惟力駁傳之非郝氏如傳合為一章而于經傳所以然之故皆未分曉又駁鄭謂錯簡及教駁傳非之非以上諸家俱無是處故為詳著之古書舊文十年晦蝕一旦使之重光亦

卷十一下 夷服

十



一快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  
嫁于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  
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  
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  
侯、此自別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  
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是故始封  
○有○居○脫○却○明○走○之○杜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  
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  
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卷十一下 喪服

十一

衆人為姑姊妹以下適人大功大夫公之昆弟當降  
為小功以尊同故不降仍大功也大夫之子則從大  
夫也大夫之妻為此女子子亦同此義若為己之姑  
姊妹則不因己之為命婦與姑姊妹之為命婦本皆  
大功蓋因夫與子而連言耳章首云姑姊妹女子子  
適人者主男子言而女子同為姑姊妹大功可見上  
章云姪丈夫婦人報則為姑大功又可見  
教氏曰君之所為服以下言之者以其與上文之意  
相類也謂公之子之服與否皆視其君而為之然此亦  
指公之子之公在者言若沒則所謂不敢服者亦服之  
矣但其為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乃降之如為母妻昆  
弟是也

制  
總衰七月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

人  
總衰七月

總也  
郝氏曰布細而絺者曰總即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數少其分尊為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七月而葬既葬即除故居九月下五月上不言冠帶履與大功同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謂諸侯之大夫如聘問之類得以時接見天子故不可不為之服而服總衰也該凡為大夫言鄭氏執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以會字釋接字賈氏遂謂聘見天子者有服不聘見天

降服小功  
五月制

子者無服皆迂鑒郝氏謂以時為未葬七月內若是則天子指新君不指舊君亦非言服制之意按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諸侯為天子斬衰大夫孰非天子臣乎奚為總裳也意必仕于諸侯不可以齊衰入公門故制為此服耳此春秋時各臣其君之禮周初定不然

小功布衰裳、深麻帶經、五月者

鄭氏曰此降服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罔降情重故居正小功先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罔降情重治其麻帶經要經明非首經麻用洗治輕也易服者治也五月者男子重首經與大功無受可知以深麻帶終五月之既葬不易為所

卷十一下 表版

十二



殤服小功  
五月八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  
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叔父至女子子皆期下殤皆降在小功

殤小功與上殤大功章或彼無此有或彼有此無皆  
可互見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  
殤何以不見也變、後、性、齊、乘、之、殤大功之殤中從上變、後、性、大、功、之、殤小功之殤中從下

當云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之長殤  
此文省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及凡人為從父  
昆弟大功今長殤皆降在小功故併言之問中殤者

如從父昆弟之長殤在此而下殤在緦麻中殤則不見也答以大功之殤殤之降在大功者中從上即殤大功章云叔父之長殤中殤以下皆是上即長謂中殤從長殤小功之殤也殤之降在小功者即指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也中從下其中殤則從下殤之緦麻緦麻章云從父昆弟之下殤則該中殤也降在大功者情重故中殤從上降在小功者情輕故中殤從下所以答上言長殤而不連言中殤之義鄭氏以此章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篇末又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

卷十一下 喪服

十三

處之言絕異于是謂此處主丈夫言篇末主婦人言可謂武斷欺世從來解者亦皆不達不知兩處之言正相合也殤服本無衰所云齊衰之殤者謂本服齊衰以殤降在大功即此所謂大功之殤也所云大功之殤者謂本服大功以殤降在小功即此所謂小功之殤也此處是傳篇末乃經文因後多言殤故于總服之終別為一條以明殤服之義其例猶殤大功後別一條云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也此傳本與後經同却乃故異其文古人下筆校勘多如此而不虞後人之不悟也況誤認前後皆傳自

益不能通矣甚矣千古少善讀書人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  
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  
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  
之長殤。大夫之妻為庶子之長殤。

夫之叔父本服大功今長殤則小功世叔父母為昆  
弟之子女本服期今下殤則小功姑為姪男女祖為  
庶孫男女本服大功今長殤則皆小功大夫與公之  
庶昆弟與大夫之適庶子各為其昆弟與庶子與姑  
姊妹女子子本服大功今皆長殤降為小功凡殤無

卷十一下喪服

十四



大夫故大夫于殯無敵貴皆降一等服也大夫無幼者不應有兄弟之殯因其他連言爾賈氏曲解謂亦有幼為大夫者非是大夫之妻為庶子即大功章云妻為君之庶子今長殯則小功也

此上凡殯在此小功者所謂小功之殯也小功之殯中從下其中殯從下殯為緦麻也下殯在此小功者所謂大功之殯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其中殯從長殯為大功也皆可以意推之

穀氏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大夫之妻下殯皆不服之蓋大夫無緦也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者

正服小功  
五月制

正服小功  
五月人

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此不受衰以終月近也  
即葛不言三月文省也降服小功不即葛正服即葛  
輕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親昆弟今俗所謂伯  
祖叔祖氏從祖父母者從祖父子之父之從父昆弟  
今俗所謂從伯從叔也報皆為之反服也從祖昆弟  
者父之從父昆弟之子即己之再從兄弟也皆為小  
功從父姊妹者父昆弟之女即己之從姊妹在室適

卷十一下喪版

十五

人皆小功孫女適人者小功在室大功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在室亦大功非為人後在室期適人大功

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

以尊加以母之尊而加以名加以母之名而加所以異于他外親之皆總也餘說見下甥一條

大功章云姪大夫婦人此丈夫婦人指所服者此云從母丈夫婦人此丈夫婦人指為所服者各不同夫之姑姊妹<sub>姊</sub>弟<sub>弟</sub>如婦<sub>姊</sub>報傳曰姊如婦者弟長也何以小

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夫為其姑姊妹在室者期出嫁者大功今妻從夫槩為小功于出嫁降一等于在室二等也娣如婦自相謂之稱不蒙上夫字又自相為服不必言報報字亦祇蒙姑姊妹則娣如婦三字乃揀叙也

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如婦而鄭氏本之若然祇据婦之長稚不据夫之昆弟則或兄妻稚者反卑于弟妻似失倫矣賈氏曰据二婦互相稱謂年少者為娣故云娣弟年大者為如故云如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如兄妻年少稱之曰娣是

卷十一下 喪服

十六



以左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  
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  
妾為姒是据二婦年大小為娣姒不以夫年為大小  
也此本成十一年孔疏之說孔疏尚有曰世人多疑  
為姒因惑于傳文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  
不知何以為說也按此証未確安知穆姜必推于叔  
肸之妻乎所以教氏又謂娣長姒稚則全反之徒滋  
異說之紛紜而已杜註曰昆弟之妻相謂為姒而郝  
氏本之謂以娣自謂以姒謂彼妯娌之通稱猶男子  
同輩呼彼為兄自稱曰弟也此說亦未兄兄妻以娣  
自謂則兄亦可以弟自謂乎既為同室之親豈宜同

于男子朋友之稱謂乎凡此諸說皆非婦人所以從夫之義也愚謂兄弟既有一定之稱則兄弟之妻亦宜同然當不論長稚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如孔氏所非世人之云者如是則使尊卑有一定之稱未為不可固不必盡泥古以非今爾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庶婦

姑姊妹女子子云適士從父昆弟庶孫之為士自可知庶子云適人則適士亦可知庶衆義稱女子子為庶子亦別

卷十一下 喪服

十七

鄭氏曰從父昆弟庶孫本皆大功以尊降一等為小功姑姊妹女子為小功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降一等又適士降一等為小功適士者也在室大功適大夫亦大功今適士小功所謂從女君服女君所以別于適婦也庶婦為舅姑期舅姑再降為小功者所以別于適婦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言庶子也父母主君母言適兄與己之外祖父母也從母主適兄與己言君母之姊妹也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賁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鄭氏曰君子謂君與女君所生子庶母父家妻慈己謂非慈母而有慈養之恩者然無父命為母子之義

總麻三月  
制

總麻三月  
人

故與慈母殊慈母如母若庶母總麻貴人降則絕此  
慈己者分不及慈母而情厚于庶母故不從降例而  
服小功教氏曰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且伸則父沒  
可知

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白總

殤服總麻亦同故不別見

郝氏曰十五升朝服布千二百縷也抽去其半六百  
縷也  
有為深治其縷後織使滑易也無事其布謂  
成布則不治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昆弟世所謂曾祖伯叔父  
母也族祖父母者即曾祖父母之子祖之從父昆弟

卷十一下喪服

十八



弟世所謂從祖伯叔父母也族父母者即族祖父祖  
之子父之再從兄弟世所謂再從伯叔父母也族昆  
弟者即族父母之子己之三從兄弟也總麻窮于此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

庶孫之婦總則適孫婦小功可知故小功章不見也  
庶孫本服大功長殤小功今中殤總言中殤猶言下  
殤小功之殤中從下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報氏曰從祖姑是從祖祖父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  
祖姊妹是從祖姑是從祖母己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  
為適人降一等總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祖父者即上所謂族祖父母之子父之從父昆弟  
己之從世叔父也從祖昆弟即上所謂族父母之子  
父之再從昆弟之子己之再從昆弟也二者皆小功  
長殤各降一等總

按總服凡言長殤者中殤從下殤皆無服也此或亦  
如殤大功章所云無服之殤以日易月者與

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姪指姑言前于姪言大夫婦人此不言省也前言中

卷十一下喪服

十九

從下則惟言下殤可矣此或云中殤或云下殤或云中殤下殤皆錯綜成文不必泥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按喪服言為母之服最不協于人情齊衰期章云父在為母則期服也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則大功服也此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則緦麻服也後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緦則且不在五服之中也嗚呼或以尊父故或以重宗故

或以嚴適庶故而輕其母如此人誰無母胡至于此  
極也此傳所言至以生我者等諸宮中之臣僕益可  
謂不擇言矣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為者也聖賢之言自必以人情為主天理即不  
外人情若遠人情以為天理安在其為天理乎至道  
未亡人心不泯所以後世盡反乎古以致父之存沒  
母之適庶略無分別一以三年明太祖制矯枉者必  
過其正則又勢使然爾

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  
無服

卷十一下 喪服

二十



古為庶母服總甚輕故無孫為庶祖母之服後世定制為庶母杖期例以父之所為服子不敢不服之義恐孫未可全無此處當酌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鄭氏謂貴妾為姪娣是已然亦不盡然母以子貴乳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是乳母惟大夫之子有之然上云士為庶母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則大夫之子宜同不應為乳母服也一故鄭氏曰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似獨主士之

子言賈疏未喻

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

教氏曰從祖昆弟之子○父之姑  
曾祖父母之族昆弟皆為之服接為族  
國相為矣此條則父族父母族父母昆弟之族  
弟之曾孫族祖父母族父母昆弟之族  
卑者之輕版故略而不報與曾孫小功乃不可遇也  
之為子期為孫大功則亦為總麻三月不可遇也  
孫為已齊衰三月遠略之與  
分適庶者以其卑遠略之與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教氏曰從母姊妹亦存焉名謂昆弟之名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

唐制易為舅小功因易舅報亦為小功今仍之然甥有男女甥女之適人者當緦報服亦當緦惜未議及耳

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教氏曰從期而緦降于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愚按教降等之說亦大概如此然此古禮若後世易婦為舅姑三年而壻仍三月此豈降等之可得言耶雖相懸絕揆之大義正自無妨也

姑之子傳曰何以總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總從服也。母之昆弟曰舅姊妹曰從母親同尊同也。乃為從母小功為舅總未免參差小功章從母傳云以名加也。徒以從母之名而加義亦迂且為舅之子總則是父子同矣。又母于昆弟之為父後者期子僅總可乎。俱未協唐制概為小功得之朱氏謂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則姨與舅合同為總魏徵反加舅服為失此駁未是。假如為祖期為世叔父亦期第以親論何嘗論尊卑乎。

舅之子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卷十一下喪服

二十二



新氏曰上韋姑之子父黨也是為內兄弟從母服也母于昆弟之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教氏曰夫之姊無在殤者此蓋連妹而言耳

夫之諸祖父母報

夫之諸祖父母謂夫之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夫有小功之服者妻降總諸祖父母亦以總反報之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小功章于君母言從母君母之姊妹也此君母之昆

弟亦舅也為總妻子服與適子同小功章又云君母不在則不服此亦宜然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與親昆弟之孫本服皆小功今長殤皆總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

古人聚族而居故從父昆弟亦曰相與同室今親昆弟析居者何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

卷十一下喪服

二十三

之殤中從下

此經文也。自註疏誤連上傳後，皆相沿從之。此敖氏所以有上有脫文，失次在此之疑也。餘說及齊衰之殤以下之義，皆見殤小功章。

郝氏曰：長中殤，稍尊。各視成人服降一等。下殤尤卑。降成人服二等者，長中並降一等者，即中從上寧厚之意。下殤降二等者，降于長又降于中，依常法也。

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為其妻繚冠葛。經帶麻衣繚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禮戰國時行之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一章可驗然必非先王之制也果爾其傳何以請之而孟子何以謂雖加一日愈于已乎傳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此厭降之說亦未為允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諒哉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于為所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sub>以下</sub>為兄弟

此章言所降所加之兄弟傳已明釋之曰小功以下

卷十一下 喪服

二十四



為兄弟皆謂再從兄弟也必言小功以下者若大功  
以上不應又加也此處鄭註雖已明之惟以小功以  
下為兄弟為單指加一等而以降一等之兄弟為族  
親則使上下兄弟之義不合于傳文所言非矣其意  
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及為人後者于小功以  
下兄弟本應降一等前經多已見記必補經所未備  
不應此處又見故以為族親則所包者廣也不知記  
意本小功以下兄弟加一等立言而以小功以下兄  
弟之降一等者配之取或降或加以成文耳不必拘  
其補經未備與否也

為人後者支子為大宗子反來為小功兄弟降一等  
報謂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報之但族人為宗子皆  
齊衰此云報者亦當齊衰耳于所為後之兄弟之子  
若于斬衰章傳云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此舉所為後之小功兄弟與其子  
而言以見其不降也斬衰傳與此同意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朋友麻此為其客死于外尤可哀矜故為袒免與宗

族五世者同

教氏曰死于他邦者朋友袒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  
同此云歸則已足見兄弟雖歸加服猶自若也

卷十一下表版

二十五

朋友麻

麻麻經帶也鄭氏謂總之經帶是也但不知服何帛  
服鄭據周禮司服三衰謂是疑衰周禮不經之說不  
足據小記云諸侯帛必皮弁錫衰服問云大夫相為  
錫衰以居是諸侯相為諸侯大夫相為大夫亦朋友  
之義皆服錫衰也然此惟言貴者之服而于士無明  
文意者士即服總衰與  
大、小、功、名、奇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  
一等

喪服大概以齊衰三月專為尊者之服大小功為兄

弟之服總麻為外親之服故齊衰三月曾祖父母章  
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也據義當云大小功兄弟之服今單言小功者以五麻故以小功當是父新母衰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麻故以小功當是父新母衰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總  
而言也猶士冠禮宿賓朝服即稱朝服為宿服飲賓  
以醴即曰醴賓之類古人下筆狡獪大率似此不然  
若果指兄弟當直云君為兄弟服不當云君之所為  
兄弟服矣君謂凡有家臣者君于大功降為小功室  
老降一等總麻夫之大功者妻降一等小功小功者  
妻降一等總麻妻之從夫降一等單言大小功者蓋

卷十一下喪服

二十六



大功以上有不降一等者如昆弟之子與夫同期長子與夫同三年是也降一等惟大小功為畫一故以言之記意本為妻為夫大小功立言而以君對之見妻于夫猶臣于君之意耳其實室老為君凡服皆降一等不止于功今惟言所為兄弟者第取對下成文不必泥也解者既不得當時服制又不喻本文所以用虛字之意奚怪乎此節文義千載塵封乎

庶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人

此無服亦屬太過餘說見總麻章庶子為父後者

常齊者哀殤九宗有死曰却  
法哀也三小以之適是孤氏  
也三其月功下適子不宗曰  
月在今布死孫則孤子宗  
後五以哀者耳適而父子  
各服殤皆族故孫殤未大  
以新降三人不與者死宗  
本內為月乃為庶族年子  
服者功除為服孫人老族  
受各哀宗之必同不而人  
月以三子服其有得傳所  
滿所月成長既父以子為  
而當此人殤為在宗代齊  
除服疏死中宗即子主哀  
如之屬族殤于是殤宗三  
衆月無人大父宗為事月  
人等五男功死于服十者  
等初服文布子同何九也  
服喪之皆哀孤于也以無  
之服親齊不十祖禮下父

改葬總○童子唯當室總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

二十七

于大夫亦錫衰一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  
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縗有事其布曰錫

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亦命婦死也服問云  
大夫相為錫衰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今記謂大  
夫弔于命婦即為其妻往則服之也以見男弔于女  
亦同也又謂命婦弔于大夫之家以見女弔于女亦  
同也嫌所弔異則服或異也總見錫衰惟大夫尊同  
者得用之之義鄭氏謂弔于大夫為大夫死非  
按錫衰之義總麻章云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縗無  
事其布曰總此亦云十五升抽其半與總同而云無

事其縗有事其布與緦異所以見錫之輕于緦也雜  
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謂緦加灰  
洗治為錫則錫輕于緦尤其是確證鄭氏執周禮司服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以為錫衰衰在內  
緦衰衰在外錫衰重于緦衰此不通之說也從來皆  
仍之大謬五服至于緦止矣若錫重于緦則當居緦  
之上不有六服乎小記云諸侯帛必皮弁錫衰服問  
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大夫相為亦然  
以及此記所云皆謂諸侯為諸侯大夫為大夫與諸  
侯為其臣也夫諸侯為諸侯大夫為大夫朋友之義



也諸侯為其臣則以尊臨卑也乃謂其服反重于總  
有是理乎是周禮本襲小說服問諸書任意妄說其  
不足憑明矣此云有事即雜記所謂加灰無事即不  
加灰錫者加灰洗治其布使之滑易故曰錫總之先  
洗治其縷者所以著其服之輕于功衰也後不洗治  
其布者所以著其為總而列于五服也五服縷可洗  
治布不可洗治錫則洗治其布使內外皆滑易故輕  
于總在五服之外其布洗治則已該縷文直當云有事  
與言縷之文相錫既為滑易則總之不滑易可知此  
反錯成文耳亦至明易曉者祇緣鄭惑周禮以故顛倒其說可見

凡據周禮以釋二禮必無是處而二禮之為鄭所清  
亂者不知幾何可歎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筭有首以髻卒

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

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

也何以言子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鄭氏曰惡猶凶也凡吉筭長尺二寸凶筭長

尺露髮曰髻髻猶男子冠也既葬始

死則惡筭髻成版則加布總此女與婦同者也

虞卒哭女子適人者經夫家則以吉筭易凶筭又不可純吉但折去吉筭之首此女與婦異者也

本簪櫛也玉簪云沐用櫛髮櫛用家柳此柳筭竹

惡筭同櫛長也竹本也女子言折筭首婦不言者婦以

卷十一下喪服

二十九

妻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

惡筭有首不言以髻省文爾註疏無說教氏謂筭總與上同別見之者明其不髻非也婦人喪服始死皆髻成服加布總上適人為父母為舅姑期此為女君期為君長子三年豈反不髻乎此服與上同而別見者服者與為所服者皆異故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于適寸、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社二尺有五寸、秩、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

鄭氏曰削裁也幅布邊幅外內謂削達縫向外向內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衿衿鉤也屈折意每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一齊

卷十一下喪服

三十

幅疊三折衰獨外削者哀以摧為義裳以常為義衣  
貴裳賤內衣變裳不變也齊緋以摧為義裳以常為義衣  
邊緋白內哀邊緋白外負以摧為義裳以常為義衣  
于背曰負適謂衣領外負以摧為義裳以常為義衣  
四寸由項後出胸前亦以廣布出領旁各一領後垂  
其狀權然曰哀長六寸以寬四寸成終數領當心垂  
由名凡衰皆哀惟負獨新衰有衣數即此衰帶大  
帶凡禮吉凶皆有大帶衣長五寸袂下尺使不見裳要  
也衽裳周圓連幅長二尺又長五寸袂下尺使不見裳要  
全幅裁氏曰圓連幅長二尺又長五寸袂下尺使不見裳要  
其幅最重故爾古者衣袂皆屬之孔于式負版者以  
之式或異于吉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  
屈之及肘衣自領至此要袂二尺二寸信之四尺四寸言  
此于袂二寸則至要袂二尺二寸信之四尺四寸言  
也袂二尺二寸則至要袂二尺二寸信之四尺四寸言  
衣之袂二尺二寸則至要袂二尺二寸信之四尺四寸言  
見之耳



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總裳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鄭氏曰布八十縷為升、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論語云新穀既升、亦訓成、今從登、不從升者、一凡織紵之法、必縷縷相登、乃成、繪布登義、強于登、故謂登也、註疏釋升字義如此、郝氏曰詩云椒聊之實、衍盈升、而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以一手為一升、一指間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往復則八十縷也、義可並存、衰斬衰初喪成服三升、或三升有半、亦可冠六升至

虞變麻服葛更以此六升冠之布為衰而以齊衰冠之七升布為冠受接也下放此

鄭氏于衰三升三升有半謂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是以三升為正服矣自是于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則直以大功降服為七升正服為八升義服為九升小功降服為十升正服為十一升義服為十二升矣本禮問傳為說詳後其于五服盡分降正義三者迄今從之無有異說茲不能不詳辯焉喪服之分有五由斬及總則其布亦由粗及精可知而布之升數亦由少及多可知記者約其意而為說曰衰三升

卷十一下喪服

三十一

三升有半謂少不過三升多不過三升有半也大功  
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亦然若猶或義鄉  
射記歌騶虞若采蘋是也齊衰獨言四升者以下有  
總衰四升有半之文故不言之然亦四升有半可知  
何也總衰則縷細同小功布與齊衰別升數則少無  
妨同也蓋喪本以哀為主服所以表哀古分五色已  
為繁苛矣若每服復限以一定升數則治之者與夫  
用之者其能寸寸而按之縷縷而數之乎吾恐不可  
行于顓蒙之輩即學士大夫亦鮮克盡舉而罔越者  
矣故記者兩言之少其嚴者也多則寬者也多少相

差亦祇在半與一之間固無關重輕所以使人易行也斬衰情重惟差半升大小功情輕皆差一升總麻不兩言者以朝服十五升抽其半為限也斬衰章經云衰三升以其嚴者言之也大功章傳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以其寬者言之也記則兼取其嚴與寬竝言之也其義昭然可見不然經傳記矣為各相齟齬若是乎故言服之升數當以此記為允自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蓋襲此為說自三數排叙至十二則鑿甚矣此斬衰二而彼一此齊衰一

卷十一下 喪服

三十二



大小功各二而彼皆三多者少之少者多之何也蓋不如是則不能排叙整齊故去三升有半而增以五六七十二升也其意或亦主分輕重言則有不可知者然總之不足據也無如鄭註此記悉牽引間傳之文而以降正義三者分配之不知皆不合如其說記文降正義三者齊衰何以惟言其一大小功何以惟言其二齊衰有降而無正義大功有正義而無降小功有降正而無義不合一初喪服分降正義受冠之衰與冠何以皆不分不合二間傳齊衰以一下三者畢備而斬衰何以獨闕義不合三總麻亦有降正義

記與間傳何以皆不分不合四大功章傳云大功布  
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大功何以惟言義小功何以惟  
言正不合五間傳又云為母疏衰四升意似主母為  
重不同于妻耳今鄭于記齊衰四升既主為降而以  
五升為正六升為義又曰此謂為母服也以合于間  
傳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可云正服何云降乎若云  
降新衰為齊衰楊氏服則凡斬衰以下何莫非降矣  
不合六乃以為正服其無定說可知又註疏凡于  
不合者多以受服曲解之惑無義理不盡辨也即其  
所謂降正義者又請言之正者對降與義得名姑勿

卷十一下 表服

三十三

論降則喪服中其目繁多如公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又凡為十九以下<sup>以</sup>殤降一又君臣父子<sup>母</sup>子夫婦相從而降之類皆是然其所降皆非此之所謂降也彼降皆為一定之服如三年降期即期耳非可又立一正期之名以對之謂降期之服重而正期之服輕也他倣此又如齊衰三年即為正服降而為杖期又降而為不杖期又降而為三月以及大小功有正服亦有為殤降服是凡服原自有正降非齊衰三年之正者又有降而杖期之降者又有正也其中之所降與正一義也

則喪服之文絕無之惟喪服四制謂父以恩制君以義制此論為服之理非言服也非可又立一正斬之名以對之謂正斬之服重而義斬之服輕也他放此且義者謂君臣以義合非一本之親故耳乃以齊衰三月皆為義服則曾祖父母一本之親何以謂之義乎按喪服傳或曰從服或曰以名服或曰以尊加其例皆散見于諸傳中獨未嘗有所謂降正義者果爾經傳記何以皆不一言而必待鄭氏而始補之乎記者之意于喪服兩言之本欲使入易于循行不意鄭氏反因此致誤于每服皆為之分降正義升數屑屑

卷十一下喪服

三十四



配合是五服而為十四服矣

新衰無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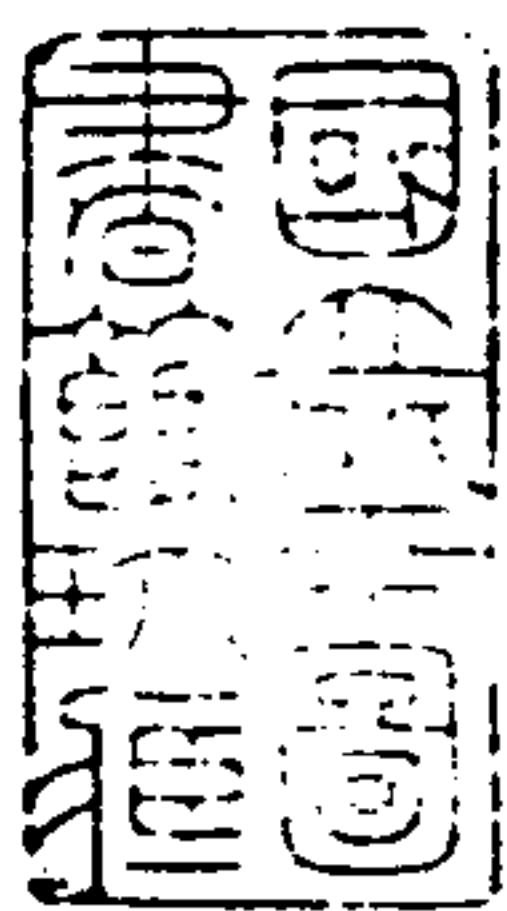
比量錙銖拘牽牽

掣使遭喪之章

如牛毛繭絲豈能析理將日事此且

不暇而尚服哀戚乎亦大失其旨矣此鄭氏之禮必不可行所以後來晉人一掃而空之秉老莊之教務為曠誕簡略并其所當行者而亦惡而逃焉勢自然也宋儒無識如陳氏禮書楊氏禮圖黃氏續通解悉用其說為之細分縷析燦若列眉以示精詳而不知適足資識者之一哂爾明丘氏考訂家禮又增加服一名其子齊衰之三年與杖期不杖期及三月盡分降正義加且至有二三十服又皆不言升數不知僅

存其名何以為併失鄭旨尤可怪嘆此千餘年以來  
之弊無人發明自此闡明之後考禮諸家亦可盡芟  
其說也夫



卷十一下表版

三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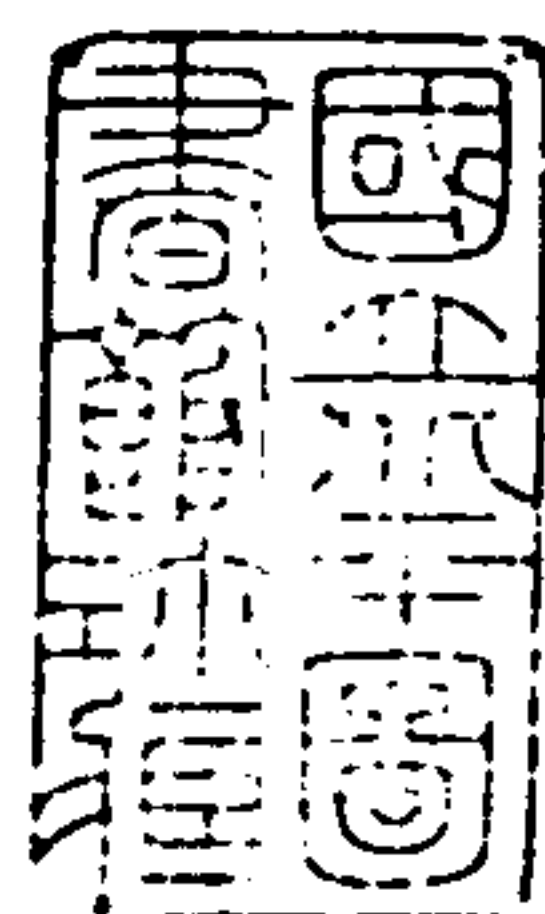
卷十一 下 卷

三十五

六〇四

儀禮通論卷十二

新安首源姚際恒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與後既夕禮本一篇皆言喪禮以簡帙多分為二卷此則親始死既殯及三月將葬之禮也

士者大夫士之通稱作者就喪大記所言通禮零星綴述之文取而貫穿之名曰士禮其實多兼大夫禮及大夫以上禮也詳喪大記鄭氏以其名士禮遂謂惟言士而不及大夫以上見有與大夫以上同者則曰攝盛又為之分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抑何固而不通

士喪禮



乎

始死

士喪禮死于適室。幰用斂衾。

幰覆也。幰用斂衾猶斂用幰衾爾。

復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

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

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東榮。

郝氏曰簪綴也。降衣于前。擲衣于南。檐庭前受受衣。升自阼階。象生還也。以衣覆尸。象魂反也。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後西榮者。西方北榮也。教氏曰。前東榮者。旁各有南榮北榮。

楔齒綴足

楔齒<sup>用</sup>角枳一綴足用燕几

始死奠帷  
堂  
赴君拜賓

郝氏曰楔齒挂其齒使口開可飯舍角枳角為匙  
以几四足夾制尸足使平直便著屨也此二事古人  
目便制用亦非不易之典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  
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一有賓則拜之

檀弓云父兄命赴者此言主人自命則檀弓所言當  
是赴僚友之禮此赴君故自命也鄭氏以自命為士  
禮以檀弓父兄命為大夫以上非也郝氏欲合檀弓  
之說以此主人為孝子尊屬然觀下云有賓則拜之  
則指孝子甚明  
郝氏曰孝子拜賓不言賓荅喪拜無荅也

士喪禮

男分哭位

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衆主人衆子也婦人死者之妻妾適婦及衆婦也妻為主婦妻死適婦為主婦在前妾與衆婦亦在後也親者喪大記所謂父兄子姓子姓謂孫曾皆坐于東方姑

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是也亦同在室中故曰在室大功以上之親也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先言婦人者取戶外堂下之差也言戶外以見其別于室言堂下以見其別于堂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

君使人弔  
禮及大夫  
弔綖

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君使人撻徹帷。主人如初。撻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撻者入，衣尺出，主人拜送如初。唯<sup>夫</sup>君<sup>叙</sup>命<sup>亦</sup>出<sup>聯</sup>，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凡言徹帷者，皆褻其帷，非徹去之謂。

教氏曰：拜稽顙者，一拜而遂，稽顙也。喪拜不再，唯君命出，小飲以前，則然。小飲之後，雖不迎賓，亦出送矣。且降自西階，自北至，拜賓出也。即位于西階下，不踊，尸未夾堂，不備禮也。

士喪禮



庶幾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退哭不踊兼上諸襚者言禮凡徹與設同此徹衣與下徹奠皆然今人凡于徹無不草草矣

教氏曰親者大功以上庶兄弟兼及衆兄弟外兄弟言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親則禮略疏則禮隆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檀弓銘明旌也物采色各以死者生時所建旗色為

陳沐浴簋  
飯合諸具

旌此燕大夫父命士言也亡無旗者不命之士也則

用緇布

郝氏曰半幅尺二寸末旌尾終幅二尺二寸字檐下  
置于宇西階上極將殯于此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塋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

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堂上

不<sub>字</sub>綯明衣裳用布髻<sub>字</sub>筭用桑長四寸<sub>字</sub>纓中布巾環幅不

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纁幘目用緇

方尸二寸纁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

寸<sub>字</sub>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主棘若擇棘組繫纁極二

冒緇質長與手齊頰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

士喪禮

緇帶、韎、韐、竹筭、夏葛屨、冬白屨、皆總緇、約純、組、綦、繫于踵、庶、綦、繼、陳、不用、則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于筭、櫛、于簞、浴衣于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甸人至西階下言所以待沐浴之事與其具陳襲事于房中至庶綦繼陳不用言襲尸之具貝三至末言含飯沐浴之具

靖言綌也王藻齊則靖結佩不靖即喪大記所謂陳衣不綌是也纓繞通筭首尾素中間縷文繳繞之以安髮也布巾環幅不鑿此古禮天子至士皆然雜記

云鑿金<sub>中</sub>以飯公羊賈為之也著失禮所由始此云不鑿必當時已有鑿者故云耳鄭因士禮云不鑿遂謂大夫以上鑿非也幘目用帛以掩若使瞑其目然故作幘鄭謂讀若詩葛藟縈之之縈亦非也決用正正字未詳爵弁服用純衣純絲也又字同緇絲衣而緇色亦玄端也士冠禮爵弁服純衣與此同士冠禮皮弁服不言衣即同緇布冠之玄端<sub>說見士冠禮</sub>則祿衣亦玄端也布為之爾雅云赤緣謂之祿則皮弁之玄端固赤緣與云夏用葛屨則冬用布屨可知云冬用白屨則夏亦白屨可知互見也

卷十二 士喪禮



潘綦總臂尸韋之寸也綿于不等之既屈二水于邾  
也屨屨殺狀為射著握塞腦鑿也用沐折易敦西氏  
繫底長如之者綿手耳後掩俗桑浴也以以陰曰  
庶連及囊射以以縫幘瑱尸畏木所始其盛方掘  
綦際要上者鈎組帛目生面死桑著死縣米也坎  
繼鈎可曰以弦為如以人用以喪明尚于著盆將  
不履掩質韜死繫第中弁練中也潔質重地以埋  
用頭足用右用兩韜蔽冕帛蒙布之陳故無盛沐  
襲飾緇緇手木手尸目兩析尸巾衣衣曰足水浴  
有純帶帛第王交兩緇旁裂而藉裳行重曰浙餘  
限緣大下二棘質手表充也鑿尸髻言不必也潘累  
也屨帶曰三擇于牢經裏以帛當以會會屈文煮槃塊  
貝口韎殺四棘牢猶籠中玉端口飯會結折米潘以為  
以三韎色指二決籠中著石也奉舍者環髮以明衣裳通  
舍者赤用尸木本也著綿為裂飯者非禮也廣莖管  
米皆數赤用皆玉空綿與其組尸兩端也故莖  
以緇詳質續素與象中組為以端白結故莖  
飯條士長冒類象中組為以端白結故莖  
及為冠與以極骨旁為寬繫白結故莖  
漸之禮手韜本為寬繫白結故莖

沐浴

管人汲水、說、緇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盥階  
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  
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  
沐、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渎濯棄于坎、蚤揃如他  
日、髻用組、乃筭、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

管人受潘、即受祝淅米之水、煮以待浴、戶外御受沐  
即受管人所煮之潘、以其為沐浴之用、即名沐拒用  
巾拒拭也、沐櫛畢、所拭之巾也、浴用巾濡體之中也  
拒用浴衣拭體、使乾其名浴衣也、渎、濡同、穢水也、喪  
大記云、小臣爪足、此云揃蚤揃翦同、蚤爪同、蚤揃即

擗桑鄭謂桑為斷爪擗為鬚非也

邾氏曰管人主館舍者汲取水于井縞引瓶絕絕著瓶不解而屈之以盛水授祝祝夏祝記云夏祝漸米水淘米取汁曰潘資之以浴尸也冰夷漿大夫有之  
士若賜乃有外御侍從男子主人孝子以下出戶外象生時裸程子孫離側也

飯含

商祝襲祭服祿衣變純衣名次主人出南面左担扱諸面之右盥

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桐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

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

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

在右主人左扱米敘事簡淨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

米唯盈主人襲反位



喪禮有商祝夏祝大抵謂周兼二代之禮故名之鄭氏謂商祝為商人教以敬于接神宜夏祝為夏人教以忠于養宜鑿也其用表記所言夏商之義亦非商祝主襲以祭服為先祭服即爵弁服純衣祿服為次先陳之以俟含後襲也主人左袒為將有事扱衣袂于前之右腋下帶間牖南牖尸首南故北面始死至殯尸皆南首以生事不忍死之之義至葬乃北首檀弓葬于北方北首是也徹枕使首仰便飯含也設巾以巾覆死者之面而露其口待孝子親含然後以巾全覆之徹楔去角柩也因其楔齒遂名楔主人位尸東



將含由尸足北過西不敢從首也左手以柶扱米實尸口右旁三扱乃實一貝左中亦然九飯三含也如未滿又加飯唯盈為度按古惟飯禮用米後始用貝曰含檀弓云飯用米貝則貝猶稱飯也其後多含貝與珠玉鮮用飯矣故始多稱含而不稱飯如左傳荀偃口不可含雜記諸侯弔使人含之類

襲

商祝掩瑱設幘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紃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鞵帶搢笏設決麗于擊字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設冒綦之撫用衾一巾柶鬻蚤埋于坎

掩瑱不言設借用下設幘目設字此減字法跗鄭氏

謂足上非郝氏謂屨底是約屨頭以繫結于屨底上連屨頭使固也衣裳備曰稱韎韐緇帶但言韐帶亦減字法擊掌後骨飯巨指設決以決之繫施于右手擊自飯指持決設握韐尸兩手乃以握之繫與決之繫連結于擊鄭氏以飯為巨指宜是左傳鄭公子之食指動杜誅第二指然則第二指名食指巨指名飯指與抑食指即飯指訛為第二指與不可考矣云飯去指字亦減字法郝氏以飯為飯含之飯謂自飯含時持其擊使不旁垂以便飯按持擊以便飯似無竟義又謂有二決每手各一按前文云極二未嘗云決

二也皆未可從不言極者統于決也大抵作者用筆  
純尚簡至于不言極所謂減之又減以至于無也巾  
前飯含巾埋于坎則商祝掩時即徹之矣髻所櫛餘  
髮

按始死至歛棺遷尸者凡五南牖一小歛一出堂一  
大歛一下棺一含襲當共一牀此不言遷者是喪大  
記云含一牀襲一牀似未宜鄭氏欲紐合喪大記謂  
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于襲上以其居當牖無大異  
此曲說也

設重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

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鞶、縣于重、  
冪用葦席、北<sup>奇語</sup>面、右衽、帶用鞶、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  
重

重但謂以木刊鑿而不言其度、鄭氏謂士重木長三  
尺、此以下云取銘置于重、又記言銘旌杠長三尺、而  
臆度者也、然鑿孔以縣、鬲似非三尺、木可勝任、且所  
置者三尺、為所置者、豈必亦三尺耶、既夕云、二人還  
重、又云、出自道、道左倚之、則不止于三尺矣、又按檀  
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綴重綴主  
于重、重徹徹而埋之、雜記亦云、重既虞而埋之、如此

士喪禮



卷十二

十

則又不當有三尺矣不可詳故三尺之說未可信也  
即重之為用亦有不可詳者謂重有主道者因初喪  
未作主以銘置之故有主道也今謂縣二鬲于上豈  
一物兩用耶今世有銘有主而獨無重所固然矣  
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為粥置之二鬲于西牆下陰方  
也幕以覆鬲久灸通謂灼臘以封固其口至葬埋之  
鄭以久為灸以灸為塞非幹篋條繫鬲以縣于重視  
即夏祝也鄭謂同祝非  
鄭氏曰幕用葦席以葦席環圍重末交相後以左掩  
上故曰北面左社象人也帶以篋束席外如要帶賀  
之如肩上也檀弓云重主道也後世遂以葦席為人  
形即詩所謂蓬蔭亦招魂之類緣古俗禮流為荒誕

小敘陳設

如此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纁裏無紃。祭服次散衣次。變緣衣名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饌于饌東。有巾。直經大搨。下和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第。夷衾饌于西。站南。西方饌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鬯去蹄。兩胛脊肺。設局。冪冪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



簞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妙旨美者在中士舉遷尺反位設牀第夾叙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歛徹帷主人西面馮尺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輿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祭服尊于散衣故不倒大歛云君祔不倒君祔又尊于祭服故大歛用之美者在中美者即祭服大歛云美者在外美者即君祔其寔小歛亦以祭服之美者



在外對後大斂言則在中矣此言之法妙義無人解會

免者齊衰以下之服此云衆主人免屬子姓之類若衆子則亦括髮矣故凡言主人多不一皆當以意求之髻去纚以麻結髮與男子括髮同但男子斬衰名括髮齊衰以下名免婦人斬齊皆名髻質也其男子斬衰括髮用麻齊衰免用布婦人斬衰髻用麻齊衰髻用布亦同

郝氏曰社席也如初亦下筭上簞卒斂徹堂上帷特夷尸于堂也親始死孝子投冠存筭纚小斂畢尸將出盡去筭纚散髮結以麻袒左臂衣扱于帶右免纚將同免冠以麻布纚頭曰純主人髻髮衆主人免不髻

小歛奠

髮使夷通不起曰夷故尸居謂夷侯襲經著首要經  
陳于堂東襲于東序之東又曰鄭謂始死將斬衰者  
筭纔是也謂將齊衰者素冠未問喪云親始死為  
斯徒跣雞斯即筭纔不冠曰徒不屨曰跣罪人徒役  
不冠飾父母初喪孝子負罪引慝如罪人何冠屨之  
有况小歛親死越宿豈尚從容如冠待既歛而後免  
耶故叔源武叔母死小歛尸出戶始投冠既歛而後  
既夕禮啓殯大夫皆髻如婦人己殯及葬猶不冠况  
始死乎既成服乃有喪冠若始死即素冠又何侯三  
日然後成服乃有喪冠若始死即素冠又何侯三

乃奠舉者與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  
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局予左手兼執之取鼎  
委于鼎北加局不坐乃北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  
胎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祇執而俟夏祝及執事與執  
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

士喪禮

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  
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  
西階婦又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  
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右執匕右人以左手舉鼎可知左執俎左人以右手  
舉鼎可知匕則卻而向後俎則橫持之皆順其物也  
搯摹並絕工

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代哭不以官此云乃代哭  
不以官本于喪大記也

郝氏曰始死孝子昏迷不成禮祝與執事者代奠舉  
鼎左右鼎左右二人共舉鼎寢門外右人執匕卻向

將大斂禭

後左人執俎橫持錯鼎于阼階下西向錯置也置俎  
鼎西向北向橫設乃七載以匕取肉載于西俎右人也置左  
人受而載之兩髀以下載以肉之序兩端俎東也西也覆  
反也皮反居也凡奠男女踊皆以骨為本進向尸也俎升  
節旬人踊要節也初堂上下簞內功布中待祝來升降為  
下親受醴酒立奠于尸等設于堂上尸東如生食右取便也  
醴酒者立奠于尸而後奠錯即奠以醴酒為主在豆俎之西  
南俎者皆立奠于俎而後奠錯即奠以醴酒為主在豆俎之  
豆近尸體酒錯于豆南面自西而東以東西為上下上尸也  
奠重設于庭中奠者降復位東必過重南也升堂簞  
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  
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  
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  
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禭者以



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亦如之。升降執徹自西階以東。

升降自西階以東一句中有合有分妙甚

鄭氏曰如所室禮如襲時趨于室中之禮朋友親趨必用褶有衣則有裳乃備一稱凡趨執衣又徹衣皆左執領右執要如室中之禮一稱者與徹衣者升降皆由西階徹者以衣降歸于東壁又曰親始死含襲明日乃歛又明日大歛然暴尸累日將有腐敗之虞盛夏暑月此禮未可盡拘

大歛陳設

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綬綵衾二。君綬祭服。散衣庶綬。凡三十稱。綵不在美。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兼豆言實醴酒。角觶。木枲。鬲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滕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臠。奠席。

在饌北、歛席在其東

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則布巾兼上豆言此因

言籩之無滕併又之

郝氏曰稱必二衾二絞橫縮亦二皆筭稱唯終一故  
不筭東方之饌東階下陳奠具也既白也白木為豆  
兩豆葵藿芋一藏醢言葵又言芋用其一也芋上芝  
即蜀人所謂蹲鴟鄭謂齊語全道為芋未可据兩籩  
一栗一脯滕繚籩飾喪器質故無滕奠席設奠之席  
歛席大歛藉地莞簟也奠席在饌北歛席在奠席東  
皆堂下東所謂東方之饌也歛氏曰大歛之奠在室  
達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

陳殯具

掘建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

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坵南

郝氏曰周人殯于西階上埋棺之次曰殯其深見衽  
棺蓋合際曰衽棺升堂載以輓車棺蓋居棺下棺遷

士喪禮

陳大歛殯  
奠具及徹  
小歛奠

于坎入尸而後加蓋便也熬黍稷雜魚與腊置殯中  
恒旁云或蟻蟻使不侵尸然迂濶無當不可用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胖髀不升

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

大夫踊祝徹中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

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

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

饌

郝氏曰其他皆如初豚體及匕俎之陳皆與小歛同  
將大歛祝徹小歛之奠先徹冪中授執事者東階下  
以待再受教氏曰醴酒尊先取之然後設先取禮相變  
也其餘謂取籩豆俎此則先設先取後設後取既取  
則南面西上候執醴酒者先行從之郝氏曰以所徹  
酒饌改適于堂下西序南與堂西榮相值如堂上之



大飲

位俟新奠升堂而後去之執醴酒者仍後設如初小飲奠北面西上執豆者既設豆立豆北南面東上俟設醴酒畢祝先行執事者從之往東堂下新饌處待事也

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紼衾衣變小美者在外飲文君綏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飲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美者在外二句說見小飲

殯

主人奉尸飲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句一筐乃塗踊無筭卒塗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踊襲

士喪禮



旁一筐旁各一筐也若後人定加一各字矣所以教  
氏疑脫一各字

大敘殯奠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祝反降交  
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鬯  
三列腊進祗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  
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籩  
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中  
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  
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  
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

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主人拜送賓于門外、此門外大門外也、兄弟亡者之兄弟及主人之從兄弟皆期功以下之親拜送于門外、此門外寢門外也、寢門即殯宮門、親兄弟同居在功兄弟同居亦在寢門外、或小功以下衆主人主人兄弟族居亦不在大門外、皆可以意求之之子及昆弟之子出門出殯宮門外居堊室西面于東方殯宮門內之倚廬在東方故西面向之、次廬內皆塊之、次主人與衆弟揖而就之也、始死襲與小斂皆奠于尸側、奠者安置之名如生事

士喪禮

之也既殯則不見尸其殯奠以及朝夕月朔薦新之類皆奠于室漸以神事之矣然猶名奠也既葬則不見柩立主于是不名奠名祭益以神事之矣然猶名喪祭也至禫始名吉祭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也則全以神事之矣古喪祭禮之次序如此至為精密

二豆但言右俎則左醢可見二簋但言其物不見簋字而以醴酒在簋南見之三俎先言豚魚二物亦不見俎字而以腊特于俎北見之其實所陳者醴酒在南北為二簋又北為二豆又北為二俎又北為腊耳

而其文則參差錯落令人尋繹細玩以見之始知繪圖之學直笨伯耳

郝氏曰喪奠不啓牖必以侵晨故用燭先自阼階升猶生事也中既祝徹受執事者之殯于至是祝化受之  
以升執席者從入室設席于與尸殯于西階奠設于  
室西南隅席向東祝委中于席降東階取醴執事者  
舉酒豆籩簋七俎局竈杞載皆如小飲儀魚載于俎  
直陳而南執七俎局竈杞載皆如小飲儀魚載于俎  
左其首以脊髻進三魚一列九魚三列腊以骨進醴  
酒俎豆之奠皆由櫺內入室席向東奠向北以酒  
上執醴酒者北面立俟奠豆籩簋畢乃奠醴酒先設  
兩豆菹醢在右醢醢在左可知次設兩豆栗脯在  
道南脯在栗東即醢醢南次設俎系俎當道豆北魚俎  
大股東腊俎魚北腊言特者鼎俎尚奇腊無錫故特  
也已乃奠醴酒于籩南醴在栗南酒在脯南

君親大飲  
卒殯禮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



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入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

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此喪大記君視大夫大斂之禮喪大記云君子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故此本之以為君視士斂之禮而增主人六出君五命反章法殊佳

郝氏曰君將哭尸主人由門右進立中庭下北面哭拜稽顙成踊出恐君即行送之不敢望君留也自此以下斂尸馮尸親殯視塗視奠并哭尸凡六事君每視一事衆主人輒出送君君輒命反然後乃敢更舉

卷十一 士喪禮

成服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一事也哭者止君退不敢肅尊也俟君出乃哭廟中殯宮也主人不哭送君也辟辟道旁致敬也君于車上伏執答之貳車後車君車必貳備不虞也後車畢來君車行矣主人乃哭拜送

既殯之明日孝子成服君及衆賓有弔孝子之禮哀死者弔君則使人故于三日成服之下而云拜君命及生者衆賓也云不拜棺中之賜者此時若有含禭之物來則亦拜其弔已不拜棺中之賜也蓋棺中之賜不施于已其拜無名也鄭氏未喻以拜為往拜謝豈有親喪三日即離殯側往道路者乎若是則居廬之義云何即有之亦當在葬後非此時也後筮宅卜日出皆

朝夕哭及  
朝夕奠位

必云既朝哭此時正當朝哭之始不言于拜君命及  
衆賓之上則其非出益可知矣賈氏遂以下記主人  
乘惡車附會之恐此三日內制死者之具且不暇給  
未暇製主人之車耳乘惡車兼三年內言

蘇氏曰三日謂既殯之明日始死之第四日也曲禮  
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朝夕哭不辟子外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如夫即位子  
門外又夫起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變上門東  
北面西上門西變北面東上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  
門婦人拊心夫執紼神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  
主人堂下以主人起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繼在

士喪禮



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朝夕奠而有諸公卿大夫及他國之賓。此大夫以上之禮。則士喪禮非專為士明矣。

先言婦人于堂。此始終在焉在也。以下門外之位為一段。入而助奠堂下之位。為一段。門外之位。丈夫先即位于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又在其南。而外兄弟南上。變丈夫北上。賓北上。又變外兄弟南上。也。門東北面。西上。門西東上。變門東。西上也。主人即位。在東方。西面。見變西方之東面者也。主人即位。

者出而將以拜賓但言即位不言何方下言堂下直東序西面使人自悟此亦在東方之北西面也而丈夫又在主人之南可知矣堂下之位者主人先入直東序西面前本是丈夫在主人之南外兄弟在丈夫之南賓在外兄弟之南此却云卿大夫賓即在主人之南者使人自悟丈夫外兄弟雖與主人同列皆少退于主人而在其後也云在主人之南其實即上所謂賓繼之在外兄弟之南也于是丈夫外兄弟之位自明故但以兄弟該之而曰兄弟皆即位如外位也諸公他國賓云少進者使人自悟上之有少退者也前

西方當是士位門東門西既竝實之而西方獨虛此  
意到筆不到之法然則亦有無諸公他國之賓者亦  
虛其位可知故于西方虛位使人自悟門東門西亦  
可實可虛也凡兩段之文皆彼此互異而其中一一  
印合虛實隱顯無法不備如五花八門極離奇變幻  
之妙此等文字豈許粗心人讀也又言婦人哭則主  
人可知言主人哭則婦人可知踊亦然主人出即位  
此處婦人宜哭以丈夫未哭乃言拊心不哭直是閒  
中着筆無意不到

郝氏曰始死至殯三日代哭不絕聲殯後無代哭惟  
朝夕哭于殯宮遂奠焉朝夕即殯明日之朝夕子卯

六四五



者則主人先拜也。國賓而後拜。卜國賓凡異爵謂他國之卿大夫。尊卑主人者拜之。皆就其位下。敬于本位。

徹籩豆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大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此亦二段取為一段。設為一段。醴酒取與設皆北面。豆籩俎取與設皆南面。取先醴酒。次豆籩俎。設先豆籩俎。次酒醴。設醴酒。西上。取醴酒亦西上。可知取豆

三月朝  
奠之禮

籩俎兩上設豆籩俎東上故兩明之酒錯復位即其  
取酒立于其東醴錯于西與上取酒立于其東對映  
各各位置不爽而語絕板腐之迹

柳氏曰祝錯醴于西與上取酒立于其東對映  
于安北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  
戶西兩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  
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  
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  
就次

上表禮

卷之二

三

前叙朝夕哭以奠位此叙行奠禮皆通朝夕言釋者惟言朝奠非

朝奠之類則鼎與殷奠殊惟禮酒脯醢殷奠月朔薦用焉中禮殺于殷奠也卒拜送賓謂內外賓去者

兩期朝月奠之禮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杞釋匕于鼎俎行杞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中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

月半不殷奠殷名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  
先設者敦啓會而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

士禮通大夫鄭氏以此云月半不殷奠遂謂大夫月  
半殷奠非也且文義謂月以朔為重故奠須殷望為  
輒故不必殷也乃謂望亦殷奠併文義之不知矣

如氏曰生才強食故有朔奠禮盛于朝夕牲用特  
殷魚腊一遠與祭食同東方之饌亦如殯奠也無籩  
無脯栗有黍稷食也祝與義事徹宿奠設于西序  
南果乃設新奠無黍稷入瞻前于內于俎皆如殯奠既  
北而升之升俎畢則次酒次羞羞俎者以俎行升奠其執  
饌行升之序先酌次酒次羞羞俎者以俎行升奠其執  
次酒俎者以俎行升奠其執饌行升之序先酌次酒次  
之進俎也最後奠酌酒俎在豆南居殯奠  
主北共俎也最後奠酌酒俎在豆南居殯奠  
人謂殷奠殷成也每月望奠如朝夕不殷奠也五穀

卷二 禮記



筮宅

新熟薦于殯亦如殷奠徹判奠以下重言者疑判奠異于朝夕也  
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韋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古者葬地皆有定限王制云墓地不請謂公家所給

治樽及明器

之地不得請求餘處也檀弓云葬于北方則是限以

國北之地也此筮者亦筮其地之吉者耳

亦氏曰宅即葬地營度也掘地為四隅中央如壙指以筮外其壤掘土壤置外旁也中央即所掘壤南免于北葬北首也死者久宅初曰兆兆南即所掘壤南免以經晚首經禮神求吉故暫脫凶服命筮者傳主人意以詔著策在主人右詔辭自右也基猶始也後艱如崩壞之類主人既命卜筮者必述命辭以告著龜此不述命喪禮質也中封所掘四隅中央地

既井樽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樽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

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綰主人徧視之如哭樽獻

素字素獻成亦如之

軒氏曰井樽樽形方如井文左還樽左體向西南遠樽視其材制美惡布材屈折曰綰始成樸曰素成器

士喪禮

曰成如之拜工徧視反位哭同也

卜日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  
席楚燎置于燎在龜東族長泣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  
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燎席者  
在塾西闔門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宗人  
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細擁之泣卜即位于門東西面  
卜人抱龜燎先奠龜西首燎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  
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受命少退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  
其父某甫考降對前第宅辭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

泣卜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若  
于泣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若于主婦主婦  
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眾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  
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高鄭氏謂龜腹甲高起處按龜腹甲無高起處非也

郝氏謂高猶上也視龜甲上灼處亦少意義姑闕之

郝氏曰外位殯宮門外之位席以奠龜楚荆也燃火  
灼龜曰焚燔燠乾木以生火置燔于燠燠之在龜東  
並陳也族長大宗也宗人公有一司掌禮者占者三人  
在族長宗人之南昏門西東面一以南為上一以北  
為上相繼不相統也席布作龜之席主人北面免經  
左據之據經也泣卜謂族長西首順人也燠在北便  
古取也考稽也詩云考卜維王維龜正之降下也魄  
歸于土曰降近悔如雨不克葬之類許諾宗人應也

士喪禮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六五四

卷十二

三

不迷 授 卜 人 身 負 東 扉 立 以 待 就 席 西 面 坐 命 龜 起 以 龜

儀禮通論卷十三

新安首源姚際恒

既夕禮第十三

此啓殯及葬反哭畢將虞祭之禮也後記則通上下篇記之

啓期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

既夕哭對上既朝哭前卜日告衆賓葬期此于葬前二日夕哭後主賓復門外位時告啓殯期也

陳設器  
饌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俛牀饌于階前二燭俟于殯門外

既夕禮

啟殯

此言祖廟後記兼言禭廟祖廟者據亡者言則有禭廟祖廟據生者言則亡者之禭廟即祖廟而禭廟尚無也此祖廟據生者言即亡者之禭廟也朝先禭而後祖故此言祖廟而記以禭廟明之俛牀尸牀用之正棺于兩楹間設于祖廟堂下東西兩階間

大夫髮散髮名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

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幰用夷衾

丈夫自成服後用喪冠絞帶此時見柩宜變復同歛

執祖

時去冠而露括髮又散帶垂也云髻者男子括髮與  
婦人髻本相似此時若云免則嫌同齊衰若復云括  
髮則嫌同未有喪冠以前故變名云髻也鄭氏不解  
此謂互文以相見不知婦人自小斂來其髻自若何  
必以丈夫云髻見之耶

鄭氏曰髻一作髻者三如髻使聞也  
髻使聞也

遷于祖用輓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  
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  
即位正棺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中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

禮



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郝氏曰燭即前二燭衆人衆主人也布席柩西如在室柩在殯奠亦于室西鬼神尚西始死奠尸東生事之既殯神事之也升降自西階奠者升降也主人踊

設啓奠薦車馬

薦車直東榮北轉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

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

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

奠者升不由阼階嫌從徹者後也故特兩異其文以

取致薦車馬作兩層寫亦不排叙

郝氏曰柩朝于祖明日遂行遣送用車馬併薦于廟陳車堂下當東檐之南轉車轅上曲如舟北向堂也

載  
樞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

一池、細前、輕後、緇齊、三米、無貝、設披、属引

郝氏曰主車人既送賓入廟遂袒將載柩變也乃舁柩  
 階下載于車上束之移堂上之奠降設于階間當柩  
 車西之東有前後左右肩也飾柩  
 謂飾牆柳如棺罩池象屋承雷縣柳前一池士禮  
 也上為幌下為帷紐以聯屬幌帷喪大記云士纁  
 二緇紐二纁齊幌上中夾圓起如臍以三色繒

既夕禮

陳明器

相次為衣喪大記云士三米一貝此無見說異披以帛繫棺兩旁束上使人持之外連綽引以繩引內制棺使不破側也喪大記云士二披用纁引以繩引內制棺使也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蘇用䟽布縹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績茵苞二筭三黍稷麥麋三醢醢屑霽用䟽布縹二醴酒霽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竿燕器杖筭翬

折壙中木承抗席者如牀同壙口云橫不云縮惟一可知覆反也後以飾向下為正今陳之以飾向上也



抗木抗席上受土者橫三縮二共五足以掩壙抗席在折之上抗木之下席長與壙齊三席之廣亦足掩壙皆縮陳可知茵在壙底藉棺後記云茵著用荼縮二橫三共五囊以疏布緇色者翦之為囊用全幅也按後定云茵先入又云歲苞筭于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是壙中先納茵下棺歲苞筭于旁再加折再加抗席再加抗木今陳之則先以抗木再加抗席再加茵凡後陳者先用便取也折亦先用而此先陳者以其差大于抗木折一抗木五故別陳一處而先言之耳以上皆定具也器即明器以下皆是亦陳車

既夕禮



而其列自南而北復自北屈抑而南靖屈也茵即抗  
席上之茵器接茵北故復舉之苞用二以包牲體饗  
饗盛濕物皆有罍木桁木為架以閣苞箚饗等物  
以灸通蠟封固罍口以上食器也用器日用之器南  
流匱口向南燕器燕安之器樂器鐘鼓琴瑟之屬易  
知故不言而言燕器笠以蔽雨曰翬扇也

古明器皆虛此實之者亦後來之禮鄭氏分鬼器人  
器謂鬼器虛人器實非

設祖奠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  
踊龔少南當前東婦人降即位于階間袒還車不還器

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

數氏曰不還器者以陳之之時西南上已見行意也必云不還器者嫌車與重皆還明器亦宜如之也鄭氏曰銘在庭下重上祝取置重上首與銘同處于壙而重不感也重先北向二人舉重以左體轉東向南極還重亦還也重司請來與極行之期主人復階間極東前東之位

分贈

公贈玄纁束馬兩楨積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左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兩當前軫北而致命衆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罷入復位杖

既夕禮

柩車在階間前輅車前輅也棧木車名詩小雅有棧  
之車服車箱也賓以幣奠于柩車左箱上凡于棺有  
束即曰前束于在車即曰前輅及曰棧左服所指之  
處皆隨物用為辭采也

賓賁奠賻

賓賁者將命擯者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  
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  
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  
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  
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  
位若無器則括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

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贈奠可也所知則贈而不  
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  
于策乃代哭如初宵為燎于門內之右

大槩贈是以車馬助葬奠是以牲物致死者賻是以  
財帛助生者贈是以玩好贈死者賓坐委之以器盛  
貨可委地若無器則宰對賓拊受拊猶抵拊相逆錯  
也就器成器坐奠于主人所陳明器乘車西之列九  
七五書行數遣送葬車徒之數贈少書于方遣多書  
于策宵即祖奠之夕

既夕禮



設遣奠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  
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  
之饌四豆脾祈蟬醢葵藟羸醢四簋棗糗栗脯醴酒陳  
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  
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上續上簋上羸醢上南  
北上續上俎二以成南上不上續上特鮮獸醴酒在簋西北上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少牢五鼎此處士葬亦五鼎則士禮通大夫而言可  
知矣

郝氏曰左胖右半體不用右殊吉也髀不升于鼎賤也腸胃肺皆羊豕亦如羊左胖脾不升小豕曰豚醢

重出車馬  
奠器從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

牲曰解豕不用賜胃養食同穀也魚之腊鮮獸皆如初  
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東之臘饌饌于東堂  
下籩豆酒醴皆脾析牛百葉蟬蟬也羸螺同糗乾  
米餅陳器陳昨是日所陳明器設舊奠故亦用燭賓  
柩車兩旁皆北向以將奠改設舊奠適東方之饌取  
入助奠主人拜于位不將奠出迎徹者東適方之饌  
新豆鼎自外入不言杞載可知乃奠于柩西四豆而東  
為上饋屈陳也西南牌析北蟬醢醢北蟬醢醢北蟬  
葵道葵道南糗糗南糗糗南糗糗北糗糗北糗糗北糗  
五俎一列在籩南自南而北丙行直陳不饋屈也西  
南羊羊北豕豕東南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並在豕  
腊北曰特醴酒在籩西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並在豕  
醴在脯西酒在籩西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並在豕  
饋與不饋其明露處惟籩在藏本南言南上北酒在  
而祔解遂能如繪圖寫出依一不爽則知作者之文  
愈簡老愈明淨矣但祔解亦依鄭註行之而楊氏禮  
圖反誤則增圖之學豈足貴乎

既夕禮

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  
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  
初

行器指折抗木抗席也茵在前苞繼之言茵苞則筭  
簠簋相次可知器指用役燕樂等器

讀賵讀遣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

郝氏曰抗舉也道東為左東主位重主象也倚于道  
旁俟虞埋之牲體取下近足脰小者納壙中便也

哭者相止也惟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  
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  
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雜記上云大夫之喪既薦馬讀書此士禮皆然則其通大夫禮可知

主人人史不命毋哭公史命毋哭分別以見異絕妙章法而不命毋哭有不哭者有哭者命毋哭則無哭者命哭則無不哭者皆寫得曲盡情理

郝氏曰史掌書筭讀昨所書賜以筭筭計其數告于桓眾主人不命毋哭而相止恐混淆也惟主人主婦不止燭在讀筭者之北讀書執筭西面執燭南面讀書則立桓在車上也釋筭則坐委筭于地也讀畢執筭先出讀其從曰逆出公史公家掌書筭姓名者帥徒役遺送以其姓名告于桓主人主婦不哭敬公史也教氏曰讀遺執筭執燭之位與上同惟東西左右異耳

既夕禮  
商祝執功布以御桓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



襲

宮廟宮道路不宜袒故襲

公賈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郝氏曰士葬而公史讀遺出國門而君使人贈非士以上不得此故士喪禮不獨為士設大夫以上皆可知也

室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酋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而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室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

賓即位、拾踊三、龍、賓出、則拜送、藏器于旁、加見、藏苞筭  
于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  
人、即停踊、龍如初

贈幣即君父親友所贈之幣、教郝二氏謂此時主人  
亦名贈、非也、拜鄉人下云、龍則拜時亦袒如初、謂鄉  
人出亦拜送如賓

按檀弓云、舍奠于墓左、此無其禮

鄭氏曰、陳明器于墓道左、右北、上統于壙也、荀以藉  
棺先入、壙底引大繩、以屬棺、縣而下、主人袒為下棺  
變也、不哭、禁誼置也、下棺曰、定、贈帛以丈八、尺為制  
卒、贈畢也、主婦拜賓、女賓也、即位、無墓道、東西之位  
主人東、主婦西、拾踊、主先、賓後、婦人居間、賓出、送葬  
歸也、教氏曰、器用器至、燕器也、見棺飾也、郝氏曰、加

既夕禮

已

卷之二

折卻之仰置曰卻以其飾向下鄉人鄉里人助賁土者

反哭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

入入祖廟柩自廟出故反哭于此歸不見親悲痛尤其故賓曰如之何而主人拜稽顙送又拜稽顙皆殊于常也殯宮前殯之宮啓位啓殯之位本即朝夕哭

位以其近者言之兄弟異宮及族居兄弟上衆主人  
主人之子昆弟之子下衆主人主人之兄弟就次就  
倚廬次

如之何三字悲淡入妙幾于有聲無辭而神理畢現  
矣

虞卒哭附

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殯雖出未虞祔猶為朝夕無時之哭至三虞後始卒  
無時之哭惟朝一哭夕一哭至練乃止三虞卒哭祔  
皆祭名始一虞間日二虞又間日三虞又間日卒哭  
明日祔尸柩已出神宜歸廟祔附也謂祔主于祖廟

卷十三 既夕禮



孫與祖同昭穆之班祔而行祭也

檀弓云既葬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士禮不言何日甚略今按上云闔門主人揖就次此云猶朝夕哭不奠然後接以三虞之文而下以士虞禮別為一篇則似不以始虞為在葬日者然据檀弓之禮亦有所難行虞為喪祭之始其禮最盛而葬之晨設遣奠用五鼎以及下棺封窆諸大事歸而反哭拜賓一日之間為時幾何安得從容日中而虞乎意者檀弓為古禮其遣奠虞祭皆薄而易行而士禮則後之增美者或在葬之明日與存此說以俟後之考

禮者

此處諸家言禮不同者有三一主之有無二作主之時三祔後主之或在廟與反寢今得而詳論之鄭氏謂大夫士無主此誤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不知重為主道重即主也尸以象神尸亦主也大夫士既有重有尸焉得無主且一廟二廟皆所以棲主也無主安用廟為哉此前儒已多駁之一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二主之說非是虞時有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子主然嘗神于廟是祔時有主也公羊二主之說既

既夕禮

非則其所言虞主亦不足据當以左傳為是且虞祔相去不遠亦非大異何必自作乖違二也謂既祔主仍反寢者鄭氏也鄭以左傳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故臆度云然非也謂既祔主在廟者陳用之也其言坊記曰喪事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陳之駁鄭是矣然其說尤非也凡朝夕哭至練始止豈有不哭于殯宮寢即而哭于祖廟者以及月朔練祥諸祭皆于祖廟則殯宮為虛矣三年之謂何愚謂此二說之誤皆由不知主之必于廟而祭之不必于主也

廟以棲神故主棲于廟從無棲于寢者若祭則不必  
定在主前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特牲少牢皆先  
降神後祭尸未嘗有奉主出之事此猶之初喪奠于  
室而不奠于柩前也故祔主于廟以棲之即為喪畢  
禘廟之地既祔祭後寢之几筵未徹凡朝夕哭月朔  
練祥諸祭仍在于寢迨禫祭畢而後徹寢之几筵祧  
遠祖以次遞遷而為禘廟焉左傳特祀于主者謂祔  
祭也士虞記祔祭兼告祖然自特為新主烝嘗禘于廟者謂祔後不廢  
吉祭也與王制三年不傳既言作主非禮因言祔後祭之說不同  
吉凶祭之節耳諸儒皆錯解傳文以致此誤鄭又謂

卷十三 既夕禮



練而後遷廟此主穀梁之說按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是穀梁以異代之禮言本朝非矣因此高氏喪禮謂卒哭祔太蚤宜大祥後祔程氏直謂宜三年祔皆武斷宋氏既以孔子善殷練後祔為是又終主儀禮左傳卒哭祔及鄭氏祔已反寢之說以為有節文則是模稜其間蓋皆錯解左傳誤信鄭氏以致此紛紛不知主自在廟不在寢畢喪自在寢不在廟兩不相妨何不可蚤祔也三也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齋養者皆齋徹琴瑟

以下記始  
死及含葬  
之事

齊齋也。處適寢。及齊必疾。不可為。乃如此。鄭氏謂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後儒以其若預擬死。近迂解為齊。一其心志。未然。

疾病。外內皆歸。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

此兼士大夫而言。士亦得祭五祀。祭法。士二祀之說。不可從。

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筦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親如執。

既夕禮

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

郝氏曰左陽為生故復尚左輓車轆端曲木以角柶屈細齒間兩末外向如輓校几足也几使直便著屨尸足板在北抵足御者坐持尸足并几使直便著屨也

即牀而奠當隅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郝氏曰奠當隅當尸肩用吉器無巾柶始死事如生也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母妻長子死皆赴于君通大夫以上之禮

室中惟主人主婦生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前篇云親者在室則此兄弟即親者該喪大記所謂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而言非前篇所謂衆兄弟堂

下北面之兄弟也。然謂命夫命婦坐則非命夫命婦者立矣。主人主婦坐而親者立此禮恐未宜若喪大記本以此言大夫禮而別云士則皆坐庶近之。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禭者委衣于牀不坐其禭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郝氏曰禭者委衣于牀不奠于地故不生禭于室始死在室戶東南故禭者戶內西北向尸致主人之命。夏祝淅米羞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禭第其母之喪。

則內御者浴。鬢無筭。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筭。實貝挂右。鬢左。鬢夏祝徹餘飯。瑱塞耳。

男子有筭而婦人無筭此理未詳

既夕禮



郝氏曰羞承以器分別盛潘也禮袒通用單簣使浴  
水下易乾也明衣既浴近體所著衣婦人著明衣加  
帶束之示歛節在內故曰中帶鄭氏中帶為禪祿然  
則即今之裙袴豈婦人獨然而男子否乎齒末曰齠  
以貝挂兩旁大齒使口開易含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堡用塊

郝氏曰掘坎西階下埋渙濯也南順掘向南統于堂  
也寬曰廣長曰輪堡竈也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緣緋緇緇純

郝氏曰幕布帷幕之布紅色檀弓云褚幕丹質是也  
袂袖也屬幅方幅連屬為袖古布幅廣二尺二寸袂  
長及膝下也裳無辟積取其寬圍足殊于生也蔽  
通足尖也緇淺紅色鄭謂裳疑作蔽膝猶今裙用淺  
布純緣也緇布為之鄭謂裳疑作蔽膝猶今裙用淺  
然則純也又言緇純文義不類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

決在右手握韜兩手以玄纁裏親膚其繫鉤左手之中指結于右手繫決之擊所謂設握乃連擊也

甸人築圻坎一隸人涇廁

甸人既埋湏濯實土築之圻猶坎也隸人僕隸輩涇以水浣洗也漢萬石君傳取親中裯廁踰身自浣洒病時子與婦宜為之死後則使隸人為之不留穢惡也鄭氏謂塞溷廁非

既襲宵為燎于中庭

既襲後將有事于中庭故宵為燎照之

既夕禮

以中  
飯

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

倫等也其等如朝服升數

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  
南籩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枲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  
以豆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解俟時而酌枲  
覆加之面枲及錯建之

郝氏曰松輦通箱類以載酒饌坫以土為具閑物在  
堂下東西隅設枲與坫齊其枲上枲酒各一豆小解四朝  
醴酒各二豆二籩此二豆朝夕枲醴酒各一豆小解四朝  
脯醢一豆一籩此二豆朝夕枲醴酒各一豆小解四朝  
既實備其則皆加中器此亦具實加中鄭解成偶為  
具乃中非也小飲一豆此一籩必中禮了云利奠謂始  
死脯醢中與耳小飲奠陳鼎有祭肉則不剝奠豈必兩而  
後中與

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

將小斂避始死脯醢之奠以便斂即遷于室內小斂後丈夫婦人以徹與奠者之往來為節此時則無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既小斂馮尸哭尸將出戶俛于堂主人袒髻髮絞麻為帶衆主人布帶

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由主而後賓之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以下記大斂之事

既夕禮



故漢書曰然則此奠主人前文有奠設于室中奠畢加中執燭者

記殯後之事

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繹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辟菴蒲菴蔽菴卸菴以蒲菴、犬服、木館、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襖、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

犬服小雅象弭魚服又簞第魚服服為短兵弓矢衣  
用海獸皮此用犬貳車副車白狗攝服用白狗皮為

以下記殯  
後饋奠之事

服而攝束之不似乘車列仗于車上也按出以兵器  
衛又有貳車皆通大夫以上言之又鄭援周禮巾車  
王喪車五乘謂此惡車即王之木車然則士同天子  
乎又謂惡車為拜君命拜衆賓所乘無据說見此惡  
前篇

車通三年言之非言在初喪也

郝氏曰厭壓同不起也吉冠我起喪冠厭伏辟署通  
叔氏曰王葬云士習車鹿辟此用白狗辟蔽即第也  
詩云第魚服此以蒲為之最策馬矢吉以竹此以  
蒲郝氏曰常車轂端鐵館喪車木館升車索曰綏響  
馬轡吉用絲喪用純鈞純也鏤馬銜鐵吉用金喪用  
木常馬轂刷鬣尾喪事髦不齊

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  
婦室聚諸室布席如初卒奠婦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

既夕禮

燭者而東

卻向後仰上示未用也寢室東南隅埽不用箕而以  
塵壤聚諸窆其以在殯室中未可出待殯後始出歟  
末帚抄垂之示已用也鬣猶今之拂子曲禮云拊席  
不以鬣併納鬣于帚而出則其先執帚入亦內鬣可  
知互見也執燭者東即上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  
由主人之北東也爲童子執帚從人出入皆如畫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郝氏曰燕養猶言常供饋朝夕食羞美味湯沐以湯  
沐浴內則云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饌陳設也

朔月若薦新則不饌于下室

郝氏曰朔月薦新皆殷奠朝夕常奠曰饋若猶與也朔奠與薦新朝夕奠皆于室室對堂上為下殷奠之

以下記策宅卜日之事

筮宅家人物土

物猶相也葬雖有限地然土之下濕及砂石之類則不可用故須物之

記啓殯之事

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啓之所外內不哭夷牀輶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禩廟如小斂奠乃啓

郝氏曰夷牀以正柩饌于禩輶軸以載柩饌于殯宮西階廟與殯宮西階也上士二廟先朝禩後適祖故夷牀先饌于禩前文云陳鼎皆如殯是三鼎兩豆兩簋也今云如小斂奠是一鼎一豆一簋也前奠于廟

既夕禮



記柩朝祖  
禭之事

此奠于殯宮前遷奠此啓奠前未及故記之

朝于禭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  
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  
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  
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  
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  
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  
如初適祖

郝氏曰二廟先禭後祖重止禭廟門外將適祖不以  
入奠啓奠柩出則奠從奠升設于柩東西遷以昧旦用  
燭先入者升堂東後入者立西階下東北面既設奠  
主人降即位乃徹從奠設遷奠徹奠者升則大踊

以下記柩行  
遣送及壙之  
事

降則婦人踊故曰如初祝及執事舉所徹遷奠先降  
執中席者從降次柩次主人如初適福廟之序不言  
燭適祖晏矣鄭謂一日朝一廟本文不言厥明未  
以下記柩行遣送及壙之事

薦乘車鹿淺辟于笮革鞮載旌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  
于衡道車載朝服豪車載簠簋

郝氏曰鹿淺之淺與倭通單鹿皮為席鄭謂鹿皮夏  
毛淺非也于盾也笮矢服鞮繫馬繩旌通帛旗纓繫  
纓轡韁也勒絡頭飾以貝三者縣于衡豪草野之稱  
簠簋著雨之具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尸西南面東上卒東前而降奠席  
于柩西巾奠乃牆

郝氏曰將載將祖奠移柩降階問載于車取起柩西  
之奠立室戶西南向以避載東上上柩也束載畢執  
奠者乃前以奠降設于階問柩西加中冓乃飾柩加  
墻嬰

既夕禮

卷十三

十一

抗木古、甚著用奈實綏澤馬葦苞長三尺一編管筭三其實皆淪。

抗木即墻上承土者刊但削治之不雕繪也苗即藉也併實綏澤于苗內取香燥也鄭氏謂綏為廉薑無据郝氏謂綏柔貌澤軟滑也茅著苗中取其充實柔滑亦無意義

郝氏曰葦蘆也編蘆為包一編一苞也管草也筭飯器其實未稷麥皆淪謂熟之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

經言還車不還器此云不易位又明還車之法也郝氏曰祖祖奠還車還柩車以首向外示將行不易位未成行也披解見前外連引左右各二人持之

凡贈幣無常

教氏曰此幣廣言之經言贈者奠幣如初又云若就器則米奠于陳亦可見其無常矣

凡糗不煎

邾氏曰糗籩簠米豆粉為之不煎以膏脂表不賣味也教氏曰必云不煎者糗有煎者矣嫌或當為之

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

至于壙歛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

邾氏曰垣道也車即乘道藁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柩至于壙謂既窆則載柩之車虛乃歛三車所載皮弁朝服簠簋載于柩車以歸象形去神反也不驅所謂其反如疑也

君視歛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歛則加蓋而至卒事

君視歛總明君視大歛之禮也若不待奠謂君有故

以下記雜禮

既夕禮



則既不及視斂亦不待奠加蓋而出或不及視斂而待奠則加蓋而至卒事歸云不待奠則不視斂可知云不視斂則待奠可知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遂匠官有司之匠名非遂人匠人也納載柩之車于祖廟東西兩階間主人在柩東奠在主人之南亦柩東惟少南耳主人當前東故奠云當前輅北上上柩也

引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秘設依捷焉有

既夕禮

韜。○  
韜。○  
矢。○  
一。○  
乘。○  
骨。○  
鏃。○  
短。○  
衛。○  
志。○  
矢。○  
一。○  
乘。○  
軒。○  
輜。○  
中。○  
亦。○  
短。○  
衛。○  
重。○  
輕。○  
軒。○  
通。○  
羽。○  
韜。○  
強。○  
弓。○  
好。○  
郝。○  
矢。○  
凡。○  
通。○  
右。○  
防。○  
弭。○  
曰。○  
中。○  
如。○  
矢。○  
貫。○  
手。○  
折。○  
弓。○  
弓。○  
此。○  
輕。○  
羽。○  
侯。○  
中。○  
傷。○  
稍。○  
矢。○  
無。○  
如。○  
短。○  
之。○  
三。○  
也。○  
骨。○  
皆。○  
鏃。○  
軒。○  
也。○  
矢。○  
指。○  
依。○  
飾。○  
墳。○  
故。○  
前。○  
志。○  
四。○  
以。○  
以。○  
之。○  
中。○  
軒。○  
仰。○  
矢。○  
矢。○  
放。○  
常。○  
今。○  
所。○  
輕。○  
曰。○  
習。○  
曰。○  
弦。○  
為。○  
可。○  
藏。○  
中。○  
軒。○  
射。○  
乘。○  
通。○  
衣。○  
張。○  
用。○  
後。○  
者。○  
以。○  
作。○  
纆。○  
而。○  
新。○  
俯。○  
空。○  
骨。○  
鞬。○  
弓。○  
已。○  
不。○  
曰。○  
發。○  
為。○  
詩。○  
絃。○  
杗。○  
用。○  
輕。○  
之。○  
鏃。○  
云。○  
捷。○  
以。○  
故。○  
矢。○  
矢。○  
不。○  
佩。○  
沓。○  
竹。○  
沽。○  
前。○  
無。○  
用。○  
鞬。○  
通。○  
為。○  
功。○  
有。○  
鏃。○  
金。○  
韜。○  
常。○  
弓。○  
不。○  
鏃。○  
輜。○  
衛。○  
弓。○  
為。○  
榮。○  
必。○  
重。○  
輕。○  
矢。○  
衣。○  
之。○  
縛。○  
精。○